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莊適 胡懷琛 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莊適胡懷琛選註



學生國學叢書



早 3515

序言

凡是研究國學的人，沒一個不要讀史記。我也以為史記是必讀之書。但是有個先決的問題，就是怎樣讀法；當他是史讀，還當他是文讀？

我們讀史記之目的不同，那麼讀法也當然兩樣。我現在先說一說史記的內容，然後再決定怎樣讀法。

史記，是二千年前漢武帝時司馬遷做的。司馬遷的小傳，和他做史記的原因，他有一篇自序，說得很明白，讀者可以參看，我這裏不多說。現在單說史記。史記是司馬遷紀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的事。內容包括：(1)本紀十二卷；(2)年表十卷；(3)書八卷；(4)世家三十卷；(5)列傳七十卷；總共一百三十卷。

在史記以前，沒有這樣大部的史書，也沒有紀、表、書、傳等體例，這都是司馬遷的創作。史記的材料，大抵是從古史中取來的；如尚書、國語、國策、世本，以及漢

初時的楚漢春秋，都是史記的材料；最後的事，也有是司馬遷親見的。

司馬遷既有了創作的能力，又能併攏許多零碎的書，成一部大部的史記，因此他就成了一部名著。

所以，史書照體例說，共有六家，而史記居其一。那裏六家就是：(1) 尚書家；(2) 春秋家；(3) 左傳家；(4) 國語家；(5) 史記家；(6) 漢書家。前四家，皆在史記之前，體例不及史記完備。漢書就是跟著史記做的，體例和史記大同小異，不過，史記是歷朝的通史，漢書是一代的專史，這是史漢的大分別。後來史書雖多，然皆不能出史漢的範圍以外；而二十四史，就以史記為第一部。這可見他在史學界的位置。

然而拿真正史學的眼光看起來，史記的缺點，實在不少。今舉數例如下：

(一) 紀載失真 史記只顧文章做得好，不注意審查事實。例如：老子傳、屈原傳，所敘事蹟，多不很的確；越王句踐、世家中的莊生、留侯、世家中的四皓，事蹟都不

在情理之中，清儒早辨定他不足信。又如屈原所遇見的漁父，多半是屈原的寓言，未必真有其人，而司馬遷把他寫入傳裏，放在「頃襄王怒而遷之」之下，接著說，「乃作懷沙之賦」，好像是真有其人了。又，儒林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居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然子路死在孔子之前，今云「孔子卒後，子路居衛」，豈非只顧行文利便，毫不管事實對不對麼。

(二) 自相矛盾 史記所記的事，和他書不同的地方很多；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例如佞幸傳序云：「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閔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籍閔孺。」是并兩人爲一人了；又如韓非傳云：「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皇見孤憤、五蠹之書……」而自序云：「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到底是先著說難、孤憤，而後被囚於秦？還是被囚於秦，而後著說難、孤憤？兩處必有一誤。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

(三)體例不當 拿新史學的眼光看起來，體例固然不對；就是拿舊史學的眼光看，不對的地方也很多。例如：爲項羽作本紀，爲陳涉作世家，而不爲楚懷王孫心立傳；又如八書之中，有河渠而無輿地，記封禪而略藝文；又如鄒陽與魯仲連合傳，賈誼與屈原合傳；這樣體例，都不對。

(四)次序錯亂 例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傳之下；匈奴傳何得在李廣傳、衛霍傳之間。趙翼說他是做一篇，錄一篇，做完之後，沒有整理過；這話是對的。這都是他本身的缺點；至於傳寫錯誤，後人增補等弊，尙不在內。所以我們看史記，當先考訂審查一番，而後可以信他的話。

史記在史學界的價值，大概如上文所述。如今再說他在文學界的價值。中國一切的古書，無論是哲學，是史學他都帶有文學的意味；一般的讀者，也往往丟了實質不論，單拿文學的優劣，定他價值的高低。而司馬遷作史記，格外的在文學上用功夫，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空言比事實多；其他列傳，也只圖

文章做得好，事實的真假輕重，反放在第二步。而後來所謂文人，沒一個不熟讀史記的；如韓退之、歐陽永叔、歸震川、方望溪，他們的文章，都是從史記裏化出來的。於是從韓退之起，直到清末止，史記就變了治文學的人必讀之書。

現在治文學的方法，雖然和前人略有不同，但大概是不至於兩樣。所以現在欲治中國文學，史記仍爲必讀之書。

史記在文學上的特點有三，現在列舉如下：

(一) 富於感情的 司馬遷本是個富於感情的人，他的遭遇又不好，他作史記，就是借着古人來發他自己的牢騷。列傳中的第一篇伯夷傳，說許多『怨耶！非耶！』的話，完全是牢騷話，和『史』是不相干的；此外就是記項羽而稱本紀，記陳涉而稱世家，及替刺客、游俠作傳，全是憑感情的衝動，而不受理智的裁制。拿文學的眼光看，算不好；拿文學的眼光看，却正是好。因爲文學只知有感情，不知其他自己要怎樣說，就怎樣說，不受一切的束縛。司馬遷作史記，全是憑著自己的

意思說話，所以他的文章裏，充滿了感情。

(二) 善於描寫的 司馬遷寫一個人，往往活畫出一個人的神情態度來。例如：項羽本紀云：『秦始皇帝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高帝本紀云：『高祖嘗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二人同是看見秦始皇，同是羨慕，卻是二人說的話，口氣不同；項羽的話，不能移給高帝，高帝的話，也不能移給項羽。又如：陳涉世家，敘陳涉微時的朋友，入涉宮中，見宮室華美，說：『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也能逼肖粗莽人的口吻；至於『夥』字，爲楚人的方言，『夥』就是說多，司馬選用『夥頤』二字，無非是要保存那人本來的面目；這就是司馬遷寫生的本領。其他描寫好的地方很多，不能遍舉。

(三) 趨於自然的 司馬遷的史記，可算是當時的白話文，不講究鍛鍊裝飾，只是白描；而用字也喜用通俗的字。例如：尚書，『平章百姓』，『平』解作『便』，『史記

五帝本紀採用尙書，老實改作『便章百姓』，便是一個例。如上文所引『夥頤』二句，也是一個例。又如高帝本紀『是時雷雨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上。』漢書反而改『蛟』爲『交』。太史公自序『小子何敢讓焉。』漢書反而改『讓』爲『讓』。這可見漢書喜用古字，也就是史記比漢書爲通俗。漢書是矯揉造作的，史記是自然的。

史記既有了這三種特色，就可以知道他在文學界上的位置，比在史學界上的位置要高，我們拿他當史看，不如拿他當文看；不過，一面拿他當文學作品看，一面也可以知道一些史事，故我以為史記這部書，絕像是現在的歷史小說。以前史家把他當歷史課本看，固然不對；就是文人把他當所謂古文看，也是不對。以前文人選史記，只選幾篇空言多事實少的列傳，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之類；而且注意幾篇全是空言的表序、傳贊，如秦楚之際月表序、留侯世家贊之類；這就可見他們讀史記的眼光，是怎樣了。我以為像他們拿史記當古文讀，

不如拿史記當歷史小說讀。

我們既知道史記是必須讀了，又知道怎樣讀了，那就可以讀史記。但是，史記也不容易讀，有下面所說的各種情形：

(一)卷數太多，不容易卒業。就是以前的文人，也沒有幾個能讀完的；雖然有史記精華錄一類的節本，但是棄取不能十分得當。這是讀史記的第一個障礙。

(二)有後人增補的，將壞作品混在好作品裏。司馬遷的史記，本來在漢朝就缺少十篇，只有目錄而無文，後來褚少孫替他補足的。這十篇就是：(1)景帝本紀；

(2)武帝本紀；(3)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4)禮書；(5)樂書；(6)律書；

(7)三王世家；(8)蒯成侯傳；(9)日者列傳；(10)龜策列傳。褚少孫的文章，自

然不及司馬遷，而其中龜策列傳尤壞。除了褚少孫所補的十篇之外，他篇中也

有少孫加入的話。例如：陳涉世家，有少孫引得賈誼過秦論，放在後面；除此之外，

更有魏晉間人加入的話。例如：秦始皇本紀末，有「明帝十七年十月」云云；司

馬相如傳贊，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一諷百」云云；司馬遷何以知道有漢明帝及揚雄？這分明是晉、魏間人胡亂加入的了。這許多無雜的話，不把他盡數刪去，就遮蔽了司馬遷的本來面目。這是讀史記的第二個障礙。

(三) 傳寫錯誤很多。例如：外戚世家：「其爲主人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寒」字，漢書作「暮」字，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也作「暮」字，「寒」字是傳寫的錯誤。又如孫子吳起傳：「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後漢書朱浮傳，引此，「子」字在「三者」二字之下，作：「此三者，子皆居吾下。」通鑑周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今「子」字在「三者」二字之上，也是傳寫的錯誤。如此一類的錯誤很多。這是讀史記的第三個障礙。

(四) 注家的錯誤，也不能免。我們讀到本文不能明白的地方，全靠拿前人的注解，來做工具；但是，著名的注家，也有錯誤。例如孟子荀卿列傳：「然則要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按：「濫」本作「泛濫」之「濫」解，

就是說：『鄒衍在前頭雖然說些泛濫的話，到後來還是歸到仁義節儉。』這樣解，本是很通的；乃司馬貞的索隱，以爲『濫』是『濫觴』之『濫』，說：『鄒衍所說的仁義節儉等，爲後來的濫觴。』這樣解，反不通了。又如屈原傳：『濯淖汙泥之中。』司馬貞的索隱說：『濯，音濁。』是當洗濯之濯解，然上文說濯，下文說淖，說汙泥，講不通；王念孫說：『濯字當讀直教反。作汙濁解。濯、淖、汙、泥，四字是一個意思。』如此解，就好得多。像這樣的誤注，也很不少。這是讀史記的第四個障礙。

(五)難句缺乏注解。古人的注解，大約偏重於事實，而略於文法；遇到特別結構的句子，往往就沒有註明。例如留侯世家，於張良刺秦始皇不中之下，接著說：『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照尋常文法說，但云：『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便可以了。下文『爲張良故也』五字，好像是衍文，卻不知這是司馬遷的特別句法；他的意思是說：『始皇大怒，甚至於大索天下，以求刺客。鬧得全天下的人不安，都是爲著張良一人的緣故。』這樣解，不但不覺得

有衍文，而且覺得意思更深，像這樣的句子也很多，而以前注解的人，多不留意，從沒有詳細說明的。這是讀史記的第五個障礙。

(六) 句子沒有點斷，也往往使讀者發生困難。這不獨是史記，一切的古書，大都如此。在史記中，例如孟嘗君傳：『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照原書不斷句。)這幾句本不難解，就是說：『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因爲原文沒有斷句，後人不知斷句之法，看見兩個『雄』字，放在一起，就疑是多了一個『雄』字，要將這『雄』字刪去，讀作：『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如此讀，不但『雄』字可以刪去一個，就是『爲』字，也用不著了；決不是司馬遷的本意。又如項羽本紀：『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照原書不斷句。)這一段，可以有兩樣的斷句法：(甲)『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乙)『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兩樣的斷句法，事實上，相差很遠。照甲種解釋，就是說：『兩人皆被虜，皆不降楚，皆自燒殺。』照乙種解釋，就是

說：『王離被虜，涉閒不會被虜，也不肯降楚，就自己燒殺了。』兩種解釋，雖然都可以說得通，但是照乙種解釋爲長，因爲被虜了去，不見得能毅自由行動，被虜不降而被殺，是有的，被虜不降而自燒殺，恐怕是沒有的，所以照乙種解釋爲長。但是很容易弄錯，這就是原書沒斷句的弊病。如此一類的地方也很多。這是讀史記的第六個障礙。

現在，本書就是想竭力免去這六種障礙，幫助青年去讀史記。雖然不敢說能完全免掉，但是比較的總好得多了。

至如讀者讀了這書之後，再要一讀史記全文，無妨自己去讀。（除了表以外，都可以略讀一讀。）今再介紹幾種讀史記的工具如下：（最要者，書名上加◎爲記，次要者，加○爲記。）

◎裴駟史記集解

◎司馬貞史記索隱

◎張守節史記正義

（現在通行本史記，是以上三種注解合刊的。）

方苞史記補注

（在望溪全集內。所補的很少。）

◎梁玉繩史記志疑

（單行本。多校訂事實及字句。）

○崔適史記探源

（單行本。辨別真偽。）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

（一部份說史記。商榷體例，並辨別真偽。）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

（一部份說史記）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

（一部份說史記。考訂文字異同。）

◎王念孫讀書雜誌

（一部份說史記。全是校正字句。）

○劉知幾史通

（內有說史記的地方。專論體例。）



編例

(一) 史記多取材於國策，漢書又多取材於史記，故史記和國策、漢書，相同的地方很多。今本叢書內，另有國策、漢書兩種，凡是重複的，這裏選了，那裏就不選，那裏選了，這裏就不選。

(二) 本叢書原擬每篇皆錄全文，中間不加刪節，繼因史記中多有可以不錄者；而呂不韋列傳的後半，錄載更有不便。因此於定例稍有變通。

(三) 原書中字句訛誤的地方，編者已根據史記志疑、讀書雜誌等書，校訂了一番；但遇他們的話編者不以爲然的，也就不採取其說。

(四) 至如標記，也有要說明的地方。照理，所用標記，是要前後一律，然在中國古書上，往往遇著困難的情形。例如：『秦皇』、『楚王』、『吳王』、『越王』等，我們是連『王』字一起標的，然有時將『王』字放在名字的上面，而略去國名，如『吳

王僚，』亦作『王僚，』那麼『王』字當然也要標。由此類推，『公子光』、『太子丹』、『大夫種』也要連『公子』、『太子』、『大夫』一起標了。而『王僚』、『公子光』、『太子丹』、『大夫種』讀書的人，往往連讀，在習慣上已成爲一個專名，所以是可以連標。然史記中又稱李斯爲『丞相斯』、『丞相斯』三字，在習慣上沒有連讀的；且照此類推，往往有於一個名字上，冠以兩個以上官銜的，連標起來，似乎不對；所以本書就不標。因此，編者只好酌量情形，隨時變通，不能死守成法，但求讀者便利罷。（若謂『秦王』、『楚王』等，連『王』字也不標，那麼『秦國』、『楚國』連『國』字也不標；而『中國』二字，只標『中』字，不標『國』字，似乎又不對。所以只能酌量變通。）

（五）再說到斷句，也有應該說明的話。原擬凡是可斷句的地方，就斷，取多斷短句，然史記中有許多地方，在文法上雖然可以斷句，而文氣實在沒有完，勉強點斷了，便要完全失去了原說話人的精神；所以編者遇著需要時，還是多

斷長句。

(六)原擬兩個以上相連的名詞，都用尖點分開，以期清晰。但是一望而知是幾個名詞的，如父子、兄弟、犬馬、牛羊等，加了尖點，反像多此一舉，所以也酌量情形，非遇必須時，一概省去。



目錄

秦始皇本紀	一
項羽本紀	二五
孔子世家	六四
陳涉世家	一〇六
蕭相國世家	一一八
留侯世家	一二六
伯夷列傳	一四三
管晏列傳	一四九
老莊申韓列傳	一五五
孫子吳起列傳	一六三
孟子荀卿列傳	一七四
信陵君列傳	一八三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一九五
屈原列傳·····	二〇八
呂不韋列傳·····	二一七
李斯列傳·····	二二二
淮陰侯列傳·····	二五一
魏其武安侯列傳·····	二七六
李將軍列傳·····	二九六
西南夷列傳·····	三〇八
游俠列傳·····	三一六
滑稽列傳·····	三二六
貨殖列傳·····	三三六
太史公列傳·····	三六八

秦始皇本紀^①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②莊襄王為秦質子^③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④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⑤及生，名為政，^⑥姓趙氏。^⑦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

^①本紀帝王書稱本紀，本者，繫其本系，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繫之年月也。
^②秦莊襄王名子楚。

^③質音致（出）抵押也。質子猶言以子為抵押品。
^④呂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

娠而獻於子楚，生子，即始皇。
^⑤邯鄲音酣（尸乃）單（夕乃），趙都也，今河北邯鄲縣。
^⑥政應作正。

惟通行本皆作政。
^⑦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故姓趙氏。

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⑧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⑩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⑪欲以并天下。

○巴蜀漢中各地，秦皆取之，置為郡。越秦取其地，置為黔中郡。宛秦取其地，置為南陽郡。郢楚都也，今

湖北江陵縣北，秦取其地，置南郡，詳見下三十六郡註。○上郡，河東太原上黨見下三十六郡註。

○滎陽，今河南滎澤縣境。二周，東周、西周也。秦取其地，置三川郡，詳見下三十六郡註。○游士，謂游

說之士也。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

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

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

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

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

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④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
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
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⑤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⑥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
帝號！』丞相綰、^⑦御史大夫劫、^⑧廷尉斯、^⑨等皆曰：『昔者五帝、^⑩地方千里，其
外侯服夷服，^⑪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
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
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
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
『可。』^⑫

①太原見下三十六郡註。

②荆王卽楚王。

③南郡見下三十六郡註。

④荆軻刺秦皇事，詳見本

叢書戰國策。

⑤六王咸伏其辜，謂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年魏王假

降，二十三年虜荆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王建，至是六國皆滅。⑥更讀平聲，改

也。⑦縮姓王。⑧劫姓馮。⑨斯即李斯，本書有傳。⑩五帝之說，各書不同，史記以黃帝、顓頊、帝

嚳、堯、舜為五帝。⑪古者王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如此類推，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共為

九服，服者，服事天子也。⑫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用之，自秦始皇專以為天子自稱，漢因而不改。⑬

羣臣有所奏議，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

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千，于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⑭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⑮方今水德之始，⑯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⑰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⑱數以六為紀。⑲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⑳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⑭五行之德，始終相次。

⑮秦以周為火德，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從其所不勝於秦。

⑯秦文公獲黑

龍，以爲水瑞，始皇因自謂爲水德。

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秦以建亥之月爲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

朝賀。⑤以水德屬北方，故上黑。

⑥水數六，故以六爲名。

⑦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

德之數。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①郡置守、尉、監。②

①填鎮之借字。

②三十六郡者，一曰內史，今陝西中部一帶；二曰三川，今河南黃河兩岸各地；三曰

河東，今山西南部；四曰南陽，今河南西南部，及湖北北部；五曰南郡，今湖北東部，及南部；六曰九江，今

江蘇安徽江北一帶，及江西境內之地；七曰鄣郡，今江蘇西南部，安徽東南部，及浙江西北部；八曰會稽，今江蘇東南部，及浙江東部，南部；九曰潁川，今河南中部，南部；十曰碭郡，今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及江蘇西北，安徽東北部；十一曰泗水，今江蘇北部，及安徽東北部；十二曰薛郡，今山東南部，及江蘇東北部；十三曰東郡，今河北南部，及山東西北部；十四曰琅邪，今山東東南部；十五曰齊郡，今山東東部，及東北部；十六曰上谷，今河北西部及中部；十七曰漁陽，今北平附近各地；十八曰古北平，今河北山海關至熱河一帶；十九曰遼西，今河北東北部及遼寧遼河以西之地；二十曰遼東，今遼寧東南部。二十一曰代郡，今山西東北部及河北蔚縣附近一帶；二十二曰鉅鹿，今河北西南部；二十三曰邯鄲，今河南北部及河北西南之一部；二十四曰上黨，今山西東南部；二十五曰太原，今山西中部一帶；二十六曰雲中，今山西長城外一帶；二十七曰九原，今內蒙古烏喇忒旗境；二十八曰雁門，今山西西北部；二十九曰上郡，今陝西北部；三十曰隴西，今甘肅東部南；三十一曰北地，今甘肅東北部；三十二曰漢中，今陝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三十三曰巴郡，今四川東部；三十四曰蜀郡，今四川中部；三十五曰黔中，今湖南西半部；三十六曰長沙，今湖南東半部，其廣東一部，及中有先置者，有後置者，非皆統一

天下後所置。○守尉監皆官名，守治民，尉典兵，監監察各事。

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黔，黑色也。黔首者，因民髮皆黑故稱。○酺，音蒲（父×），天子賜人民飲酒也。○古者以銅爲

兵，銅亦通稱金，故下文曰金人。○咸陽，秦都，今陝西長安縣，秦孝公始都其地。○鐻，音巨（ㄐㄩ）

樂器。○海，謂東海。○臨洮，在今甘肅，古亦西羌之地。○漢有日南郡，秦爲象郡，地即今安南之

順化等處，日南又名北戶，以其在日之南，北戶以向日也。○河，指在甘肅之黃河。○並，白浪反（

文尤），依傍也。陰山，在今綏遠，蜿蜒而東，隨處易名，亘數千里。遼東，見三十六郡注。○章臺，秦築宮，

在陝西長安縣故城西南隅。上林秦苑，在舊長安縣西及整屋鄠縣界。

①渭河源出甘肅鳥鼠山，至

潼關入黃河。渭南今陝西舊長安渭河南岸地。

②在舊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③雍門在今

陝西高陵縣。涇源出甘肅大關山麓，終入於渭。

④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①出雞頭山，②過回中焉。③作信宮渭南。已更

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鄠山，④作甘泉前殿，築甬道，⑤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⑥

①隴西北地皆見三十六郡註。②雞頭山在今甘肅平涼縣西。③回中地名，在今陝西隴縣西北，

秦在此建宮。始皇西巡，出雞頭山東還，過回中宮。④鄠山即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南。⑤甬道，

謂於馳道外築墻，天子於中行，外人不可見。⑥馳道天子道，大道也，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①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

封禪望祭山川之事。①乃遂上泰山，②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回封其樹爲五大夫。③禪梁父。④刻所立石。⑤……於是乃並勃海以東，⑥過黃腫，⑦窮成山，⑧登之罘，⑨立石頌秦德焉而去。⑩

①鄒嶧山亦曰繹山，亦曰鄒山，在今山東鄒縣東南。

②封禪於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曰封，泰山下小山除地，報地之功曰禪。望祭山川，亦可作望于山川，謂在遠處望而祭之。③

泰山山名。古謂之東嶽，爲五嶽之一，在今山東泰安縣北。④五大夫，秦官名也。⑤父與甫通。梁父

山名，泰山之支阜，在今山東新泰縣西。⑥所刪爲泰山刻石錄。⑦勃海即渤海。今山東半島及遼

東半島間之內海也。猶言沿勃海而東。⑧黃腫，二縣名，在今山東近海一帶。⑨成山，山名，在今山

東榮成縣北海濱。⑩罘，音浮（ㄇㄨˊ）之罘，山名，在今山東福山縣東北。⑪此立石頌德，言成山

之罘亦皆有石，而不著其辭。

南登琅邪，①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②復十二歲。③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得意。④……⑤

○琅邪△△△又作瑯琊。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琅邪臺△△△或云海畔有山，形如臺；或云，越王句踐曾

於此築臺。○復免其徭役也。免役十二年。○得意得天下之意。○所刪為琅邪臺刻石也。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東巡之事既畢。○徐市△△△本作徐芾，芾與馘同，讀如福，後人因誤作徐福。○此為東巡之餘事。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

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

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

使刑徒二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彭城△△△秦縣名，在今江蘇銅山縣。○欲出周鼎泗水，謂周鼎沈於泗水，今欲取出之也。泗水，在今山

東境。○淮水△△△水名。古四瀆之一，其源出今之河南桐柏山，東流入安徽，經江蘇，而合於運河。此言自

東而至西南。○衡山△△△山名，古謂之南嶽，為五嶽之一，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南郡△△△見上三十六

郡註。⑥江即長江。⑦湘山祠即祀湘君——詳見下文——之祠，即黃陵廟，在今湖南湘陰縣，青草山

上。山近湘水，故名湘山。廟在山南，故名湘山祠。⑧幾讀平聲。幾不得渡，謂幾乎不能渡也。⑨列女

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湘江之間，因葬焉。」按舜妃葬於此，後人以為湘水之神，一曰湘

君，二曰湘夫人。⑩刑徒，謂受刑殘廢之人也。⑪赭音者（出世）赤色也。此謂使山赤裸無草木

也。⑫武關關名，在今陝西商縣。此段結束巡事。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①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

十日。②登之罘，刻石……③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④

①陽武地名。故城在今河南陽武縣東南。狼，一作浪。博狼沙在陽武南。②此即張良所為，見留侯世

家。③所節即刻石之辭。④上黨見二十六郡註。至此完東遊之罘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十二月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又更為嘉平，因其時有歌謠，謂帝若學仙，須以臘為嘉平，故改之。

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

中⊖大索二十日……

⊖微行，私出也。

⊖蘭池，或云宮名，或云池名，在咸陽。

⊖秦之地號為關中，東出今河南靈寶縣之

函谷關，以通周、韓，南出今陝西商縣之武關，以通楚，西出今陝西寶雞縣南之大散關，以通蜀，北出今

甘肅環西縣之蕭關，以通西戎，故其地號關中。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

決通隄防。……⊖

○始皇又東遊。碣石山名，所在處各說不同。○羨門高古仙人名。或以羨門爲一人，高誓爲一人，皆古仙人名，非是，誓字屬下文。○所節爲刻石辭。

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人皆方士姓名。○上郡見三十六郡註。此結巡事。

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圖書指讖緯圖籍，猶今日之預言。

○胡指始皇子胡亥，即二世，始皇不知，以爲指北方胡人，遂北

伐。○河南地今蒙古鄂爾多斯。此紀用兵北方。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南方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名。地在今兩廣。

○桂林秦郡。地在今廣西。象郡見前。南海秦郡，

地在今廣東。③適音謫（世古）適戍也。猶言屯兵守邊。以五十萬人守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嶺五嶺。此紀用兵南方。

西北斥逐匈奴。①自榆中②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③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④陶山北假中，⑤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⑥……

①匈奴北狄之一族，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秦漢時最盛。②榆中地名，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

之地。③此紀用兵西北方。高闕塞名。在陰山西，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外騰格里湖之東北。④

陶山山名。北假地名，地膏沃，在今蒙古烏喇特西北。⑤徙有罪而謫之。初縣即上三十四縣。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①及南越地。②

①戰國時燕、趙、秦各因北邊山險，築長城以備胡戎，始皇一天下，乃首尾聯綴之，起臨洮，迄遼東，後代屢有修築，位置稍變。②南越地，今兩廣。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

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④異取^⑤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⑥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① 僕射官名，秦置，後代因之。

② 卒音猝（ㄘㄨㄣˋ），急也，忽也。田常陳恒也，殺齊簡公，立平公，其子孫篡

齊六卿，晉大夫韓、趙、魏、范、中行，知六氏，皆世為晉卿，故號六卿。後范、中行、知皆滅，韓、趙、魏三氏愈強，遂

分晉國。

③ 辟音避（ㄅㄧˋ）。辟禁即不犯法之意。

④ 夸華言而無實也。謂以大言欺君而求名也。

⑤ 取，李斯傳作趣。

⑥ 黥，即古之墨刑，清之刺字。城旦，罰作苦工，晝伺寇虜，夜築長城也。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①抵雲陽，^②塹山，堙谷，直通之。^③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④武王都鎬，^⑤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⑥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①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②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阿房宮。^③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④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⑤發北山石，^⑥「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⑦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⑧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①九原見前三十六郡註。

②雲陽秦縣。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

③塹砌豔切（ㄉㄨㄛˋ）陷也。塹音因（ㄩㄢˋ）塞也。自九原至雲陽，塹山湮谷，治直道而通之。

音因（ㄩㄢˋ）塞也。自九原至雲陽，塹山湮谷，治直道而通之。

④豐在今陝西鄠縣。

⑤鎬音皓

（ㄈㄠˊ）在今陝西長安縣。

⑥阿房即阿房宮，在上林苑中。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⑦復

道夾道也，兩邊築牆，人行其中。

⑧天極猶言天文閣道星名。漢天河也。營室星名。言造復道自阿房

度渭，連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⑨以其形名宮，言其宮四阿旁廣也。四阿，若今四柱。

⑩

隱宮徒刑者謂受宮刑之人。

⑪麗山即鄜山，見前。

⑫胸音劬（ㄎㄨㄛˊ）

⑬上胸秦縣，今江蘇東海縣。

⑤麗邑，又作驪邑，秦邑名，地在今陝西臨潼縣東。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①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②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③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

①恬安也，靜也。恬當爲淡之借字。

②梁山宮，宮名。在梁山上，山在今陝西乾縣。

③中人，太監也。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

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衡秤桿石秤錘。言文書之多至以秤稱之。○呈同程。謂日夜有一定之期，不滿不休息也。○韓

衆擬即上文之韓終不報無復命也。○於咸陽掘土為坎，以陷諸生也。

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

○石畫隕。

秋，鄭使者從關東來，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瀛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華陰今陝西華陰縣。平舒故城在華陰縣西北。○遺音義皆同餽。瀉音皓（尸么）瀉池在陝西長

安縣西北，瀉水所自出。瀉池君水神名，因居瀉池而名也。秦以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自相告。○

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巡遊遷徙皆吉也。○北河今蒙古鄂爾多斯地。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

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

渡〔海〕江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因卜卦遊徙吉，故又出遊。○去疾姓馮。○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九疑山在今湖

南寧遠縣南，相傳舜葬此。○籍柯不詳。○江渚即牛渚，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其山下突入江處

為燕子磯。○丹陽即當塗縣。○錢唐今浙江杭縣。○浙江水名，在今浙江省。○狹中地名，在

今浙江餘杭。富陽縣絕江而東，江流至此極狹，纔一二百步。○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禹葬

會稽。⑤所節即石刻文。

還過吳，從江乘渡，①並海上，北至琅邪，②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③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④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⑤

①江乘秦縣，故城在江蘇句容縣北。

②從吳而來，故自南至北。

③鯨魚即沙魚。

④榮成山即成

山，見前一說，「榮」係「勞」之誤，勞與成爲二山。⑤平原津在今山東平原縣。從琅邪而北，後從海

西歸也。

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

崩於沙丘平臺。①

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
①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
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
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
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
〔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②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
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

①沙丘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其地有沙丘宮。平臺宮中臺名。②輜涼又作輜輶，讀如溫涼，臥車也；

後因名喪車爲輜輶。③井陘山名。在今河北井陘縣東北。抵至也。④原見前三十六郡註。

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
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①下〔銅〕錮②而致椁。宮觀、百官。③奇器、

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④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⑤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⑥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①三泉三重之泉，言至水也。

②鋼鑄塞也。

③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

④機轉相輸，終而復始。

⑤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甚利。言以人魚之膏製燭。

⑥羨音延（一乃）冢中神道也。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①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②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③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①下相秦縣，故城在今江蘇宿遷縣西。

②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四年項燕自殺，與此不同。

③

項古項子國，漢置項縣，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

④謂擊劍之事，其功祇足敵一人也。

項梁嘗有櫟陽逮捕，①乃請蕲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②以故事得已。③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④及喪，項梁嘗爲主辦，⑤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①櫟音藥（一古）。櫟陽古地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逮及也。謂項梁有罪相連及，爲櫟陽縣

所逮錄也。①斬秦縣，今江蘇豐縣地。掾音研上聲（一平），古時佐貳官之通稱。獄掾專掌刑獄之

官。謂請託曹咎致書司馬欣，夜能脫其罪也。②謂因請託之故，逮捕事得止息也。③繇同徭。繇役

服公家之役也。④主辦為主理其事之人。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①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②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①會稽浙江皆見秦始皇本紀註。②扛音江（一平）舉也。

秦二世元年七年，陳涉等起大澤中。③其九月，會稽守通④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⑤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

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①陳涉名勝，最先起兵滅秦者，詳見本書陳涉世家。大澤，卽大澤鄉，在今江蘇豐縣。

②通，般通也。

③陶音苟（ㄊㄠˊ ㄍㄡˊ），動目視之也。

④懼音摺（ㄐㄨㄟˋ），懼也。

⑤裨音卑（ㄅㄟˊ），小也。裨將猶偏將。

⑥徇略也。凡言徇地，猶略地。

廣陵。①人召平，於是爲陳王。②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③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④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⑤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

蒼頭特起。④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①廣陵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②陳王，即陳涉。

③上柱國，楚之尊官，同相國。

④東陽

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

⑤謂是東陽令之史，史掌案牘者。

⑥蒼頭，謂軍士著青巾。言別

成一軍，以蒼頭為標識，突然而起也。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①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②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③軍彭城東，④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⑤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①黥布即英布。蒲將軍姓蒲失其名。②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③景駒楚族，景氏駒名。

④彭城秦縣，在今江蘇銅山縣。⑤胡陵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

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①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②項梁乃引兵入薛，③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⑤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①章邯秦將，栗秦縣名，在沛。②以項梁軍胡陵也。③薛戰國時孟嘗君封邑，故城在今山東滕縣

西南。④襄城即今河南襄城縣。⑤謂定已死也，應上聞陳王敗未知所在。

居鄆。①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②項梁曰：『陳勝敗固當。③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④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⑤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⑥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⑦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

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④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⑤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① 鄆音巢（千么）居鄆今安徽巢縣。 ② 說音稅（尸又）游說也。 ③ 當宜也。 ④ 謂楚懷王

受秦之欺入秦而不反也，詳見本書屈原列傳。 ⑤ 楚南公楚南方老人，識興廢之數，著書十三篇，為

陰陽家。 ⑥ 戶戶口也。謂楚雖滅亡，即至僅存三戶，而亡秦者，猶必楚人也。 ⑦ 蠶起之將言眾人若

蠶之飛起，形其多也。 ⑧ 求得楚懷王孫名心者於民間，方為人牧羊也。 ⑨ 盱台音吁怡（丁口）

（一）即盱眙，秦縣，故城在今安徽盱眙縣東北。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 ① 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 ② 大破秦軍於東阿。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

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 ③ 齊兵，

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 ④ 於齊。齊遂不肯發兵

助楚。

①亢父戰國時齊邑，秦爲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

②司馬龍且，姓司馬名龍且也。且，足于切。

③東阿，今山東陽穀縣之阿城鎮。章邯殺齊王田儻於臨淄，假自立爲齊王，儻弟榮走保東阿，章

邯追圍之，梁乃引兵救之。④趣音促（ㄅㄨˋ）催促也。⑤與國，相與交善之國。⑥市，謂若市買

相貿易以利也。

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①屠之。西破秦軍濮陽，②東秦兵收入濮陽。

沛公、項羽乃攻定陶。③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丘。④大破秦軍，斬李由。⑤還攻

外黃。⑥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

輕秦，有驕色。宋義⑦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⑧曰：「公

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

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

⑨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⑩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⑪。

①城陽今山東莒縣。

②濮陽今山東濮縣。

③定陶今山東定陶縣。

④離丘今河南杞縣。

⑤李

由李斯子。

⑥外黃今河南杞縣東。

⑦宋義故楚令尹，從項梁伐秦。

⑧高陵君封號，顯其名也。

⑨陳留即今河南陳留縣。

⑩呂臣參閱陳涉世家！

⑪碭音唐（去九）秦縣，即今江蘇碭山縣。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①張耳為相，②皆走入鉅鹿城。③章邯令王離、涉閒④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①此時陳餘未入鉅鹿，故四字衍文。

②張耳大梁人，初為趙相，後降漢。

③鉅鹿秦縣，今河北平鄉

縣。④王離涉閒皆秦將。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

Nov. 15.

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

舉而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懽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①徵兆也。

②楚王封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

③末將最低級之將也。

④卿子當時人相褒尊之

詞，猶言公子，因宋義為上將軍，故曰冠軍。

⑤安陽，今山東曹縣東南之安陽城。

⑥贏之搏牛，本不

擬破其上之鱗，言其志在大不在小也。

⑦罷音義皆同疲。

⑧言先令秦趙相鬥也。

⑨此令為

項羽而發，貪猛等字即暗指羽也。

⑩無鹽戰國時齊邑，在今山東東平縣東。

⑪見同現。見糧現存

之糧。

⑫徇營也。

⑬枝梧抵拒也。

⑭假攝代也，未得懷王命而立之，故云。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①當陽君即英布。河謂漳水，源出今山西，經河南，入河北，與衛河合。○蘇角，秦將也。○壁，軍壘也。

②從壁上觀，在軍壘上旁觀也。○古者軍行，以車為陣，車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膝行，跪地而行也。前至前也。

③諸侯下疑缺「將」字，漢書作「兵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

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④北阬馬服，^⑤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⑥開榆中，^⑦地數千里，竟斬陽周，^⑧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⑨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⑩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⑪妻子爲僇乎！」^⑫章邯狐疑，^⑬陰使候始成，^⑭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⑮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⑯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①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①棘原在河北平鄉縣南。

②漳南漳水之南也。

③讓責也。

④長史官名，欣，司馬欣，即前爲櫟陽

掾者，請事言事也。

⑤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曰司馬門。

⑥鄢，楚地，今湖北

宜城縣，鄢，楚都，今湖北江陵縣境。

⑦馬服，戰國時趙地，在今河北邯鄲縣境。

⑧戎在西，此云北逐，

蓋指中國西北之匈奴也。

⑨榆中，見秦始皇紀。

⑩陽周，秦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胡亥使

殺蒙恬於此。

⑪謂朝內多與有嫌怨也。

⑫諸侯指關東諸侯，謂與合從攻秦也。

⑬鈇，斧也，質同

鑽，之乙切（出），古刑具，以兩斤相合，略如今鋸刀，身伏鈇質言被刑也。

⑭僂，與戮通，殺也。

⑮狐

性善疑，故稱懷疑不決曰狐疑。

⑯候，軍候，行軍時主偵探敵情者，始，成人名也。

⑰三戶，漳水津渡，

在鄴西，鄴即今河南臨漳縣。

⑱汗水，在鄴西。

⑲期約也，洹水源出河南林縣隆慮山，逕安陽，至內

黃入衛，殷虛，殷故都也，在今安陽縣西五里，清光緒二十五年，其地發見龜甲獸骨甚多，上刻文字，皆

殷時之卜辭也。

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新安在今河南滎池縣東。

⊙異時昔時也。秦中泛指今陝西省地。

⊙翳，董翳也。

⊘漢元年十

一月事。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日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徒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

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④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①戲水名，在今陝西臨潼縣東。戲西戲水之西也。②霸上在今陝西長安縣東。③子嬰二世之兄子，趙高弑二世而立之。

④新豐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其地今日項王營。

⑤望氣望其人所在地之雲氣以驗其徵兆也，相傳貴人頭上常有雲氣。⑥項伯名彘，字伯，漢後封

為侯。⑦韓王名成，項梁所立，張良事之，沛公西征，今成留守陽翟，今河南禹縣。良則從入關。

⑧飯音阪（出×）飯生小人也；一說飯為姓，說讀如稅。⑨內同納。⑩要邀也。⑪旦日明日也。

蚤同早。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

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①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②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③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④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⑤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⑦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⑧見樊噲。⑨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⑩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⑪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⑫項王按劍而跽⑬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⑭樊噲者也。』項王曰：『壯

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④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⑤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⑥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⑦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

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①卻同隙，怨也。

②亞次也。父音甫（ㄩˊㄨˋ）。

③亞父者，尊敬之次於父，猶管仲之稱仲父也。

④數音

朔（ㄕㄨˋㄨˋ）頻數也。目以目視之也。

④玦讀如決，半環之玉佩。意令羽決心也。

⑤項莊羽從弟。

⑥若汝也。

⑦翼蔽遮護也，猶鳥之張翼蔽其雛。

⑧軍門，軍壘之門首也。

⑨噲音快（ㄔㄨㄞˋㄨㄞˋ）。

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從沛公伐秦。

⑩盾音順（ㄕㄨㄣˋㄨㄣˋ），千也，俗稱藤牌，戰士用以隨身衛護者。

⑪撞音幢（ㄔㄨㄤˋㄨㄤˋ），擊也。

⑫瞋目，張目也，怒狀。

⑬眦，目眶也。二語甚言其勇猛奮激之狀。

⑭

聽音技（ㄐ一）長跪也。⑤參乘衛士，乘于車側者也。⑥彘豬之別名。彘肩彘之肩也。⑦略音

淡（ㄉㄢˊ）食也。⑧細說浮言也。⑨陳平陽武人，先事項羽，後歸漢，封侯。⑩大至極也。大行大

禮至極之行爲禮節也。小讓微細之違失。⑪俎廚中器，承肉以便宰割也。謂我方處于被宰割之地

位。⑫操持也。謂大王此次曾持何物而來也。⑬道經行也。間行猶微行也。⑭度音鐸（ㄉㄨˊ）

料也。⑮栝同杯杓器名，羹匙之類。言不能多飲食也。⑯督過之謂責備而加之罪也。⑰則即也。

⑱唉音哀（ㄞ）歎恨之聲。⑲豎子詈人語，指項莊，而意指項羽。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①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②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④

①四塞東函谷關，南武關，西散關，一又稱大散關。一北蕭關也。②謂可都其地以稱霸天下也。③

沐猴，彌猴也，彌猴不耐久著冠，以喻楚人性燥暴；一說彌猴雖冠終不類，喻楚人無遠識也。④說讀

如稅說者漢書稱韓生；一說蔡生。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

故立印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④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⑤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⑥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⑦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⑧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⑨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⑩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⑪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⑫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⑬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⑭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于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⑮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⑯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⑰

①懷王初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乃使人致命於王。

②謂如「先入關者王之」之約

也。③又自以負當初之約為嫌也。④巴蜀地皆在今四川，見秦始皇紀三十六郡註。⑤謂秦人

居之，即無異關中地，此所以遷就「先入關者王之」之約也。⑥漢中見三十六郡註。南鄭今陝西南

鄭縣。⑦謂藉此以抵拒漢王，使不得佔有關中也。⑧廢丘今陝西興平縣。⑨上郡見三十六郡

註。高奴故城在今陝西膚施縣東。⑩河東見三十六郡註。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地。⑪河南郡今河

南黃河以南地。⑫雒陽今河南洛陽縣地。⑬河內今河南黃河以北地。⑭朝歌故城在今河南

淇縣。⑮襄國今河北邢臺縣地。⑯六今安徽壽縣地。⑰都今江西都陽縣。吳芮為都令，故號都

君百越，指當時南方之人，以今江浙、閩粵之地，古皆越族所居也。⑱邾今湖北黃岡縣地。⑲南郡

見三十六郡註。⑳江陵今湖北江陵縣。㉑薊故城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㉒臨菑今山東臨淄

縣。㉓濟濟水也。㉔博陽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㉕南皮今河北南皮縣。環封三縣，謂以繞

南皮三縣封之也。㉖時漢高帝尚未即皇帝位，因承秦後，秦亡之明年，即為漢元年。㉗或謂此戲

字非水名，戲與麾通，大將之旗，戲下猶言部下，謂各從項王部下罷兵，往所封之國云。

項王出之國，①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①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②擊殺之江中。

^①之國就國也。^②長沙郡，見秦始皇紀三十六郡註。郴音琛（^{ㄔㄨㄣˊ}）。郴縣縣名，在今湖南。^③衡

山王，吳芮也。臨江王柱國共敖也。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①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②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③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④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

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④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⑤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

①無終，今河北薊縣地。

②三齊，齊、濟北、膠東也。

③梁地，今河南開封縣地。

④代郡也，見二十六

郡註。

⑤常山地在今河北。

⑥三秦即關中，以項羽三分其地，王秦降將，故稱。

⑦蕭公角，蕭令名

角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①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②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③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④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⑤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

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劫五諸侯兵，^④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⑤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⑥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⑦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⑧逢迎楚軍。^⑨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⑩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⑪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⑫不相遇。審食其^⑬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①城陽，今山東莒縣地。

②平原，今山東平原縣。

③夷蕩平之也。

④係縛也。

⑤北海，今山東昌

Nov 21

樂縣地。④劫劫奪也。五諸侯說各不同，惟韓、魏、趙、齊、衡山較可信。⑤蕭秦縣，故城在今江蘇蕭縣

西北。⑥穀泗二水名，皆在彭城。⑦靈壁在彭城。⑧睢音雖（ㄉㄨㄟ ㄉㄨㄟ）睢水於彭城入泗水。⑨窈冥

暗也。晝晦，白晝晦暗也。⑩大風迎楚軍而吹也。⑪孝惠惠帝也，高帝長子，名盈。魯元，高帝女，封於

魯，為長女，故稱。⑫滕公，夏侯嬰也，為滕令奉車，故稱。⑬太公，高帝父，或云名執嘉，或曰名熯。

與濞同音。呂后，高帝后，名雉，單父人，長公女。⑭審姓也，食其讀如異基，名沛人。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①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②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③復大振。楚起於彭城，

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④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①周呂侯名澤，周呂其封名，言如周之呂尚也。下邑，秦縣，故城在今江蘇碭山縣東。②滎陽，今河南

滎澤縣地。③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

老，未傅，尚未滿二十歲之人也。詣，音羿（ㄩㄟ ㄩㄟ）至也。④京在滎陽縣西南，索即滎陽縣，古為大索城。

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

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敖山名，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北。秦置倉積粟於山上，故曰敖倉。○歷陽，今安徽和縣，范增封此。

○太牢，牛羊豕皆備之稱。具設備也。○詳通作。○少奪其權也。○謂自貽禍患也。○願得保

全骸骨，退居卒伍之間。○疽，惡瘡也。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

④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⑤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范增雖去，滎陽之圍仍未解也。 ○紀信自請冒為漢王以誑楚人，俾漢王得乘間逸出。 ○黃屋

天子車以黃繒為裏者也。 ④左纛以鼂牛尾所作大旗，置於車衡之左，天子乘輿之制也。 ⑤成臯

今河南汜水縣。

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

○樅音璫（ㄉㄨㄥˋ）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城臯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

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⑤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⑥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⑦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⑧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⑨漢王則^⑩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⑪就敖倉食。

^①宛，今河南淮陽縣。葉音攝（尸世），今河南葉縣。
^②英布本從項羽，高帝使隨何說服漢。
^③脩

武，今河南獲嘉縣。
^④韓信自有傳，即下淮陰侯列傳。
^⑤鞏，今河南鞏縣。
^⑥彭越初事項羽，後歸

漢。
^⑦此事在項羽下滎陽之前，考漢書高帝紀可知。
^⑧壁，駐軍也。
^⑨項王東擊彭越，使曹咎守

成臯，本文將曹咎守成臯事叙於下，前後倒置，遂不融合，可考漢書高帝紀。
^⑩則作遂字解。
^⑪廣

武，山名，在今河南河陰縣北。
^⑫漢王已破曹咎，遂渡河取成臯，軍廣武，就食敖倉。

項王已定東海，^⑬來西，^⑭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⑮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

烹而翁，^④則^⑤幸分我一栢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⑥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⑦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⑧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⑨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⑩而語。漢王數之。^⑪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①此即指破走彭越事。

②聞曹咎敗，漢復取成臯，故急復西來。

③俎，廚中用器。

④翁，猶父也。若

而皆汝也。

⑤則，作亦字解。

⑥罷，疲也。轉漕，水運糧食也。

⑦匈匈，騷擾不安也。

⑧挑戰，挑身獨戰，

不須衆助也。決雌雄，猶決勝敗。

⑨樓煩，本胡地，在今山西西北部，此處則樓煩人之簡稱也。

⑩廣

武山有東西二城，東城楚築，西城漢築，夾城間有絕澗，斷山曰廣武澗，間即澗字。

①數羽十罪，見漢

書高帝紀。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

①且讀如苴。

②則作乃字解。

③盱台，秦縣，見前。

④詳淮陰侯傳。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

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⑤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⑥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⑦

^①此即漢王使劉賈助越燒楚積聚事。文中數提彭越，見得項羽之敗，越實爲其心腹大患。^②則作

如字解。^③彊作強迫解。^④睢陽，秦縣，故城在今河南高丘縣南。^⑤汜水，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境，

北流入黃河。^⑥昧，讀如末。昧初爲羽將，羽亡，歸韓信。^⑦此段皆楚漢相持廣武間以前事。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①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②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

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①以歸還太公爲請。

②秦始皇引河水灌大梁，謂之鴻溝，即今河南之賈魯河。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③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④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⑤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⑥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⑦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⑧並行，屠城父，⑨至垓下。⑩大司馬周殷叛楚，以

舒屠六，^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①夏音賈（ㄒㄧㄚˋ）。陽夏今河南太康縣。②固陵地名，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③言可立致信、

越之兵。④陳古陳國都，地在今河南淮陽縣。傳著也。東傳海猶言東至於海。⑤穀城山名，在今山

東東阿縣東北。⑥壽春今安徽壽縣。⑦城父今安徽亳縣。⑧垓音該（ㄍㄞˋ）。垓下地名，皆高

岡絕巖，有聚邑及堤，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⑨舒今安徽舒城縣。六當時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壽縣

西南。言以舒之衆屠六。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

人名虞，^①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②美

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③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④南出馳走。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③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④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⑤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⑥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⑦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⑧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⑨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⑩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⑪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①麾下猶言部下。 ②潰圍衝破圍兵也。 ③陰陵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 ④給音殆，（
 力歹）欺也，誑也。 ⑤東城秦縣，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 ⑥度音鐸（夕×）料也。 ⑦身親
 身經歷也。 ⑧刈旗斬伐其旗也。三事即三勝。 ⑨期約也。相約會於山東，分作三處，使漢軍不知項
 羽所在。 ⑩披靡潰散也。 ⑪赤泉侯楊喜也，見下，是時尚未封侯。 ⑫辟易猶言避開，言其人馬驚
 避，更易舊所在之處也。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①烏江亭長橫船待，②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
 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
 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
 「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
 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
 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③指王翳④曰：「此項王也。」

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①烏江，水名，在今安徽和縣東北。

②亭，道路設舍，所以停止行人。亭長，主亭之吏也。櫜，音蟻（一）

附船著岸也。

③面不正視也。

④指示王翳也。

⑤吾與汝以恩德也。

⑥以懸賞之萬戶邑分為

五也。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桃侯名襄。平臯侯名佗。玄武侯不詳。三人皆項羽宗族，至是從漢姓爲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周生周時賢者；或曰漢初周姓者也。 ○謂目有兩眸子。 ○山東諸侯並起從楚伐秦，山東六國，

除楚不計外，爲齊、趙、燕、韓、魏，故云五諸侯。 ○謂棄關中，思東歸而都彭城也。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①地在今山東曲阜縣。

②野合，謂梁紇老而孔子母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言未得成禮於女

氏之廟也。

③尼丘山名，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

④圩，窟也。謂中低而四旁高也。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

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①野合既為非禮之配合，孔子母以其非禮而諱之。

②俎豆皆古禮器，以木為之，祭享所用。

③陳

設行禮之儀容也。

④殯，停柩也。五父，衢路之名。

⑤謂將仿父墓所在而合葬之。

孔子要經，^①季氏饗士，^②孔子與往。^③陽虎絀^④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①要同腰。經，喪服所用麻也。時孔子喪母，尙未除服。或作要經，要經，帶經也。孔子嗜學，故然。^②季氏

魯宗族，世執魯政，爲魯權臣。饗士，饗士卒也。季氏欲用士卒，故饗之。^③與音預（山）參預也。古者

既葬，兵革之事勿避，而孔子所居，在季氏分地，故往。^④陽虎，季氏家臣。絀，同黜。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①病且死，誡其嗣懿子^②曰：「孔丘聖人之後，

滅於宋，^③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④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⑤三命

茲益恭。^⑥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⑦循牆而走，^⑧亦莫敢余

侮。^⑨饘於是，粥於是，^⑩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

者。^⑪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

宮敬叔^⑫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⑬平子代立。^⑭

^①釐同僖。魯有三權臣，皆魯桓公之後，季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孟即仲孫氏，釐子名獲。^②懿子名何

忌。③聖人謂商湯也，商後封於宋，孔子為宋族。④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

⑤弗父何，孔父嘉高祖，宋愨公長子，為嫡嗣，當立，以讓弟厲公。⑥正考父，弗父何曾孫，戴武宣皆

前宋君。⑦命命官等三命，命為上卿也。茲更也。其茲益恭之表示，於下鼎銘見之。⑧偃音縷（勿

口），偃音迂（口），偃偃俯皆恭敬之貌。⑨不敢安行也。⑩恭敬如是，人亦不敢侮慢。⑪餽音

旃（出乃），厚曰饘，薄曰粥，是指鼎而言。⑫當世為君也。達者通達之人。言雖不當世為國君，其後

必生有通達之人也。⑬一說，南宮敬叔亦蘆子之子，即孔子弟子南容也。⑭季武子名宿。⑮平

子名意如。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吏，料量平。①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②由

是為司空。③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

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①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料量平，料量穀粟，能得其平也。②司職吏，蓋指乘田，主牛羊芻牧之事。蕃

息，華生繁盛也。③司空，掌工事之官。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老子見老莊申韓傳。蓋云皆疑詞。○此謙詞，言姑自以爲仁人也。○近於死與下危其身同義。

○言身非己有，乃父母所有。○或作無以惡己爲人臣者，言能用則仕，不能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六卿范氏中行氏知氏趙氏魏氏韓氏也，皆世爲晉卿，故稱。○楚靈王

名圍。○轢音歷（力一）。○陵轢猶侵陵也。

魯昭公^①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②與晏嬰^③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④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⑤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①魯昭公名稠。

②齊景公名杵臼。

③晏嬰詳管晏列傳。

④秦穆公名任好。辟同僻；下同。

⑤穀。

音古（《×》）黑牝羊也。此指百里奚事，奚為人虜，穆公以五穀皮贖之，授之以政，因號奚為五穀大夫。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①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②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③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④語樂，聞韶音，^⑤學之，三月不知肉味。^⑥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⑦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

諸！^④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⑤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⑥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⑦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⑧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⑨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⑩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⑪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⑫以季孟之閒待之。^⑬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① 邱音后（尸又），魯邑名。邱昭伯魯大夫，名惡。鬪雞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因此陵邱氏，昭

伯怨季氏，後遂從昭公伐之，不勝，昭伯爲孟氏所殺。② 乾侯，今河北成安縣地。③ 高昭子，齊大夫。

④ 太師，樂官之長。⑤ 韶，舜之樂也。⑥ 感於樂之盛美，遂忘口腹之味。⑦ 第二君、臣、父、子字，皆

作動詞用，言盡其爲君、臣、父、子之道也。⑧ 言信如所言，而今齊國君不君，以至子不子，則將見危亡，

雖有粟，亦不得而食之也。⑨ 尼谿，齊地名。⑩ 滑稽，有說非若是，吐詞不竭，俳諧笑謔三義，此處當

為第二義。言儒者言說無窮，不可軌以法也。

④為下為卑下之節也。

⑤大賢上古大賢，興禮樂者

也。⑥容飾猶儀容也。

⑦皆所謂儀容也。

⑧先為之導引也。

⑨魯國三卿，季氏最貴，景公謂不

能以如魯季氏之職奉侍孔子。

⑩魯三卿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待孔子，介於魯待季、孟二者之

間。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①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

②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③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闔，④水之怪龍、罔象，⑤土之怪墳羊。⑥吳伐越，墮會

稽，⑦得骨節專車。⑧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

稽山，⑨防風氏後至，⑩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

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⑪社稷為公侯，⑫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⑬為釐姓。⑭在虞、夏、商

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⑮三

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①定公名宋，昭公弟。 ②桓子名斯。 ③言土缶中有物若羊也。 ④夔罔闕皆古傳說中之怪物，夔

一足，罔闕好學人聲以迷惑人。闕音兩（ㄉㄨㄛˊ）罔闕亦作罔罔。 ⑤龍罔象亦皆古傳說中之怪

物。 ⑥墳羊雌雄未成者也。 ⑦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越所都也。墮音毀（ㄉㄨㄞˋ），毀

也。吳破越在魯哀公元年，與季氏得土羊之時不同，并叙於此者，以得骨得羊兩事皆異聞也。 ⑧專

擅也。骨一節，其長占車。 ⑨致屬聚之謂。禹聚祀羣神於會稽也。 ⑩防風古國名，今浙江武康縣。遠

命後至。 ⑪言為山川之神者，大率即其守土之君。 ⑫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公侯而已。 ⑬封

禺二山名，在今浙江武康縣。 ⑭釐音僖（ㄒㄩㄥˊ）。 ⑮僬僥或謂西南蠻之別名。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醢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①公山不狃季氏宰不狃亦作弗擾。

②解古釋字。

③公室謂魯君也。

④古者諸侯之大夫對於

天子稱陪臣。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①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②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③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④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⑤如用我，其為東周乎。⑥』然亦卒不行。

①三桓即季孫仲孫叔孫氏也，皆桓公之後，故稱適同嫡。

②庶孽庶出之子。其人為陽虎素所善者。

③費音祕（フ一），魯邑，今山東費縣。

④言無所在試為政也。

⑤言但召我而毫無意義哉。

⑥東周興周道於東方。

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①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

爲大司寇。①定公十年春，及齊平。②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③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④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⑤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⑥以會遇之禮相見。⑦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旃旄羽被，⑧矛戟劍撥，⑨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⑩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⑪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⑫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⑬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⑭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

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①中都魯邑，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西。②司寇刑官。或謂魯三卿皆三桓為之，孔子之司寇為小司

寇，大者誤也；其司空亦皆諸卿之屬云。③平和好也。④夾谷在今山東萊蕪縣。⑤車從簡便，輕

裝而往，不為武備也。⑥司馬掌軍旅之官。⑦三等三級也。⑧會遇之禮簡略之禮也。⑨被音

弗（ㄇㄨˋ），舞者所執也。⑩撥音伐（ㄇㄨˋ），大楯也。⑪請命有司去之也。⑫侏儒短小之人，

古為嬉戲供娛樂者，多以充之。⑬癡惑炫惑人之心志也。⑭戮優倡侏儒也。⑮不若不順也。

⑯悼之，憂慮己過也。⑰鄆音運（ㄨㄣˋ），今山東鄆城縣。水北曰陽，龜山名，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北。

山北曰陰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

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

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

側。④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⑤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⑥公斂處父⑦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①高丈長丈曰堵，二堵曰雉。

②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

③三都，三家之邑也。

④三子，季孫孟孫

叔孫也。

⑤武子，季孫行父之子，名宿。

⑥人有入及臺側也。

⑦姑蔑，在今山東泗水縣東。

⑧成，

在今山東泗水縣西北。

⑨公斂處父，成宰也。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①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②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③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④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⑤犁鉏曰：『請先嘗沮之。』⑥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⑦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

舞康樂，^⑤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⑥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禘乎大夫，^⑦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禘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⑧而師已^⑨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⑩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⑪

①孔子於夾谷之會曾攝相事。此又攝相事，殆前為攝好會之相事，此攝國中相事歟。②孔子謂

卯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大惡，故誅之。③粥，同鬻，賈同價，飾賈故

高其價也。④言有司常供其職，不待求而予之也。⑤阻之，謀所以阻止孔子之為政也。⑥庸，猶

豈也。⑦康樂，舞曲名也。⑧周道，遊周遍道路之遊行，若不專事往觀，然而使經高門外以觀之也。

⑨郊，祭天也。禘，音煩（仁弓），祭祀用熟肉。古者祭畢則分祭肉。⑩屯，地名，在魯之南。⑪師已

樂師名已者也。②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出走也。③言將不仕，且優遊以終歲。

④羣婢指齊所遺女樂。

孔子遂適衛，主①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②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③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④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①主，以為居停之主也。

②衛靈公名元。

③六萬當為六萬小斗，抵後之二千石。

④謂以兵仗出入，以示威脅。

將適陳，過匡，①顏刻為僕，②以其策③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④

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⑤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⑥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⑦天之未喪斯文也，⑧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

於衛，^⑨然後得去。

①匡，今河北長垣縣地。

②僕，御車者也。

③策，馬鞭也。

④缺，牆垣破缺處。

⑤顏淵，名回，孔子弟

子。淵與孔子相失，故後至。

⑥謂文王雖沒，其文存在己身也。茲此也。此，孔子自謂也。

⑦天意如欲

喪斯文，則後死者如己，不當使與知之也。

⑧言己既與知斯文，即知天意未欲喪斯文也。

⑨甯武

子，衛大夫，名俞。此時甯武子已死，故或謂有兩武子始可，不然，俞年當有百五六十矣。實史公記載之

疎。

去即過蒲。①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②家。靈公，天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③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玉聲璆然。④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⑤曰：

『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⑥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⑦

出，使孔子為次乘，⑧招搖市過之。⑨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

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①長垣縣有蒲鄉。②遼伯玉衛賢大夫。③寡小君當時國君夫人自稱之辭。言四方君子不以爲

辱欲與寡君相交結者必見我。④絺音恥（糸，）平聲，細葛布也。絺帷帷之以絺製者。⑤璆音求

（卍一又。）璆然玉聲。⑥鄉同向。上見如字。下見同現。言我不爲相見之禮，現而答之。⑦矢誓言

也。⑧不同否。謂己之見南子爲求行道，所不爲此而見者，願天厭棄之。⑨參乘古時乘車在車右

之人也。⑩次乘陪從而在別一車之人也。⑪招搖意態飛揚也。言招搖過市。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

去。弟子曰：『可以速矣。』⑫孔子曰：『天生德於予，⑬桓魋其如予何！』

⑭魋音類（去×）。

⑮恐魋追及，故促速行。

⑯言天賦我以德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

類似堯，其項類皋陶，⑰其肩類子產，⑱然自要⑲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⑳若喪

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

哉！^⑤

① 臯陶舜時獄官之長。

② 子產鄭公族大夫，名僑，春秋時著稱之政治家也。

③ 要同腰。

④ 紫紫。

倉皇不得志貌。

⑤ 言描摹能得其神也。一本「似」上有「謂」字。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① 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

朝歌。② 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③ 集於陳廷而死，楛矢④ 貫

之，石弩⑤ 矢長尺有咫。⑥ 陳潛公⑦ 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⑧

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⑨ 使各以其方賄⑩ 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⑪ 以肅慎矢分大姬，⑫ 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⑬ 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⑭ 故分陳以肅

慎矢。」試求之故府，⑮ 果得之。

① 司城官名，以官為氏。司城貞子，陳卿。

② 朝歌衛地，故城在今河南淇縣。

③ 隼鷹類之小者。

④

楛音戶（尸×），木名，可為矢幹。

⑤ 弩音弩（子×），矢鏃也。

⑥ 咫八寸也。

⑦ 陳潛公名周，或

謂名越。④肅慎古國名，在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之地。⑤九夷百蠻總言各種之蠻夷也。⑥

方賄本土所產之貨賄也。⑦欲昭示其能服遠方之美德。⑧大姬武王長女也。大讀如太。⑨胡

公名滿，陳始封君。陳為虞舜之後，故稱虞胡公。⑩展重也。言以重親誼。⑪職職貢也。服所服事也。

⑫故府陳藏物之舊府。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①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①狂，進取也。簡，大也。孔子謂鄉黨中之小子，進取大道，妄作穿鑿，而欲歸而裁制之也。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

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①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②婦人有保西河之志。③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④』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⑤三年有成。』孔子行。

①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

②要盟被脅之盟，非自願也。

③待謂藉其掩蔽以禦敵也。蒲在衛

西，首楚之兵，自西東向，先至蒲，後及衛。

④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其男子欲死於蒲，不樂他適。

⑤此西河屬衛，非戰國魏之西河也。言其婦人欲保守西河，無戰意也。

⑥言止與公叔氏同叛之數

人也。⑦朞月一年也。已已可行其政教。

佛肸為中牟宰，①趙簡子攻范、中行，②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③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④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⑤』

○佛讀如弼。佛胥，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中牟，今河南湯陰縣地。○趙簡子，即趙鞅，見前。范中行，晉卿，見前。○不入，不入其境也。○磷，薄也。涅，以黑物染也。緇，黑色也。謂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入不善者之境，不爲所污也。○匏瓜，瓢也。言匏瓜繫著一處，不須得食，人豈能繫著一處而不食哉。

孔子擊磬，有荷蕢^①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②硜硜乎，^③莫己知也夫，而已矣。^④』

○荷，擔也。蕢，草器也。

○從擊磬之聲而知其人爲有心。

○硜硜，堅執之貌，喻磬聲，亦喻擊者之志。

概。○猶言可以休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

而黑，幾然而長，^④眼如望羊，^⑤心如王四國，^⑥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⑦

①不進，未能進益也。 ②數，聲音節奏之數也。 ③志，樂曲之旨趣也。 ④爲人，作曲者之爲人也。

⑤師襄子謂從聲音之中，知孔子有所穆然深思，想見作曲者之爲人矣。 ⑥『幾』與『頤』聲近而通

假，頤然長貌。 ⑦望羊，遠視也。 ⑧孔子所想像作曲者之爲人如上數語。 ⑨琴曲曰操。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

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

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①則麒麟不至郊；^②竭澤涸漁，^③

則蛟龍不合陰陽；^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⑤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

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⑥以哀之。而反乎

衛，入主蘧伯玉家。

○天物之稚者也。○古以麒麟爲仁獸，刳胎殺夭，不仁至矣，故不至於其郊野也。○涸漁竭澤取

魚也。○古以爲蛟龍能興雲致雨，調合陰陽之氣也。○鳳皇爲瑞鳥，故覆巢毀卵，即不翔集也。

○陬操琴曲名也。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兵陳，軍陣行列之法也。

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

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

○魯哀公二年夏也。○太子蒯聩欲殺南子，靈公怒，蒯聩奔晉，故靈公卒而立蒯聩子輒。○內，同

納戚衛邑。○陽虎見逐於魯，奔齊，齊又不容，遂奔晉，適趙氏。○統，音問（×），始有喪時之服

也。○衰經皆喪服。○入，入於戚也。○畏楚而遷也。州來，地名，在今安徽鳳臺縣。

是歲，魯哀公二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也。○

○哀公三年春間事。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

○已而果然。

○釐音僖（丁一）燔焚也。言桓公釐公之廟被火也。○桓釐廟當毀，而魯祀之，非禮也，故孔子聞

魯廟哭而知為桓釐也。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

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

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

○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

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

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輦乘輦而出也。○康子名肥。○即假若也。○冉求孔子弟子也。○謂小子進取於大道，妄

事穿鑿，亦斐然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而裁制之也。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

○明年魯哀公四年也。○蔡昭公名申。○公孫翩蔡大夫。

秋，○齊景公卒。

○魯哀公五年秋也。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明年魯哀公六年也。○葉音攝（尸世）楚邑，今河南葉縣地。○葉公楚大夫，姓沈，名諸梁，字

子高，食采於葉，僭稱公。○謂使遠者來邇者附也。○以孔子之爲人問子路也。○不對未知所

以對也。

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①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②長沮曰：『彼執輿者^③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⑤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⑥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⑦綏而不輟。^⑧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⑨曰：『鳥獸不可與同羣。』^⑩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⑪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⑫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⑬植其杖而芸。^⑭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⑮

①耦而耕，二人並耜而耕也。 ②津，濟渡處也。 ③執輿者，在車執轡之人也。 ④言其周流各地，宜

知津處矣。 ⑤悠悠，周流之貌。 ⑥言天下皆無道，以誰易之為有道也。 ⑦辟，同避。辟人之士，士之

避無道而欲擇人事之者，如孔子是也。辟世之士，士之舍棄世務不問者，若沮溺是也。 ⑧綏，音幼

(二又)田經播種後，以土覆之。亦不告以津處。⑨憊然失意貌。⑩言不欲避世也，隱而避世，則與

鳥獸同羣矣。⑪言凡天下有道者，已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⑫蓀音條(ㄉㄨㄣˊ)入聲，

草器也；一說，芸田器。丈人，老人也。⑬分分植也。二語責子路不事勞作也。⑭誰爲夫子而來問我，

表示不知所謂夫子也。⑮芸，去草也。⑯子路復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孔子遷於蔡三歲，⑰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⑱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

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

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⑳子貢色作。㉑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與？」曰：「然。」非與？㉒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㉓孔子知弟子有慍

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⑳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①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②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③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④』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⑤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⑥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⑦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⑧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⑨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⑩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①此遷蔡蓋指冉求歸魯之明年，即哀公四年，非去葉後之反蔡也，以吳伐陳，楚救陳，及下昭王卒城

父皆哀公六年事。②城父地在今河南寶豐縣。③言君子固有窮時，惟小人遇窮，則濫溢為非矣。

④子貢感孔子之言而色變也。⑤孔子問子貢，己之修養工夫，爾以為由多學而識之，以致之乎。

識同誌。⑥子貢答問以為如是。⑦子貢接問今不然耶。⑧言非由多學而識之，道皆一貫，守其

一，則百善備矣。⑨詩小雅何草不黃之詞，詩蓋為征夫之怨辭。二語謂己非屬獸類如兕與虎，乃亦

循彼曠野，不得寧息也。⑩言人不我信，或以未能盡仁之道也。⑪言人不使我通行，或以未能全

智也。⑫必信必見信於人也。伯夷叔齊見伯夷傳。⑬必行人必使己通行也。比干殷紂諸父，諫紂

被殺。⑭蓋同盍，言何不少事遷就也。⑮稼種穀也。穡收穀也。謂善種之未必即能收穫之也。⑯

順順適人意也。⑰為容逢迎人以求苟容也。⑱遠深遠也。⑲宰主財者也。為之主財，言志同也。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①楚令尹子西②曰：『王之使使諸侯，有

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

③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④曰：『無有。』且

楚之祖封於周，^⑤號為子男，^⑥五十里。^⑦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⑧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公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⑨楚狂接輿^⑩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⑪往者不可諫兮，^⑫來者猶可追也。^⑬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⑭孔子下，^⑮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①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②

子西昭王兄公子申也，嗣囊瓦為令尹。③率同帥。④宰予亦孔子弟子也。⑤自周受封也。⑥

五等爵為公、侯、伯、子、男，楚爵列於子、男之等也。⑦古子男封地五十里。⑧言楚有數千里，實為僭

越，若孔丘修行古道，楚不得有如許地方也。⑨明孔子之不見用。⑩楚狂接輿，楚狂放之人名，接

輿者。⑪此以鳳比孔子，言鳳不待聖君而後出，今孔子周流求用，是鳳德衰矣。⑫諫，戒止也。言已

往之事不復能戒止也。⑬追及也。言未來之日隱居避世，猶可及也。⑭而語詞已而猶言休矣。殆

危也。⑤下車也。

其明年，①吳與魯會緡，②徵百牢。③太宰嚭召季康子，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①哀公七年也。②緡，一作鄆，地在今山東嶧縣。吳欲霸中國，故有此會。③牢，款客所用牲畜數之

單位名。吳要求以百牢相款。④太宰嚭，伯嚭也，字子餘，時為吳太宰，其曾祖伯宗仕晉，為晉所殺，祖

伯州犂仕楚，為楚靈王所殺。季康子，季桓子子，名肥。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

讓。①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

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②

言之必可行。③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①謂其相似也。②讓責衛也。③先政事之先著手者。④名事物之名也。⑤迂遠也。言孔子之旨遠於事也。⑥野鄙陋不通達也。⑦君子所爲之事，必可得稱名也。⑧所言者必可得而遵行。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①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②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③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④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⑤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⑦文子固止。⑧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⑨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①此魯哀公十一年事。郎地在今山東滋陽縣。②性之生而能之，不待學習也。③二十五家爲里，

里各立社，千社言封地之多也。不利不以爲利而貪之也。④固之閉塞之也。⑤孔文子，衛大夫，名

圉。太叔名疾。疾娶於宋子朝，妻娣嬖，子朝以罪出奔，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仍誘納其初妻之娣，另

居之，如二妻，圉怒，欲攻之，疾奔宋。④左傳載孔子之辭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⑤鳥以自喻，木以喻所之之國。
⑥固止孔子使勿行。
⑦或本引此文，句中逐字作『使』，則應聯下爲句。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①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②雖賞之不竊。』③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①錯置也。言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也。
②不欲，不多欲也。
③言執政者之行爲常能化於民間，執政者苟不多欲，雖懸賞令民爲盜，民亦不爲也。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①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②足，則吾能徵之矣。③『觀殷夏所損益，』④曰：『後雖百世可知也。』⑤以一文一質。⑥周監二代，⑦郁郁乎⑧文哉。吾從周。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⑩孔子

語魯太師。①『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②縱之，③純如，④激如，⑤繹如，⑥也，以成。』
 ⑦『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⑧『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⑨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⑩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⑪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⑫鹿鳴為小雅始，⑬文王為大雅始，⑭清廟為頌始。⑮三百五篇，⑯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⑰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⑲讀易，韋編三絕。⑳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①此言書序書傳者，孔子將書刪定後，每篇作一序目，今十三經註疏尚書每篇之首皆有之；然宋人謂此序目非孔子所作云。
 ②杞宋二國，為夏殷之後，徵成也。言已於夏殷之禮均能言之，惟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
 ③句上據論語，尚有『文獻不足故也』句，則此足字當指文獻言。
 ④損益指禮而言。
 ⑤損益之道有常軌可尋，故雖百世之後，可豫知也。
 ⑥言以一文一質遞相演變也。

⑦監視也。二代夏、商也。
 ⑧郁郁乎文章盛貌。
 ⑨此言禮。
 ⑩自孔氏謂自孔子流傳而下也，六

經在昔，皆掌於官府，民間不得見，自孔子以教弟子，始得散布。以上結書禮。①太師樂官。②翕如，狀其盛也。③緝之，放之，使盡其聲也。④純如，狀其諧和也。⑤皦如，狀其音節明也。⑥繹如，狀其聲音相續不絕也。⑦具上列諸態而樂成也。⑧雅頌之樂，均得其正也。以上言樂。⑨重復也。⑩契商之始祖。⑪后稷，周之始祖。⑫衽席，家庭閨房之內也。孔子以詩具有化俗之用，其化自近及遠，自家庭及天下，故曰始於衽席也。⑬關雎，詩國風之首篇也。亂理也。關雎咏后妃之德，為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列之于首，即始於衽席之謂也。⑭鹿鳴，詩小雅之首篇也。為宴羣臣嘉賓之詩。⑮文王，詩大雅之首篇也。文王受命作周也。⑯清廟，詩頌之首篇也。祀文王也。⑰詩之總數，凡三百五篇。⑱韶，舜樂。武王樂，合音言聲音之道，通於古之樂也。以上言詩。⑲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⑳古傳孔子贊易，作十翼，即序卦、上彖、下彖、上繫、下繫、上象、下象、說卦、文言、雜卦也。序卦序諸卦相次之義；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繫辭統論易義；象辭釋卦象；說卦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為也。文言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⑳韋，皮也，所以編竹簡。因翻閱之勤，故三絕也。㉑彬彬，文質具備，有條有理也。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闔闔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饋，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餽，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

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①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②
牢③曰：『子云：「不試，故藝。」④』

①六藝：詩、書、禮、易、樂、春秋也。②謂孔子以是四者教人也。③謂絕去是四者也。意自任己意也。必

行藏專執也。固堅固其行也。我我自立異於人也。④齊同齋。⑤罕希也。謂希言是三者。⑥言孔

子教人，必待人心憤切，然後爲之啓發，否則不爲啓發也。⑦物有四隅，舉其一，可以推知其三，受教

者苟不能以一反三，則孔子不重教也。⑧恂恂溫恭誠實之貌。⑨辯辯狀言之詳盡也。⑩閭音

銀（一）閭閭和悅而諍也。⑪侃侃和樂正直之貌。⑫翼翼正貌。⑬使使使接待賓客也。

⑭勃變色，以其莊敬也。⑮饒音內（ㄋㄞˋ）上聲，魚敗也。⑯割不正，割牲不中於禮也。⑰變

變色表同情也。⑱復之重歌之也。⑲之指孔子之道也。言仰而求之，則益崇高，鑽研求之，則益堅

剛也。⑳言其惚恍難把握也。㉑循循有次序貌，誘引導也。㉒言博我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自

已，因而竭盡我才也。㉓言孔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我雖欲從之，無由得及也。㉔達巷黨

名，五百家爲黨也。㉕無所成名，謂不能以一僂之名名之也。㉖孔子言己欲有所執，執御取六藝

之卑者，以見己並非無所成名蓋謙辭也。

⑤牢，琴牢，孔子弟子。

⑥試用也。謂孔子自言不被任用

於時，故多技藝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①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②吾已矣夫！③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⑤下學而上達。⑥知我者其天乎！」⑦「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⑧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⑨謂「虞仲、夷逸，⑩隱居放言，⑪行中清，廢中權。」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⑬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⑭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⑮據魯親周。⑯故殷運之三代，⑰約其文辭而指博。⑱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⑲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

者，舉而開之。④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⑤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⑥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⑦

①魯人乃取之也。②古傳說，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大禹治水，理龜

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此所謂河圖洛書也。③謂聖人受命，則有圖書之

瑞，今無之，則世可知矣。④言麟乃仁獸，而亦見獲，則道之不行可知矣。⑤尤亦恨也。⑥下學人

事，上達天命也。⑦柳下惠春秋時魯大夫，少連又名季連，芊姓，東夷人也。二人仕於亂朝，故謂之降

志辱身。⑧虞仲周太王次子，避君位而逃，夷逸周時逸民。⑨放言，放置言語，請不復言世務也。

⑩中合也。言二人之行合於純潔之義，其自廢而不用世，合於從權之義也。⑪弗不可也，重言之，蓋

自警戒之辭也。⑫史記魯之史記也。⑬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也。⑭據魯以魯

史爲主也。親周，周室雖微而親尊周王也。⑮殷中也，謂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⑯指意義也。⑰

踐土，春秋時鄭地，在今河南滎澤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河陽故城在今河南孟縣。^④開啓發也。^⑤共，共同參酌之也。^⑥筆記載也。削，刪棄之，削去竹簡也。^⑦一段序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①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②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③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④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⑤曰：「旻天不弔，^⑥不憇遺一老，^⑦俾屏余一人以在位，^⑧嘽嘽余在疚。^⑨嗚呼哀哉！尼父。^⑩毋自律。」^⑪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⑫失志為昏，失所^⑬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⑭

①負杖反手曳杖也。逍遙神態放散也。②萎病也。太山為衆山所仰，梁木為衆木所依，以喻哲人為

衆人所宗也。太山壞，梁木摧，以喻哲人之病也。③此言三代停柩之制。④夢坐兩柱間而見饋食

也。⑤誄，叙述死者德行之文。⑥晏，天也。弔，善也。⑦慤，音佞（「一」且也。一老指孔子。⑧
楚楚，憂思貌。疾病也。⑨尼，因其字而爲之諡也。父丈夫之美稱也。⑩律法也。謂毋以自爲法也。
⑪愆，過也。⑫失所，失常也。⑬一人，天子所自稱，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①相訣而去，②則哭各復
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
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
於孔子冢。④孔子冢大一頃。故弟子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
車、書，⑤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⑥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
然後從政。

①師喪無服，故曰心喪。②訣，別也。③築廬冢旁也。④鄉飲，古禮也，古鄉學三年業成，必考其德
行，察其道藝，而興其賢能以升於君，將升之時，卿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大射，亦古禮也，古諸侯將有
祭事，與其羣臣射以觀禮，數中者得與祭，不數中者不得與祭。⑤後世因故弟子所居堂內地爲廟，

以藏孔子衣、冠、琴、車、書也。⊙太牢，牛、羊、豕三牲具也。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中庸禮記中之一篇。

⊙陳王涉，見陳涉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

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①可謂至聖矣！

^①詩小雅車擊之詞。止助詞。景行高明之德行也。言宗仰高山，踐行景行也。^②鄉同嚮。言心頗望能達此境界也。^③折中以為標準，凡過與不及，皆取斷於夫子而得其中也。



陳涉世家①

陳勝者，陽城人也，②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③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④輟耕于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①陳涉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世家者，史遷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涉為首事，而自高祖為置守冢後，血食甚久故也。

②陽城秦縣，故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

③陽夏，見項羽紀注。

④傭耕為

人耕作而受雇直也。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①九百人，屯大澤鄉。②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③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

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④吳廣以爲然。乃行卜，^⑤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⑥陳勝、吳廣喜，念鬼，^⑦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⑧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⑨卒買魚烹食，^⑩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⑪夜篝火，^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①閭閻里也。秦發適戍，入閭取其左，蓋家取一人也。適同謫。適戍者，屯兵而守也。漁陽秦郡，見始皇紀注。
②大澤鄉見項羽紀注。發閭左適戍漁陽，路經大澤鄉，暫屯其地。
③謂欲獨立成國，假使不成而死，猶愈爲戍卒而死。
④二世立，扶蘇死，事皆詳始皇紀。項燕項梁父，爲秦將王翦所殺，見項羽紀。
⑤唱同倡。陳勝意欲假扶蘇項燕名以爲號召。
⑥行先也，往也。
⑦卜之鬼，默示勝、廣令假託鬼神以威衆也。
⑧念鬼者，思欲假託鬼神之事。
⑨丹書帛以朱砂書於帛上也。
⑩罾網也。言置所書帛

於人所網之魚腹中也。

①亨同烹。

②間去聲，同間隙不使人知也。之往也。次卒徒舍處。叢祠謂荒

祠也。言祕令吳廣往卒徒所舍近旁神祠中。

③箒籠也。言置火籠中。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

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

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

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

軍，吳廣為都尉。

①尉官也。尉將屯九百人，故稱將尉。

②數音朔（尸×）類也。數言類言也。

③忿恨也。恚音惠（×

×）恨也，怒也。

④故令己辱也。

⑤挺拔也。其劍拔，故下文廣將奪之。

⑥藉假也。第且也。言假令

且不斷。⑦兵以袒露右臂為標誌。

攻大澤鄉。收而攻蕘，蕘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蕘以東，攻鉅、鄆、苦、

柘、譙，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① 斬見項羽紀注。

② 符離今安徽宿縣。

③ 銓音室（出）

④ 鄧音贊（口×ㄣ）

柘音蔗（出世）

譙音樵（ㄉ一ㄠ）苦皆當時縣名，在今江蘇安徽間。

④ 陳當時縣，在今河南。

⑤ 守令二字連讀，

以其時陳無郡，不應有守，守令卽令也，與下『守丞』之稱同例，故句中『皆』字宜衍。

⑥ 譙門陳

縣城門，一名麗譙，故稱。

⑦ 秦制，鄉官掌教化曰三老桀同傑。

⑧ 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榮陽見項羽紀註。○汝陰漢縣，即今安徽阜陽縣。九江郡見始皇紀註。○東城秦縣，故城在今

安徽定遠縣東南。

吳廣圍榮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榮陽，吳叔弗能下。

○李由秦相李斯子。三川秦置郡，見始皇紀註。

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

○上蔡縣名，今屬河南房君房邑君也。蔡賜人姓名。上柱國楚官位甚尊。

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

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鄜山

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

日，章邯追敗之。後走次澗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周文即周章。○視日占時日吉凶也。○春申君戰國時楚相黃歇也。○戲水名，見項羽紀。

○少府秦九卿官之一，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為天子私府。章邯見項羽紀。鄜山見始皇紀。奴產

子奴所生子也。

④曹陽亭名；一謂曹水之陽。

⑤澠音泯（一一一）澠池縣名，在今河南。

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擊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耳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使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

○邯鄲見始皇紀。○上谷秦郡見始皇紀注。

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

○狄當時縣，地在今山東。

○寧陵地名，在今河南谷魏諸公子。市欲立六國後以樹黨。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

○田△△等△△隸於吳廣之將也。○遺留也。○矯陳王之令也。○敖倉△△見項羽紀注。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

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說讀如悅。郟音談（去巧）東海縣，但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郟疑『郟』之誤，郟縣地在今河南。

○伍徐漢書作『伍逢』或謂徐係『逢』之誤。許春秋國，漢於其地置縣，魏文帝改為許昌，在今

河南。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

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郟

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

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陵當時縣名，地在今山東。○緹音屑（去一廿）○取慮音秋閭（去一又）（去口）秦縣，

故城在今江蘇睢寧縣西南。○徐地名，在今江蘇。○東海當時郡名，地在今江蘇郟東海縣。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

①父音斧（ㄈㄨˇ）。②下城父，聚名，在城父東，城父，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寶豐縣。③碭，見項羽紀註。

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①涓人，主涓潔者也。②軍皆著青帽，故稱倉頭軍。③新陽地名，漢置縣，在今河南。

初，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①南陽，秦置郡，見始皇紀註。②武關，關名，在今陝西高縣東。③新蔡，縣名，在今河南。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

陶下。③使公孫慶使齊王，④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誅殺公孫慶。

①景駒，楚貴族，姓景，名駒。

②方與，讀如房豫縣名，即今山東魚臺縣。

③定陶，見項羽紀註。

④齊

王，田儻也。

秦左右校①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②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③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④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①左右校，左右校尉軍也。

②鄱，音婆（文正），縣名，即今江西鄱陽縣。黥布居江中爲盜，陳勝起，布

歸鄱陽，令吳芮相收彼此合而爲一也。③青波，地名，未詳其處。

陳勝王凡六月。己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①乃置。②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③楚

人謂多為夥故。④天下傳之，『夥涉』為王，自陳涉始。⑤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⑥妄言，輕威。』陳王斬之。⑦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⑧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⑨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⑩此其所以敗也。

①數言朔（尸×）故人自辨往時數與涉有故。②置不執縛也。③夥，楚俗語，夥多也，頤語助辭，客見其殿屋帷帳之多，驚而偉之，故呼夥頤，俗呼咬喇，即此音之轉。沈沈深遠之意，還從上殿屋帷

帳來。④此句說明上文。⑤當時必以『夥涉』為『王』之代名詞，故文云。⑥顛，同專。⑦斬客之妄言者。⑧此為涉敗之一原因。⑨兩項言朱胡之專橫，此為嬰之所以死，武臣等所以自王也。⑩此為涉敗之又一原因。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二十家，賜①至今血食。

◎三十家史記漢書兩高帝紀皆作十家。



史記 陳涉世家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①以文無害，②為沛主吏掾。③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④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⑤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⑥何乃給泗水卒史，⑦事第一。⑧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⑨

①沛即秦泗水郡，見始皇紀。豐秦邑，今江蘇豐縣，當時屬沛郡。 ②文無害，不深文苛刻也。 ③主吏

掾功曹掾也。 ④繇同徭，役也。 ⑤奉讀如俸。送奉錢送贖儀也。當時銀以一當百，二錢三枚即三百

五五枚錢，即五百也。 ⑥秦時無刺史，故以御史監郡。從事蓋亦秦官。辨之以何為明辨稱職也。 ⑦

何為泗水郡卒史官也。 ⑧言何考成居第一也。 ⑨為高祖丞，監督庶事。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

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何不先收圖書，亦爲項羽所焚矣。

○詳淮陰侯傳。

○三秦見項羽紀註。

○巴蜀皆古國，秦滅

之，地在今四川。

○填見始皇紀註。

○太子惠帝盈也。

○櫟陽地名，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漢初都之，

後徙長安。

○言見許可乃以從事。

○漕水運也。

○此段叙何三大功，一爲收秦律令圖書，一爲

進韓信，一爲鎮撫關中，接濟糧食士卒，高祖能得天下，實由於此。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

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①

①京索見項羽紀註。②說同悅。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①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②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③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④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⑤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⑥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⑦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

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_④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_④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_⑤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_⑥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_⑦奉_⑧踐二也。

_①鄠音贊（口及），漢縣，後廢，故城在今湖北光化縣北。

_②被堅執銳，被堅甲執利兵也。被與披通。

_③蹤同縱。

_④宗，同姓之人也。

_⑤平陽，即今河北晉縣。曹參字敬伯，沛人，從高祖定天下，功最多。

_⑥撓，屈也。

_⑦漢封爵食邑與位次不同。

_⑧鄂君言三事，一補軍，二給食，三全關中。

_⑨不去劍

不脫履而上殿也，古時殿上布席，故上殿須脫履。

_⑩安平，漢縣，地在今山西。

_⑪贏多也，餘也。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陳豨宛句人，事高祖，以郎中封侯，監趙代邊兵，後反，自立爲代王，爲高祖所擊誅。○時相國尊於

丞相，後始爲丞相之通稱。○句下當有『以防君也』句意，特言其半，而不說盡。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

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汗。①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① 黥布初事項羽，後歸漢，封九江王，至是反，爲高祖所擊誅。

② 說讀如稅。

③ 貫音世（尸）賒也。

貸借也。汗賤也。言故爲此等事，以示志不在大。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當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①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②高帝不憚。③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①言令民耕上林苑中田，民但收其穀，留糞入官，以供所養禽獸食也。

②李斯歸惡自予，是爲君分

過也。
③高帝聞王衛尉言，怒意漸釋，而疑終未化，故以不憚二字表之不憚意不快也。

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

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①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②

①古簡牘用竹木，以刀代筆，故曰刀筆。

②錄錄猶碌碌，無能之貌。

③閔天、散宜生，皆周之創業功臣也。烈，美也。

臣也。烈美也。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①其先韓人也。大父^②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③

①張良字子房，封於留，故稱留侯。留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
 ②大父，祖父也。
 ③言大父及

父相韓五王，故曰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①東見倉海君，^②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③誤中副車。^④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⑤

①淮陽地名，在今河南淮陽縣。

②倉海君，東夷君長。

③客，即力士也。狙，音疽（ㄐㄨ），本獸名，猴

屬，其擥物必伏伺，故此處作伏伺解。博浪沙，見始皇紀註。
④副車，天子屬車也。
⑤下邳，見項羽紀註。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①有一老父，衣褐，②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③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④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⑤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⑥穀城山，⑦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①圯，音詒（一）橋也。②褐，毛布也。③直，特也，特故也。故墮履橋下使良取之也。④業，已也。

⑤里所猶里許。⑥濟北地名，在今山東。⑦穀城山，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⑧太公兵法，兵書名，

相傳為姜尚所作。

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①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②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③良屢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①項羽殺人避匿事，見項羽紀。

②假攝也。

③廐將官名。

及沛公之薛，見項梁。④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⑤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⑥

④良得見項梁，由從沛公之薛故。

⑤申徒，即司徒，音訛轉。

⑥潁川，秦郡，見始皇紀註。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⑦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⑧沛

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①與良俱南，攻下宛。^②西入武關，^③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④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陷秦將。』^⑤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⑥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⑦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⑧

^①雒陽即今河南洛陽縣。轅轅山名，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南。^②楊熊，秦將，敗歸滎陽，二世使使斬以

徇。^③陽翟，今河南禹縣。^④宛，今河南南陽縣。^⑤武關，見始皇紀註。^⑥嶢，音堯（一幺）關名，

在今陝西藍田縣東南。^⑦酈食其，讀如歷異基，從高祖於高陽，善游說，啗情濫切（力巧）以利餌

人也。^⑧解與懈通。^⑨藍田，縣名，在今陝西。^⑩子嬰，秦二世兄子，趙高弑二世而立之。

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①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

資，^①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②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④

^①出舍舍於外，無止宮中也。

^②資藉也。欲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藉也。

^③一語見家語。

^④

^⑤霸上見項羽紀註。

項羽至鴻門下，^①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②項羽邪？』沛公曰：『^③飯生^④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
中。

^①鴻門見項羽紀註。

^②倍與背同。

^③飯生見項羽紀註。

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①項羽封漢王，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②褒中，今陝西褒城縣。③險絕之處，傍山架木以通道。

日棧道在褒城北，接鳳縣東北。④田榮反事，見項羽紀。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⑤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①彭城見項羽紀註。

②三秦見項羽紀註。

③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蘇碭山縣東。

④郟與郟隰

並同。布與項王之郟見項羽紀。

⑤魏豹始與漢，漢敗彭城，遂叛，韓信擊虜之。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①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②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③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④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⑤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

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④』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⑤釋箕子之拘，⑥封比干之墓，⑦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⑧散鹿臺之錢，⑨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⑪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⑫以示不復輸積，⑬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入矣。⑤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⑥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①滎陽見項羽紀註。 ②橈音關（ㄅㄨㄛˊ）屈抑也。 ③杞今河南杞縣。 ④宋今河南高邱縣。 ⑤

鄉同嚮。 ⑥趣音促（ㄑㄨˋ）催促也。 ⑦求借所食之箸為指畫也。 ⑧表標榜其里門也。商容紂

賢臣，以直謀被貶。 ⑨箕子紂諸父，諫不聽，恐誅，佯狂為奴，紂囚之。 ⑩比干紂諸父，諫紂，被剖心而

死。 ⑪鉅橋倉名，遺址在今河北曲周縣東北。紂厚賦以盈倉粟，武王至，發以濟民。 ⑫鹿臺紂聚財

之所，遺址在今河南淇縣。 ⑬革兵車也。軒乘車也。謂廢兵車為乘車，偃武修文也。 ⑭華山五獄之

一，在今陝西華陰縣。 ⑮桃林地名，後名桃原，今自函谷以西至潼關二三百里間，皆其地。 ⑯輸積

轉運貯藏也。 ⑰八不可惟此為正意。 ⑱言惟當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弱而從之矣。

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①戰不利，而壁固陵，②諸侯

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

○陽夏見項羽紀註。

○固陵見項羽紀註。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尙爲侯，我屬無患矣。』

○複道，上下有道，故稱。

○言微時有舊怨。

○什方，漢縣，故城在今四川什邡縣南。

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穀，○西有穀，○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

○城臯，卽成臯，今河南汜水縣，春秋之鄭，戰國之韓，皆以爲重地，楚漢亦相持於此。○穀穀山，颯颯

阨，在今河南信陽縣，爲戰國要塞。○河，黃河也。○伊，伊維皆水名。○函，函谷關也。○隴，隴山名，在

今陝西隴縣，山西北跨甘肅清水縣，南連蜀岷山，故曰蜀。○饒，富也，足也。○苑，牧馬場也，北接

胡地，而馬生於胡，故云。○渭，水名，源出四川，入陝西，終納洛水至潼關入河。○謂，依憑古語詞，秦

有四塞，堅如金城，天府肥沃險固之謂。○漢平項羽，先在雒陽，因劉敬一說而西都關中，遷都大事，

不能急爲，卽日者，謂其日卽定計，非卽日遂行也。○道，引不食穀服避穀之藥而靜居行氣也。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

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

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

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

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

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臬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④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⑤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⑥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⑦上雖病，彊載輜車，^⑧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

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灊上。⑤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⑥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⑦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⑧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

楚歌。』歌曰：『鴻雁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為矰繳，^④尚安所施！』歌數闋，^⑤戚夫人唏噓流涕。^⑥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①戚夫人高帝姬，生如意，封趙王，後高帝崩，母子皆為呂后所殺。 ②呂后見項羽紀註。 ③矰與策

同。 ④呂澤封周里侯，呂釋之封建成侯，此呂澤恐為呂釋之之訛。 ⑤四人姓名見下。 ⑥語出韓

非子言愛其母則兼愛其子而抱之。 ⑦高祖常有此言也。 ⑧等夷猶等輩。 ⑨鼓行西向長安，言

無所畏也。 ⑩輜車有衣之車，乘之安適。 ⑪灞上即霸上，見前。 ⑫曲郵聚名，在長安東。 ⑬詳同

伴，詐也。 ⑭用音六（ㄉㄨˋ）或作角。四名皆為其號，稱商山四皓。 ⑮矰音增（ㄉㄨˋ）矢也。繳音

灼（ㄓㄨㄛˋ）以繩繫矢而射也。 ⑯閔音缺（ㄎㄨㄣˋ）歌一曲為一閔。 ⑰噓唏悲泣氣咽而抽

息也。

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①及立蕭何相國，^②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馬邑今山西朔縣地。句或云『出奇計下馬邑。』
○何先爲丞相，良勸上立爲相國。

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受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世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④祠黃石。

○赤松子古仙人名。

○白駒日影也。隙壁隙也。喻光陰過之速。

○葆同寶。

○伏日在夏臘日在

冬，爲秦漢時令節。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①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②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③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④留侯亦云。^⑤

^①物精怪及藥物也。

^②離遭也。

^③魁梧大也。

^④子羽；

孔子弟子澹臺滅明之字。子羽貌甚惡，而

行成君子，孔子見其貌，不料其有君子之行，故有此語。

^⑤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乃智勇如是，故亦

云然也。

伯夷列傳^①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②詩、書雖缺，^③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④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⑤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⑥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⑦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⑧此何以稱焉？^⑨太史公曰：『余登箕山，^⑩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⑪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⑫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⑬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⑭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⑮

① 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② 六藝見孔子世家註。

③ 詩、書經孔子刪定後，及始皇焚書，多有

缺亡。

④ 書堯舜二典，大禹一謨，備言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

⑤ 岳，四岳，分掌四方之諸侯。

牧九牧九州之長。言岳、牧皆舉舜舉禹也。④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為帝也。⑤謂天下為

重器，王者乃大統也。⑥語見莊子。許由，堯時隱士也。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皆不受而逃。⑦言許

由、卞隨、務光雖見他說，而六經孔子所不道，何從稱說而徵信之。⑧此司馬遷引父之言也。遷父名

談，為太史令。但他處「太史公曰」字，多為後人所加，係指遷，與此處異。⑨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

南。⑩吳太伯、周太王長子，讓位於弟季歷，而逃於吳，孔子稱其至德，語見論語泰伯。⑪言詩、書之

文辭中，即梗概亦不少見。⑫語見論語公冶長。不念舊惡，不念人已往之惡事。⑬此亦孔子論伯

夷語，見論語述而。⑭軼詩指下夷、齊歌辭。言孔子謂其求仁無怨，而觀其詩似有怨意，是可異

也。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①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

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昌②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③號為文王，東伐紂，④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⑤太公^⑥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⑦天下宗周，^⑧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⑨采薇而食之。^⑩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⑪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⑫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⑬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⑭由此觀之，怨邪？非邪？^⑮

①孤竹國名，商湯所封。

②周文王，名昌，姬姓，時為西伯。西伯，西方諸侯之長也。

③武王文王子，名

發，伐商紂而有天下。木主，文王之神主，載之以行，示奉文王以出師也。

④紂，商之末王，以暴虐亡其

國。⑤兵之以兵器擊之也。

⑥太公姜尚也，相武王伐紂。

⑦商王盤庚遷都殷墟，後因稱商曰殷。

⑧宗，周周為天下所宗也。

⑨首陽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

⑩薇，蕨也，野菜可食。

⑪西山，即首

陽山。⑫神農，古帝名，始興農事。

⑬于，同吁，徂，往也，又與徂同，死也。

⑭夷、齊餓死西山事，後人多

疑為戰國時人所造。⑮此段正序伯夷。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⑯積仁絜行

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①意謂若夷、齊之行，可謂善人耶，抑非善人耶。 ②絜同潔。 ③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一作七十七。——七十舉成數也。 ④顏淵名回，孔子弟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以淵對，

見論語雍也。 ⑤空，去聲，窮乏也。亦見論語。 ⑥糟糠，貧者所食，不厭不飫飽也。 ⑦天，不得盡其天

年而死也。顏回卒時，年三十二，孔子哭之慟。 ⑧盜跖，古時大盜。 ⑨肝人之肉，或謂食人肉如牛羊

肝，或謂食人肝，或謂膾人肝而脯之。⑩暴兇暴戾惡戾恣睢恣意怒視也。⑪忌諱避忌諱言之事。

⑫謂履踐甚謹，必擇正當無嫌之地而蹈之。⑬謂當其時然後出言，不作游言也。⑭徑小道也。

不由徑，言其方正也。⑮言非遇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也。⑯見論語衛靈公。⑰此句為所引道

不同二語作註脚，言聖賢所重，在行成名立，不以一時之豐悴榮辱而亂其德。⑱語見論語述而。

⑲語見論語子罕。⑳言自聖賢言之，豈以若彼之富貴逸樂為重，若此之困窮災厄為輕，蓋君子所

謂重輕與俗異，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①賈子②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

權，累庶馮生。』③『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④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

有時若此類，⑤名湮滅而不稱，悲夫！⑥閭巷之人，欲砥行⑦立名者，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①語見論語衛靈公疾以為病也沒世終身也。②賈子，賈誼也，本叢書漢書有傳。③徇與殉通，以

身殉之也。夸矜也。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曰死權也。馮讀如憑，任也。言衆庶任其生之，所謂誘然以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

④語見易乾卦。

⑤趨人向之也。舍人廢之也。言巖穴隱處之士，或成名，或見棄，有時類如此者。

⑥言其當時既已窮困，後世又無稱者，尤足悲也。

⑦砥音旨（世）磨石也。砥行磨礪其品行也。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①穎上人也。^②少時常與鮑叔牙游，^③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④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⑤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⑥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⑦一匡天下，^⑧管仲之謀也。

^①管仲名夷吾，字敬仲，姬姓之後。

^②穎，水名，源出河南，進安徽入淮。

^③鮑叔字叔牙，姬姓之後。

^④欺，多取利也。

^⑤糾，小白庶兄。

^⑥齊將亂，鮑叔奉小白奔莒，管仲召忽奉糾奔魯，亂作，小白自莒

先入，魯納糾，小白以齊師與戰，敗魯師，殺糾，召忽死，管仲囚，鮑叔保薦於小白而用之。

^⑦桓公凡合

諸侯九次。

^⑧匡，正也。言桓公率諸侯尊周室，天下爲之一正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我嘗三仕三

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召忽，公子糾之傅也。

○言願使位居管仲之下也。

○子孫，仲之子孫也。

○多，稱美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

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④

①語見管子服謂行政也。言上所服行有法度。六親、父母、妻子、兄弟也。四維、禮、義、廉、恥也。②輕重、恥

辱也。權衡、鈞石之類，與民和平之意也。③少姬，桓公姬，蔡出也。姬，忤公，公歸之於蔡而未絕，蔡人嫁

之，故伐蔡。包裹也。茅、青茅也。祭祀所用，向爲荆地所貢。仲以包茅不入貢於周，因襲蔡之便而伐楚，以

示其用兵不爲少姬之事而有正義。④山戎，亦曰北戎，在今河北遷安縣境，常爲燕、齊之患。山戎侵

燕，桓公因救燕而伐之，便令燕修召公奭之舊政，益示其能主持正義。周武王封召公於奭，是爲北燕。

⑤此魯莊公十三年事。柯，地名，在今山東曹沫亦作曹蒯。柯之會，沫以匕首劫桓公，求反魯之侵地，

桓公許之，後欲背約，從管仲之言，終與之以示信。⑥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爲爲

政之所寶。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③

①公室，謂諸侯也。②三歸，管仲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一說，三歸爲臺名。坫，音店（カ一マ）

古時燕享所設之具，以土為之，獻酬禮畢，則反爵於其上。①管晏相去祇九十年。

晏平仲嬰者，①萊之夷維人也。②事齊靈公、莊公、景公，③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④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⑤語不及之，即危行。⑥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⑦以此三世⑧顯名於諸侯。

①晏平仲，平諡，仲字也，嬰其名也。②萊，地名，在今山東，漢為東萊郡，後為州，今掖縣即其舊治。夷維

萊邑。③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④不重肉，猶言不兼味也。⑤危言，慎言之意。危，居高

而懼也。⑥危行，慎行之意。⑦衡，秤也。言國若無道，則衡量其事之可行而後行。⑧三世，即靈、莊、

景也。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①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②載歸，弗謝。③入閨久之，④越石父請絕。⑤晏子懼然，⑥攝衣冠。⑦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⑧方吾在縲

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①縲，黑索，所以繫罪人者。繼，繫也。

②驂，駕車之馬在兩旁者。

③石父弗謝也。

④閨，戶也。晏子入

閨久而後出也。

⑤請絕交也。

⑥懼，音攫（口亡）懼，然驚異貌。

⑦攝，引持也。

⑧詘，同屈。信

同伸。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①其夫爲相御，擁大蓋，②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③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①闚，同窺。

②蓋，車蓋，所以禦雨而蔽日也。

③謂常表示謙下之態度。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①及晏子春秋，^②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③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④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⑤豈管仲之謂乎！^⑥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⑦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⑧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⑨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⑩

①五者皆管仲所著書篇名。

②晏子春秋晏子所著書，人皆斥為偽書。

③以上兩人總說，下分論。

④孔子謂管仲器小，見論語八佾小狹隘也。

⑤語見孝經事君章將順順而行之也。

⑥此豈字，

猶其也。言順百姓之美，救國家之惡，令君民相親者，管仲之能也。

⑦莊公為崔杼所弑，晏子入，枕公

尸股而哭，成禮而出，不懼見殺於崔氏。

⑧孔子語，見論語為政。

⑨語亦見孝經事君章。

⑩忻同

欣。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①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②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③

①老子號也，老，壽考也，子，古男子之美稱。

②苦縣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東厲一作賴。

③藏室，藏

書室也。古掌書之官曰史。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①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②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③游者可以為綸，④飛者可以為矰。⑤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

爲務。④

①駕駕車也。蓬草名，細葉，蔓生沙漠中，風吹，則根斷而隨風轉移。累轉行貌。言君子得其時，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草之隨風轉移也。②言善賈者深隱其貨藏，若空無所有也。③罔，即網字。④

綸釣絲也。⑤增見留侯世家。⑥二句因孔子之云，序老子本旨。

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④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⑤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⑥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⑦

①關，函谷關；或謂散關。

②喜，字公度，姓尹，爲函谷關尹。

③老萊子，以世亂隱居，見列仙傳。

④文

意視為疑辭難信。⑤史記記史之人也。詹音擔（カマ）。秦獻公名師隰。⑥此為詹之預言。⑦

此句史公點出本意，以明老萊子及詹之二說皆不足信。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①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②假仕於

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③太傅，因家於齊焉。④

①段干魏邑。②假讀如霞。③印高祖庶子齊悼惠王子，文帝封為膠西王。④此傳獨詳其國、鄉、

里、姓、名字、諡，及其子孫封爵、時代、居國者，以世傳老子成仙，故著之以見其不然也。

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①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②豈謂

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③

①緇同黜。②見伯夷傳註。③言李耳之道無為而自能順化，清靜而自得其正也。二語根道不同

來，亦史公所以贊老子，或謂人所評老子之德，而史公引之。

莊子者，蒙人也。①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②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③其學

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④作漁父、盜跖、胠篋，⑤以詆訾孔子之徒，⑥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⑦然善屬書離辭，⑧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⑩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⑪

①蒙宋邑，今河南高邱縣東北有蒙縣故城，即其地。 ②漆園地名，古屬蒙。 ③梁惠王名榮，齊宣王名辟疆。

④大抵猶大略，率讀如律，類也。寓言意有所寄之言也。 ⑤皆莊子篇名，胠篋音祛慙，口（く一せ）。

⑥詆音低，（夕一）上聲，毀辱，訾音子（下）亦毀也。 ⑦畏累虛、亢桑子皆見莊子，畏累山名，虛大丘也。亢音庚，（く）亢桑子人名，即亢桑楚，居畏累山，實無其人，其山皆寓言也。

⑧屬連屬也，書文字也。莊子之文，以已意連合二字而不見他書者甚多，所謂善屬書也。離麗也。

離辭，使辭與事相附麗也。一說，陳辭。 ⑨剝剝猶攻擊也。 ⑩謂浩漫放恣以適己之情性。 ⑪器之猶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

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①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②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①祭天地爲郊犧牛純色之牛，祭祀所用也。^②孤豚小豬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①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②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①京鄭邑，地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②術當時法家之學，干求也。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③而主刑名。^④著書六篇，號曰申子。

^③黃老黃帝老子也，其法不尙繁華，清簡無爲，君臣自正。^④刑名刑法名辯之學。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

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荀卿自有傳。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陳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韓王安也。

○浮淫之蠹指奸邪之臣也。功實，真實事功也。

○介甲也。冑，戰士冠也。

○君

所祿養之臣，皆非忠勇及能折衝禦侮者。

○人主臨時所任用，並非常時所祿養者，故難使盡其死

力。

○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古國君得失之變異而著書。

○五者皆韓非所著書

篇名。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

己，故曰內，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也。說讀如稅。說難者，謂游說之難而陳其方術也。⑧所刪即爲說難，已選入本叢書韓非子，此處不錄。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①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①秦王始皇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

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①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①礪音核（尸古）深刻也。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申，明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

長二人以徇，^①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②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③

①一謂武吳人。 ②吳王闔廬名光。 ③有孫子兵法十三篇。 ④謂可按兵法部勒兵士以小試之

乎。 ⑤而汝也。 ⑥鈇斧也。鈇大斧。設之以刑不奉約束者。 ⑦以約束再三告誡婦人也。 ⑧鼓之

使向右也。 ⑨趨音促（ㄉㄨㄣˋ）急也。 ⑩徇巡示於衆也。 ⑪郢楚都，故城在今湖北江陵縣北。吳

闔廬入郢，事見本叢書左傳。 ⑫闔廬之強，尚有伍員等為謀，不止孫子一人之功，故曰與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①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②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③欲隱勿

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

①阿齊地，在今山東東阿縣西。鄆音絹（一弓），地在今山東漢縣東。②惠王名罃。③諒古時

刑名，刺字於面，涅之以墨，又稱墨刑。④重射好射也。⑤謂馬之足力，高下相差無多也。⑥弟同

第，且也。⑦謂隨逐而射，以千金賭勝負也。⑧質猶對也。謂當對射之時也。⑨以下輩之馬比彼

上輩之馬而一不勝，以中輩之馬比彼下輩之馬，以上輩之馬比彼中輩之馬而再勝，勝二負一，總決爲勝也。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

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①「坐」主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②救鬪者不搏撻，③批亢擣虛，④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⑤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⑥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⑦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⑧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⑨與齊戰於桂陵。⑩大破梁軍。

①威王名因齊。 ②輜車有衣之車，乘之安適。 ③捲與拳通。言雜亂紛糾當以手善解之，不可引拳

擊之也。 ④擣與擊通。言救門當善為解之，毋相助搏擊，益激其怒也。 ⑤批擊也。亢喉也。謂擊其要

害。擣衝也。虛空也。謂攻其不備。 ⑥言擊其要害，攻其不備，則彼事形阻格，其勢自止，不能不解也。

⑦罷同疲。 ⑧大梁，魏都，即今河南開封縣。 ⑨收弊，魏之功，弊作動詞解。 ⑩邯鄲，趙都也。 ⑪桂

陵，地名，在今山東荷澤縣東北。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①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②素悍勇

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①兵法，百里而趣利者，②蹶上將，③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⑤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⑥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⑦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①走大梁，直向大梁進發也。

②趙、韓、魏三家分晉地立國，故曰三晉。

③言卽勇怯互殊之勢善用

之以致勝也。

④趣音娶（ㄉㄨㄣˋ），有定向而疾行以赴也。

⑤蹶挫也。

⑥魏兵之歸，在齊兵趨魏

之後，行經齊師所過之地，故得見其減竈。

⑦馬陵，春秋衛地，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南。

⑧期約也。

④見火而發也。 ⑤豎子指孫臏。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①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②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

①曾子，孔子弟子，名參。 ②取，同娶。

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

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①魏文侯名斯。

②司馬穰苴田齊之裔，官司馬，故稱爲齊景公將，善兵法。

③贏擔負也。

④吮口

吸之也。

⑤此句與下文廉節之說，皆與上貪而好色相反，蓋士當未遇，往往不修小節，以致見疑於

人也。

⑥西河，陝西舊同州府地，在黃河西。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⑦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⑧右太行，⑨常山在其北，⑩大河經其南，⑪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⑫甚有聲名。

①武侯名擊。

②三苗古國名。

③洞庭湖名，在今湖南。

④彭蠡即今江西鄱陽湖。

⑤河黃河。濟

濟水。

⑥秦華山名，亦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

⑦伊闕山名，在今河南洛陽縣南。

⑧羊腸坂

名，在今山西交城縣東南。

⑨孟門山名，在太行山東。

⑩太行山名，在今河南、河北間。

⑪常山即

恆山，在今河北曲陽縣西北。

⑫大河即黃河。

⑬前武侯時祇守其地，今乃封之；一說，即封二字衍

文。

魏置相，相田文，⑭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

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⑮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①田文，呂氏春秋作商文。

②意猶此三者子皆出吾下。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①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①公叔，公叔痤也。

楚悼王^①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②，北并陳、蔡^③，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④，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⑤。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⑥，乃使令尹^⑦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⑧死者七十餘家。

①悼王名熊疑。

②百越種族名，居今江浙、閩粵之地。

③陳、蔡皆前亡於楚惠王時，此殆誤也。

④

此句應撫養戰士及平百越等。

⑤此句應捐官廢公族等。

⑥太子肅王臧也。

⑦令尹楚執政者

之稱。⑧夷宗誅滅宗族也。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①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①師旅△△謂治軍之事。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①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②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③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④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⑤

①孟子書，孟子所著書也。

②見孟子首章梁惠王。

③論語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④孔

子語，見論語里仁。

⑤此段或移傳後。

孟軻，鄒人也。①受業子思之門人。②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梁惠王不果所言，③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

④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⑤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⑥

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⑦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①序詩書，^②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③其後有騶子之屬。

①孟軻字子輿，鄒魯地，今山東鄒縣。②子思，孔子孫，名伋。一說，『人』衍文，按孟子去子思甚遠，原文似長。

③果信也。④商君名鞅，亡魏入秦，姓公孫氏，衛庶公子，相秦孝公，變法置縣，開阡陌，秦大強，封於商，號商君。

⑤吳起自有傳。⑥孫子田忌見孫子傳。文所引諸人，不必同時，第約言之，其中獨重言齊，以孟子游齊事宜王故也。

⑦合從，合南北之謂，戰國時，蘇秦以合從之策說諸侯，使齊、燕、楚、趙、韓、魏同盟拒秦，謂之合從。連衡者，合六國以事秦之策也，張儀主之。

⑧萬章，人姓名，孟子門人。⑨孟子未嘗序詩書，文謂援引詩書之言。⑩即今之孟子。

尚有公明高等亦孟子門人。

齊有三騶子。①其前鄒忌，②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③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

施及黎庶矣，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⑤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⑥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⑦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

史記

共術，^④「大」及並世盛衰，因載其禮祥，^⑤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⑥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⑦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⑧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⑨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⑩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席；^⑪如燕，昭王擁彗先驅，^⑫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⑬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⑭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⑮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①三騶子即下鄒忌、騶衍、騶奭也，忌衍先叙，奭後出。②鄒同騶。③成地名，今江蘇邳縣。④言不

能如古之大雅，身自懷德，旁施於民也。⑤變變異之論也。⑥終始大聖皆鄒衍書篇名，鄒書久佚。

⑦垠音銀（一）涯也，際也。⑧術同述。⑨禮亦祥也。⑩五德五行之德也。金、木、水、火、土循環

相勝也。⑪禹貢所稱九州：冀、青、兗、荆、梁、雍、豫、徐、揚也。⑫裊海小海也。⑬濫泛而無節之意。言衍

言必歸於仁、義、君、臣等之施，惟其始則泛濫無節耳。⑭懼然動心也。顧化留意其言而欲從之也。

⑮平原君趙諸公子為趙相，名勝。⑯音撇（一）拂也。⑰昭王名平，彗帝也。言為掃地，擁帚卻

行，恐塵揚及，致失敬也。⑱主運亦鄒子書篇名。⑲菜色因飢甚而色黃黯如菜葉也。孔子嘗絕糧

於陳、蔡，孟子不遇於齊、梁。⑳陳同陣，謂軍旅之事。事見論語衛靈公。㉑太王周文王之祖。孟子

梁惠王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太王去邠而遷岐山之下，原文係孟子對滕文公語，此引梁惠王事，與

孟子不同。①阿厄歌切（ㄛㄨ），曲意相附也。②衲音芮（ㄖㄨㄟˋ），方柄筓也。內同納圓鑿孔也。

此言工人斲木，以方柄納圓孔，必齟齬不入也。③伊尹初耕於莘，湯聘為相，伐桀而放之，負鼎謂以

烹調事于湯也，事不可信。④百里奚，虞人，飯飼養之意。繆公名任好，奚貧牧牛，因繆公出，歌以見意，

繆公用為相，遂霸西戎。⑤先合猶言先容，謂以術干人，得間進身也。

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①〔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①自如統下之詞。稷，齊城門名，其下有館，談說之士會集其中，名稷下館；一說稷山名，立館其下，故曰

稷下；又說稷下地名，在今山東臨淄縣北。②皆見下。

淳于髡，①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

觀色為務。②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

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

足爲言邪？^①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②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③

①淳于姓，髡名。

②謂務承人之意，觀人之色，不貿然進言也。

③爲與也。

④驅逐謂乘馬之事。

⑤髡未嘗終身不仕，史言失實。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①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①按接子、田駢爲道家，慎到爲法家，文皆謂學黃老，因慎到由道家入法家也。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諸騶子齊諸騶子中一人也。

○開第築宅舍也。康莊通道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閑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荀卿名況，卿其字也。

○言文采具備，而難施諸事實也。

○衍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

事，故曰談天。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龍文，故曰輶雕龍。過當作，車之盛膏器，炙之而其流不盡。炙轂過喻

多智，其辯展轉不窮也。④襄王名法章。⑤祭酒官名，三為祭酒，出入前後二度也。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①春申君姓黃，名歇，時為楚相。蘭陵，楚邑，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②李斯自有傳。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①公孫龍，孔子弟子，著書十四篇。堅、白者，以刀劍為喻，因以論理之異同也。②書有處子，劇處二字

形近而訛，言劇子書也。③悝，音恢（ㄎㄨㄞˋ）。李悝相魏文侯，盡地力者，務農也。悝著書名李子，凡三

十二篇。④尸子名佼，為秦相商鞅客，鞅誅，佼亡入蜀，著書二十篇，即名尸子。長廬，道家，著書九篇，名

長廬子。
 ⑤阿齊地，秦曰東阿，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鎮。吁子名嬰，莘子之訛為儒家，著有莘子
 十八篇。
 ⑥蓋字疑誤，或係若字。
 ⑦二語合公孫龍以下至墨翟統言之。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①少子，而魏安釐王②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③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④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⑤魏王及公子患之。

①昭王名遼。 ②安釐王名圉。 ③信陵魏地，今河南寧陵縣有寧陵故城，即無忌食邑。 ④范雎魏

人，事中大夫須賈，從使於齊，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以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泄魏陰事於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使人笞擊雎，雎佯死，亡匿，後入秦，相秦昭王。 ⑤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縣。華陽今陝西南

鄭縣。芒卯齊人，為魏相。秦圍大梁事在前，范雎相秦在後，史誤。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①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①烽，烽火也，古人戍守見敵，則舉火爲號，俾早得備敵。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②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③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④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⑤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⑥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⑦賓客滿堂，待公子舉

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④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⑤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⑥嬴乃夷門抱關者也，^⑦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⑧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⑨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①夷門大梁城門名。監者守門者也。

②左位尊，虛之，所以待侯生也。

③載乘也。直上公子所乘車

也。④枉曲也。言欲令車騎迂道過客所也。

⑤俾倪同睥睨，邪視也。

⑥宗室謂王族也。

⑦贊告

也。言介紹侯生於賓客也。

⑧以酒爲祝曰壽。此謂舉觴於侯生之前也。

⑨爲去聲。侯生言己之所

爲，所以爲公子者甚足。

⑩抱關守門也。

⑪言不應有過隆之禮遇。

⑫言使公子車騎久留市中。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①又進兵圍邯鄲。^②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③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④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⑤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①長平今山西高平縣地。長平之役，秦將白起坑殺趙卒至四十萬。

②邯鄲趙都也。

③壁本爲軍

壘，此言駐軍也。鄴，今河南臨漳縣。戰國策載此事，言「止於蕩陰」，不曰鄴。④蓋車蓋也。屬連屬也。

言使者之多。⑤說讀如稅，以言語喻人使從己也。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③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④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⑤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試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①猶言尙何需乎客。

②屏除也，去也。間語，背人私語也。

③符以竹爲之，書文字其上，剖而爲二，彼

此分執，有需則合之以徵信。④如姬魏王姬人。⑤資之謂以財資人，求能為報父仇者。⑥五霸

其說不一，通常以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當之。伐功伐也。言此舉抑強扶弱，功同五霸也。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嘯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①嘯音獲（ㄏㄨㄞˋ）嗜音窄（ㄕㄨㄟˋ）嘯嗜大聲呼也。宿將老將。言晉鄙乃聲威震人之老將。②

鼓刀猶操刀。③存，訪問也。④鄉同嚮，到以刀斷頸也。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

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①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②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①謂信陵君單車輕從而來代此重任也。

②勒兵，部勒晉鄙之兵也。

③歸養，歸家養其父母也。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①平原君負鞬矢，②爲公子先引。③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①界，國界也。

②鞬，音蘭（力弓），所以盛弩矢者。

③先引，前導也。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①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目五城封公子。

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①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②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③自言臯過，④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鄆為公子湯沐邑。⑤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①孝成王名丹。

②自功，自以為有功也。

③言似不容存趙之功於心也。

④古時款客，主人就東

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⑤臯，古罪字。

⑥鄆，音霍（尸×止），趙地，今河北柏鄉縣。

湯沐邑，以其地之所入為其湯沐資也。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①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②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

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④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⑤』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①處士隱居不仕之士也。毛公薛公，史失其名。藏於博徒隱於博徒中也。賣漿家，賣酒漿之店也。②

間私也。③稱副也。謂副平原君之賢名與盛情也。④言徒貌爲豪傑行爲，不求真士也。⑤言平

原君之人不足從游。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①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

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①言公子懼魏王之怒已歸不能免。 ②恤憐恤也。 ③夷平也。 ④趣同促。 ⑤五國齊、楚、燕、趙、韓

也。 ⑥河外大河之南也。 ⑦蒙驁秦將。 ⑧譚客所進兵法，總署公子之名也。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

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①言諸侯之將，皆統屬於公子。

②反間假造事實以離間人之情感也。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①其後秦稍蠶食魏，②十八歲而虜魏王，③屠大梁。

①以所拔二十城置東郡，河北舊大名府，山東舊東昌府及長清縣以西皆是。

②侵蝕鄰國土地，如

蠶食桑葉爲蠶食。

③魏王魏末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鯨布還，①爲公子置守冢五家，②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①鯨布姓英，少時犯法受鯨面刑，故稱。布佐高祖定天下，封淮南王，後反，高祖自將擊平之。

②言指

定守冢人五家，使以時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巖穴言其隱藏之深，非必真處巖穴中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

①惠文王名何，十六年或謂事在十五年。

②齊無晉陽，當作陽晉，先爲衛地，後屬齊，故城在今山東

乘氏縣西北，當作淮北。

③藺音吝（ㄌㄧˋㄣˋ）。

④此舍人爲親近左右之通稱，非必官名。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

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吾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

① 楚人和氏得玉璞山中，獻之楚王，理璞得玉，因命和氏璧。

② 昭王名稷。

③ 質，剄刀也。

④ 言寧

許秦璧，使秦負其不入城之曲。

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①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②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③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④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⑤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⑥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

①章臺臺名，秦有章臺宮，即因宮中有此臺而名也。

②瑕，玉病也。

③驩，同歡。

④列觀，尋常之宮

觀，非敬禮外賓之地也。⑤睨斜視也。⑥固請相如固請慎城也。⑦九賓贊賓禮者九人也，周禮

名九儀。⑧廣成傳舍名，傳舍驛站所設之房舍也。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①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②左右或欲引相如去，③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①間，間道，僻道也。謂從僻道歸趙矣。②湯鑊，所以烹人，古酷刑也。③嘻，驚怒之辭。④言欲引去

殺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

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①

①二役爲璧事餘波。石城故城在今河南林縣。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②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③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奏盆缶秦王，④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⑤』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⑥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

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①句上或謂缺『明年』二字。

②澠池，今河南澠池縣。

③奏，進也。飯，同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也。

④言將以生命相搏，五步至近，無從抵抗也。

⑤靡，披靡卻退也。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

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①吾羞，不

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

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

『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

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

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②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③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④

①指其爲官者舍人。

②驚才能下劣也。

③肉袒袒衣露肉也。荊楚也，可以爲鞭。負荊以往，請相如

加責，以示請罪也。

④刎頸之交，以生命相許之交情也。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①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②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③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④

①幾，邑名。

②防陵、安陽，皆今河南安陽縣地。

③平邑，故城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北。

④闕與，韓邑，

後屬趙，在今山西和順縣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

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①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②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

^①武安，今河南武安縣。

^②軍中當窺伺敵情之職者曰候。

^③間，間諜也。來入，入趙之陣地也。

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

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欲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①久留不行，使秦兵不備，乘其不備，遂疾行過險狹。

②受令猶受教也。

③胥待也。趙奢前未有計

遇險，恐人以急救武安爲言，故出令止諫，今已遇險欲戰，須得謀策，前令已不適用，故許歷雖請誅以從前令，而奢不欲誅，更使其待後令也。

④國尉，簡討軍實之官也。

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

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①趙王不聽，遂將之。

①不肯不肯應戰也。

②膠柱鼓瑟則不能調絃，聲音難諧合矣。

③合變應付非常之變也。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②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④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⑤

①謂其言之輕易也。

②言趙奢親奉飯飲以進食者十數人也。

③朝會見軍吏也。

④不稱不得

當指兵事失利也。

⑤隨坐連同被罪也。言得不隨坐否。

⑥王許其不隨坐也。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①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②爲假相國。③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①鄒見信陵君傳。

②尉官也。文人名。言取尉文所食邑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

③假攝代也。

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①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②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③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⑤

^①繁陽故城在今河南臨潁縣西北。

^②悼襄王名偃。

^③武遂，今河北徐水縣地方，城今河南縣。此

段後即爲李牧傳，本編節去。

^④矢，屎之本字。謂數起便也。

^⑤壽春，今安徽壽縣。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①言其勢不過一死而已。

②信，同伸。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①為楚懷王左徒。②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③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④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⑤屈平屬草藁，⑥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⑦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①屈氏為楚族。

②楚懷王名槐，左徒楚官名，如後世左拾遺之類。

③嫻習也。

④上官大夫姓上官而為大夫者，楚莊王少子為上官邑大夫，後遂以為氏；一說，即懷王寵臣靳尚。

⑤憲令法令也。

⑥屬音燭（出又），綴輯成文也。⑦伐矜也。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①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

則反本，故勞苦倦極，^①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②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③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④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⑤蟬蛻於濁穢，^⑥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⑦皜然泥而不滓者也。^⑧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①離騷楚辭之一，選入本叢書楚辭中，離，遭也，騷，憂也。

②極疲也。

③慘毒也。但多過切（カヤ），

痛也。

④詩分國風、小雅、大雅及頌，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俗歌謠貢於天子而列於樂官者，謂之國風，

雅，正也，雅樂所用，故名。

⑤帝嚳，古帝名。

⑥濯，直教反，汗濁也。淖，音鬧（ナウ），

濯淖汗泥四字只

一意。

⑦蛻，音稅（フク），蟬蛻，蟬所解皮，以喻解脫。

⑧獲辱也。言不為滋垢所辱。

⑨皜，音嘯

(口一正) 嚼然潔白貌。滓汗黑也。言屈平仕濁世，而能超出塵俗，不爲所染。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①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②，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③。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④。魏聞之^⑤，襲楚至鄧^⑥。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⑦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⑧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⑨。

①緇同黜，貶官也。②詳同伴，詐也。質讀如贄。古人相見，必執贄為禮。詐使張儀厚幣委質以事楚也。

③商於秦地，在今河南浙川縣西。④丹浙二地，在今河南洛陽縣西。⑤漢中戰國楚地，今陝西漢

中與安及湖北鄖陽等縣地。⑥藍田今陝西藍田縣。⑦魏，一說當作韓。⑧鄧古國名，春秋時滅

於楚，地在今湖北襄陽縣。⑨顧猶乃也。⑩因屈原有此句，故倒裝張儀詐楚，及楚願得儀兩段於

前。⑪昧，一說當作昧。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①懷王卒行，入武關，②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③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
葬。長子頃襄王立，④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①此句為敘述子蘭勸王行之一語，猶言『子蘭謂奈何絕秦歡。』②武關秦南關，在今陝西商縣

東，為四塞之一，參閱項羽紀四塞註！③內同納，入之也。④頃襄王名橫。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①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①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②王之不明，豈足福哉！^③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④

① 睠顧懇切顧念之意。

② 此指離騷。

③ 易井卦爻辭，渫音泄（ム一セ），浚治去泥濁也。食汲而

飲之為猶使也。言井治而不汲飲，猶人修身潔行而不見用，使我心恻然，夫此井水之可汲，實猶此人之可用，王如明察而用之，則並受其福矣。^④自人君句至此，皆史遷之論。^⑤遷貶謫也。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哀兮，汨徂南土。胸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接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刑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

瑜兮，窮不得余所示。④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⑤固庸態也。文質疎
內兮，⑥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⑦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⑧謹厚以
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⑨古固有不並兮，⑩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
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⑪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⑫進路
北次兮，⑬日昧昧其將暮。〔含〕⑭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⑮亂⑯曰：浩浩沅湘兮，
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⑰道遠忽兮。曾唵恒悲兮，⑱永歎慨兮。世旣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⑲伯樂旣沒兮，驥將焉程兮！⑳人生〔有〕稟
命兮，各有所錯兮。㉑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
心不可謂兮。㉒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㉓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㉔』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㉕

①三閭大夫，楚官名，閭者，聚族以居之義，其職掌王族昭、屈、景三姓。

②鋪，與酺通，飲食之義，糟酒滓

也，釅飲也，醕，薄酒也。

③瑾瑜皆美玉，以喻美善之才德。

④察察，潔淨也，汶汶，讀如門門，昏暗也。

⑤常流猶長流。 ⑥溫蠖猶悒憤也。 ⑦懷沙礫以沈，因以為篇名。 ⑧陶陶盛陽貌，莽讀如姥，莽莽茂貌。 ⑨汨音骨（《××），疾行也。徂往也。 ⑩陶同瞬，目動貌，驚風土之異故目動也。孔甚也。墨同默，無聲也。 ⑪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惑病也。鞠窮也。言冤屈痛苦，遭難而終窮也。 ⑫撫循也。倪同俯，屈同屈。 ⑬訓烏桓切（××），削也。度法也。替廢也。 ⑭易初變易初心也。本常也。由道也。言變易初心，遠離常道。 ⑮章畫章明其所分畫。職一作志，志識也。志墨認識分畫之墨痕不衰。此以工匠為喻也。 ⑯言人質性敦厚，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⑰授正法度正則也。 ⑱玄黑也。矇盲者。章明也。言被黑文而又處幽暗，盲者謂為不分明。 ⑲離婁古之明目者。睇盼也。 ⑳窳音奴（××），烏籠也。 ㉑糝雜也。言混合玉石，美惡不分也。 ㉒黨人姦邪朋比之人。羌語詞，無義。喊善也。 ㉓黨人才拙，反任重載盛，以致阻滯不濟。 ㉔示施也。言才德善備者反窮困而不得施展也。 ㉕桀同傑。 ㉖文質樸陋之義。疎迂闊也。內木訥也。 ㉗材質充實，自指也。 ㉘重累也。襲亦重義。 ㉙重華舜也。梧五路切（××），逢也。從容從容於德義也。 ㉚言聖君賢臣常不並時。 ㉛懲止也。違恨也。 ㉜象法也。 ㉝次舍也。 ㉞舍當為舍，字之誤也。舍即舒字。虞娛也。大故死亡也。 ㉟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情。

總撮其要也，故篇章作成，撮要為辭曰亂。①拂亦作蔽。②曾同層重也。③謂說也。四句皆言世

莫能知。④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程量才試用也。⑤錯安也。⑥餘亦作余。四句皆言己不畏死。

⑦類法也；一說，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⑧汨音覓（一一）汨羅江名，在今湖南湘陰縣北，

入湘。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

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①宋玉，郢人，屈原弟子，為楚大夫。唐勒亦楚大夫。景差與宋玉同時。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①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②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③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④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⑤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⑥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⑦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⑧子楚笑曰：「且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⑨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⑩長

子及諸子曰：「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①陽翟，今河南禹縣。

②安國君為封號名柱。

③中男，謂非嫡子，而居兄弟若干人之中也。

④古

兩國結好，常以公子交質取信。

⑤庶孽，庶出，非正嫡所生也。

⑥邯鄲，趙都，今為縣，在河北。

⑦言

子楚為奇貨，可居之以待善價也。

⑧大光，大顯揚之也。

⑨言力足以主張立何人為適嗣者。

⑩

幾望也。言無望得為太子。

⑪言果得實現君策。

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

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

○言自願附屬於夫人。

○閒音閑（丁一弓）。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

○容貌絕美而又善舞者也。

○有身懷孕也。

○說同悅。

○釣如魚之釣取奇即上奇貨意。

○

自匿隱不告也。

○大期即孕足十月時。子楚取姬未滿十月即生子，著此所以明政之非秦胤也。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行金行賄也。

○子楚夫人乃別一人，非不韋姬，末句母子始謂姬及政耳，蓋因夫人為豪家女而

得借匿也。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養字或本無。○河南當今河南黃河兩岸地，漢爲郡，洛陽地在今河南，漢爲縣。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所刪爲太后與不韋私通數語。

○信陵君自有傳。春申君黃歇也。平原君趙勝也。孟嘗君田文也。

稱戰國四公子。

○相傾，互相傾壓也。

○荀卿自有傳。

○呂氏春秋已選入本叢書，可參閱。

○

呂氏春秋今本具在，非必一字不能增損者，史遷記其事，即此而止，意自明白。○此刪文爲不韋與

太后淫亂事。不韋卒以此事得罪，於始皇十年免相，謫遷於蜀，不韋懼誅，飲酖自盡。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①年少時，爲「郡」鄉小吏。②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③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④學已成，度⑤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⑥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驚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⑦故詬莫大於卑賤，⑧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①上蔡，今河南上蔡縣。

②謂爲掌鄉內文書之吏。

③廡，堂下周屋。

④荀卿，自有傳。帝王之術，佐

帝王治天下之道。

⑤度，音鐸（カメ），忖度也。

⑥萬乘，萬乘國之君爭時，爭雄之時。遊者，遊說之

士主事典主事務也。⑦禽鹿視肉謂禽獸但知視肉而食，殊無遠計。意謂不假游說取榮貴，亦與禽獸相等，徒有人面而能彊行耳。⑧詬恥辱也。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①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失其幾也。②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③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⑤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⑥陰遣謀士齎⑦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⑧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⑨

①呂不韋自有傳，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

②胥待也。幾者，動之微。

③瑕釁，閒隙也。忍之，忍心以臨。

之也。④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也。⑤言諸侯猶秦之郡縣。⑥由同猶騷同

掃。言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甚易事也。⑦下皆斯之計也。⑧齋音躋（尸一），持以與人也。

⑨離間其君臣也。⑩官爲他國人，故名客卿。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②斯乃上書曰：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③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④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⑤拔三川之地，⑥西并巴、蜀，⑦北收上郡，⑧南取漢中，⑨包九夷，制鄢、郢，⑩東據成臯之險，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⑫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⑬廢穰侯，⑭逐華陽，⑮彊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①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②有隨和之寶，^③垂明月之珠，^④服太阿之劍，^⑤乘纖離之馬，^⑥建翠鳳之旗，^⑦樹靈鼉之鼓，^⑧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⑨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騃^⑩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⑪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⑫傅璣之珥，^⑬阿綯之衣，^⑭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⑮佳冶窈窕，^⑯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鈸，彈箏搏髀，^⑰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⑱昭虞武象^⑲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鈸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

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韓苦秦兵，故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令作注溉渠，欲疲其人民，不能東伐，然此渠旣成，於秦益得灌溉之利，關中饒沃，秦更富強，遂命曰鄭國渠，渠故道自陝西涇陽縣西北仲山下，分涇水東流，歷今三

原、富平、蒲城等縣界入洛，久廢。①一切猶一律。②逐客之議，不關鄭國，鄭國事在始皇初年。③

由余西戎人，助穆公成霸。百里奚，楚宛人，初事虞公，虞亡，入秦見用。蹇叔，岐人，遊於宋，穆公迎而任之。

丕豹，自晉奔秦。公孫支，遊首，復歸秦。④商鞅，衛人，入秦為相，變法強秦。⑤張儀，魏人。⑥三川伊、

河、洛也。地謂其流域。此係指武王時甘茂據韓宜陽事，時儀已死，而歸功於儀者，以儀為相時，先請伐

韓也。⑦惠王從司馬錯言滅蜀，而歸功於儀，以儀時為相也。⑧上郡，見始皇紀三十六郡注。⑨

取楚漢中地六百里。⑩鄢郢，皆楚大邑。鄢，今湖北宜城縣地。郢，今湖北江陵縣地。⑪成皋，見項羽

紀注。⑫解散六國之縱約。⑬范雎，魏人。⑭穰侯，姓魏，名冉，昭王母宣太后弟，封穰，故號。⑮華

陽，羊戎也，亦宣太后弟，封華陽，號華陽君。⑯內同納。⑰昆山，在今新疆和闐縣，其山產玉。⑱隨

侯珠，相傳光照二十乘。卞和璧，美玉。二者皆非秦產。⑲明月珠，相傳徑三寸，光照千里。⑳太阿

寶劍。㉑織離，良馬名。㉒以翠鳥羽結鳳形飾旗。㉓用鼉皮冒鼓，以鼉為神異，故曰靈。㉔說同

悅。㉕駃騠，讀如決提，良馬名。㉖下陳，猶後列。㉗宛，地球所飾簪也。㉘珥，充耳之填也，言附飾

珠璣之珥。㉙阿，或作阿，阿，縞細縵也。㉚隨俗雅化，閒雅變化而能隨俗也。㉛佳冶窈窕，狀女子

之美貌及雅態也。○髀音卑（々々），股骨也。搏髀所以節歌。○鄒衛之音靡靡。桑間亦衛地，在

濮水上，亡國之音所自出。○昭虞舜樂也。武象武王樂也。○太山之上，衆土皆積。○河海之內，

百川並容。○秦謂民爲黔首。○業俾成功業也。○借寇以兵，饋盜以糧也。○廷尉掌刑獄。

○言不以尺土封子弟功臣也。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

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

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

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

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

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

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燔除去之。④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⑤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同文書，⑥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⑦斯皆有力焉。

①博士掌通古今射音夜（一廿）僕射見始皇紀注。

②支輔支分於外而向內輔助也。

③卒讀

如猝田常春秋齊權臣，殺齊簡公，後田氏卒代有齊國。六卿春秋皆六家權臣，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

魏氏、趙氏也，范、中行先亡，智氏繼之，韓、魏、趙遂三分晉地。

④燔除去之也。

⑤黥古墨刑，即刺面

也。秦時徒刑罰作苦工，晝伺寇，夜築城，故名城旦。

⑥六國制令不同，今同之。

⑦攘斥也。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①諸男皆尙秦公主，②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驚下，^③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④」

①三川秦郡，見始皇紀三十六郡注。

②戰國時，諸侯女稱公主，後世以稱天子女，尚娶公主為婦也。

③驚下，賤劣之意。

④稅駕，猶解駕，言將來之休息終局時也。

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①並海上，^②北抵琅邪。^③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④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千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⑤蒙恬為將。^⑥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⑦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⑧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

①會稽，見始皇紀注。

②並，讀如傍，謂遵海而行也。

③琅邪，見始皇紀注。

④中車府，令官名，宦者

爲之。^⑤上郡見始皇紀二十六郡注。

^⑥蒙恬秦將，累立戰功。

^⑦沙丘見始皇紀注。

^⑧輜輶車。

見始皇紀注。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①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謫，^②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③而百官不同功。^④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⑤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⑥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

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④贏糧^⑤躍馬，唯恐後時。」

①存亡猶得失也。言得天下之權或失天下之權也。②讀即演切（口一弓），淺也。③鄭曲偏僻

之處。此處言土地各有所宜。④此亦各有其宜之義。言事皆不可執一而論也。⑤遂之遂行之也。

⑥大行皇帝之喪也。發發喪也。⑦言時去極速，其間不得從容計謀也。⑧贏擔荷也。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

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

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

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

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

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

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

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

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③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④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⑤孝子不勤勞而見危，^⑥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⑦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⑧高

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①內官，謂非外臣，宮廷之官也。

②刀筆，掌案牘之吏。始皇以高明吏事而進用之，使佐胡亥。

③秦

廢五等爵，留侯爵以賞功，侯爵通稱徹侯，徹，通也。漢避武帝諱，改曰通侯。④言危而安，安而危，視乎

謀慮之之定否。

⑤幾，同冀。言忠臣不避死，冀有他望。

⑥言孝子之誠，不辭勞困，雖遇危殆，亦無所

避。

⑦搖動也。言春水方生時也。

⑧言己亦猶人，欲守常道，豈能爲逆，故曰安足爲謀。

⑨問斯得

禍與得福，將何以自處。

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

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① 自裁自殺也。

② 匡正糾正也。

③ 裨將偏將也。

④ 趣同促。

⑤ 陽周地名，在今陝西定西縣北。

⑥ 郎中令掌宮殿門戶，統屬諸郎官。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

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臣得

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

①燕居猶閒居也。

②騁六驥過決隙喻光陰之速過。

③蒙恬被逮後，旋由二世逼死。

④蒙毅恬

弟。⑤戰戰栗栗恐懼也。

⑥肆志任情率意也。

⑦鞠治問罪也。

⑧僂同戮。

⑨砭音宅（出古）

與磔同，裂其肢體而殺之也。杜地名，在今陝西長安縣。

⑩謂此事恐操之過急，或有變端乎。

⑪阿

房宮見始皇紀。宮未成，二世更作之。

⑫直道即始皇道九原抵雲陽除治直通之道，見始皇紀。馳道

見始皇紀注。

⑬以兵守邊曰戍服役曰徭

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

有所聞於韓子也。①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②茅茨不翦，③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⑤藜藿之羹，⑥飯土甌，⑦啜土鏹，⑧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⑨禹鑿龍門，⑩通大夏，⑪疏九河，曲九防，⑫決渟水致之海，⑬而股無胝，⑭脛無毛，手足胼胝，⑮面目黎黑，⑯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⑰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⑱欲求容，以書對曰：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⑲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

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①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②曰：「有天下而不恣睢，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④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⑤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⑥庸人不釋，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⑤。一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⑥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⑦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⑧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漸之勢異也。^⑨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⑩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⑪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⑫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⑬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⑭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⑮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

聽揀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①鴻門見項羽紀注。

②韓子韓非也。

③采木名，即櫟木也。言以櫟木爲椽，不加雕斲也。

④茅茨

不翦以茅蓋屋，不加翦裁也。

⑤勤猶儉也。謂雖暫宿逆旅，亦不儉於此。

⑥粢音資（口），稷也。糗

粗粟飯也。⑤藜藿均草名。謂以藜藿之草作羹也。⑥匭音宄（ㄍㄨㄟˋ），匣也。謂以十匭盛食也。

⑦駮音也。銅羹器。⑧穀音響（ㄍㄨˋ），盡也。言監門之末吏，其養猶不盡此也。⑨龍門山名，在

今河南洛陽縣南。古傳禹治水，曾鑿此山。⑩大夏水名，在今甘肅狄道縣西北。⑪疏通也。疏通九

河之流，因其曲處為隄防也。⑫決除去水之壅塞也。淳水不流之水。致放也。⑬跋音跋（ㄅㄚˋ），

股上小毛也。⑭胼胝音便氏（ㄅㄧㄢˋ），近骨之皮，久受壓迫而硬塊也。⑮黎亦黑也。

⑯章邯秦將。⑰阿順也。⑱全道全其為君之道。督察也。督責察其罪而責以刑罰也。⑳言不為

人所制也。㉑申子申不害也。㉒恣睢縱情適意也。㉓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肅之家，不出強

奴也。㉔言必能加罰。㉕八尺曰尋，倍尋為常。㉖鑠金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鎰二十兩。盜跖古

大盜名。搏攫取也。㉗言亦非以盜跖輕視百鎰之金為不足取。㉘樓季魏文侯之弟也。㉙群音

臧（ㄉㄨㄛˊ），牝羊也。㉚隋同峭，直也。漸音漸（ㄉㄧㄢˋ），平也。㉛言不務所以使人不敢犯之道。

㉜言從事於慈母之所以養成敗子之道。㉝言除為天下役外無他道。㉞言流連淫漫之志，屈而

不得伸。㉟虞樂也。㊱言拂逆世情，磨礪流俗，使從己也。㊲言獨運於內心以為視聽也。㊳

讀如落_{△△}卒_{△△}然確乎不拔貌。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_○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_○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_○羣盜多，今上急發繇_○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_○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

我哉！且固我哉！^①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②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①官吏譴降曰：譴，推薦曰舉。

②揆度也。

③關東函谷關以東，今山東河南等地。

④繇，同徭。

⑤

燕私私居燕樂之時。

⑥少我，以我為幼小，固我，輕視我也。

⑦案，考驗也。

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①方作穀抵，優俳之觀，^②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

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妃爲韓安相也。①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②

①甘泉，離宮名，因山爲名。山在今陝西淳化縣。

②穀抵，與角觝同，兩兩相當，角力角伎也，蓋當時有

此戲，優俳雜戲也。

③妃，讀如怡。韓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韓妃即韓姬，但韓無悼公，不詳何指，

王安則在昭侯下四代，李斯之說，亦難徵信。

④郎中令，即趙高也。

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①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②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宮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③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① 囹圄，獄也。

② 夷，誅滅也。

③ 榜掠，鞭笞也。

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

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④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⑤

^①往覆反覆也。

^②言幾爲丞相所欺。

^③使者至三川守李由處，由已被項梁擊殺也。

^④古以墨、

劓、剕、宮、大辟爲五刑。

^⑤二族父族、母族、妻族也。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①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②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③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④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⑤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⑥

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⑦

①趙高指鹿爲馬，順己者必附之，背己者必以爲鹿，所以覘人心之向背也。②古人於祭祀之先，必

齋戒，沐浴，更衣，不飲酒茹葷，以壹其心志，以接神明。③上林苑名，故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④禳

音穰（日尤），祭以求遠害也。⑤望夷宮，在今陝西涇陽縣東南。⑥鄉同嚮。⑦一作『召始皇

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本編未選。——謂子嬰爲二世之兄子。又說，弟子嬰誤，當爲孫子嬰。

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①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①司馬遷父名談，故史紀談皆作同，此仍爲談，或謂爲後人所改。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②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③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①適敵也。②軹道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①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②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③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④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①閭閻，民間之通稱。

②瑕釁，機遇之意。

③古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此言其尊位也。

④六藝，

禮、樂、詩、書、易、春秋也。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①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②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③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④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⑤諸母漂，⑥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⑦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⑧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⑨於是信孰視之，⑩俛出袴下，蒲伏。⑪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①淮陰地名，今江蘇清河縣。

②推推舉也。擇選擇也。古之吏多由推選。

③下鄉地名，舊屬淮陰。南

昌亦作新昌。亭長見項羽紀註。

④蓐草席也。蓐食未起而在牀蓐中食也。

⑤淮陰臨淮水，故能釣

於城下。

⑥母老婦通稱。以水擊絮為漂。

⑦言直至漂完數十日皆飯信也。

⑧王孫尊稱貴子弟。

也，猶云公子，秦末多失國者之裔嗣，故有此稱。

⑨袴下，可依字義解，意即胯下也。

⑩孰同熟。

⑪

俛同俯。蒲伏同匍匐。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

①戲與麾通。麾下，猶言部下。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②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③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

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④上未之奇也。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⑤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

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④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①連敖，楚官名，司馬也。②滕公，夏侯嬰也，沛人，從高祖入關，嘗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③秦官有

治粟內史，高祖因之。④南鄭，即今陝西南鄭縣地。⑤言如欲長王漢中，不復有大志，則無事用信。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

疆，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噫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疆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

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④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①唯應詞。 ②暗衣金切（一）[△]。 ③噫屋呼切（x）[△]。 ④暗噫口不能言，懷怒氣也。叱蚩乙切（一）[△]。 ⑤咤

智亞切（虫）[△]。 ⑥叱咤發怒聲。 ⑦廢偃也。 ⑧嘔音吁（丁口）[△]。 ⑨嘔嘔亦作媁媁，和好貌。 ⑩言其

印刻削無鏤鏤，刻成多時，猶不忍給，謂其吝於賞也。 ⑪有同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義帝之約，惟

王入關者，而項羽紛立諸王。 ⑫彊讀勉強之彊。 ⑬散敗散也。 ⑭項羽入關，三分關中以王秦降

將三人，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是為三秦王。 ⑮事詳項羽紀。 ⑯高祖入秦，悉除

秦苛法，祇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耳。 ⑰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高

祖先入關，當王關中。

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⑱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⑲定三秦。漢二年，出

關， ⑳收魏、河南， ㉑韓、殷王皆降， ㉒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

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④復擊破楚京、索之間；^⑤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⑥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⑦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⑧塞臨晉，^⑨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⑩襲安邑，^⑪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⑫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⑬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① 謂指定諸將進攻之目標。

② 陳倉，秦縣，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

③ 關函谷關也。

④ 魏魏王

豹也。河南河南王瑕丘申陽也。

⑤ 韓韓王成也，但成雖為王，為項羽所留，時不在國。殷王司馬卬也。

⑥ 滎陽見項羽紀註。

⑦ 京索見項羽記註。

⑧ 河關蒲津關也，在今山西永濟縣西，跨陝西地。

⑨ 酈生酈食其也，原有傳，本編未選。

⑩ 蒲坂地名，在今山西永濟縣。

⑪ 臨晉今為山西臨晉縣。

⑫ 夏陽古地名，魏為少梁，在陝西韓城縣南。木罌缶以木為之，形如罌缶，乘之以渡也。

⑬ 安邑縣名，

在今山西。④時代王爲陳餘。⑤夏說陳餘臣闕與音鄒余（一五）（口）地在今山西沁縣境。

漢三年，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①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②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③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④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⑤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⑥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⑦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⑧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⑨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

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①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
葦山②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令其裨將傅煥③曰：「今日破趙會食！」④諸將皆莫信，詳應⑤曰：「諾。」謂軍
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
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⑥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日，信建大將之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
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⑦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
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
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
軍，斬成安君泜水上，⑧禽趙王歇。

①井陘，即今河北井陘縣。

②井陘口，即井陘關，在今河北獲鹿縣西。

③舊陝西同州有龍門河，即

西河信前從夏陽所渡也。④喋音蝶（カ一セ）喋血殺人血流也。⑤樵取薪也。蘇取草也。饗炊

食也。⑥方並也。⑦十則圍之有十倍於敵兵之衆則圍之也。倍則戰有兩倍之衆則與戰也。⑧

能乃也。⑨以同已罷同疲。⑩傳發傳令軍中使出發也。⑪革音蔽（ク一）革山依山自覆蔽

也。⑫殮小飯也。⑬言破趙後方共飽食。⑭詳應同伴應。⑮信兵所背之水為綿蔓水自井地

流入井陘界。⑯逐利乘利便以行事也。⑰泚水出今河北元氏縣西羣山下。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

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⑱鄉同嚮下同。

諸將效首虜休畢賀。⑲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⑳今者將軍

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

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

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效致也，獻也。休止也。畢盡也。言各獻敵首已止，盡稱賀也。

○左不便也。言不以水澤爲便而避之

也。○拊循猶撫慰也。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

『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

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

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

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

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

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食，○傾耳以待

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驪兵，^⑤北首^④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⑥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⑦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①禽同擒。

②侍謙辭。

③鄙音壑（尸己），今河北柏鄉縣地。

④輸音俞（口），美也。言農夫恐

兵至，滅亡在即，皆不事耕作，美衣甘食，以圖目前之快適。

⑤驪音亦（一），以酒食養也。

⑥首向

也。⑦暴音僕（父×），表顯也。

⑧誼音葢（丁口），誼言者口說宣傳之人也。

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①以破趙報也。 ②奇兵猶餘兵游兵，非正兵也。 ③宛，今河南淮陽縣。葉音攝（尸世），今河南葉

縣。 ④黥布即英布，初屬項羽，為勇將，漢說降之，見項羽紀。 ⑤成臯見項羽紀注。 ⑥脩武漢縣，今

河南獲嘉縣。

漢四年，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

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④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⑤遂至臨菑。^⑥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⑦而走高密。^⑧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⑨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⑩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⑪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⑫信遂

追北至城陽，^⑤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

^①平原津名，在今山東平原縣。 ^②食其讀如異基，酈食其游說之士也。 ^③此云范陽，下又云齊人，

一傳互異，蓋漢范陽縣為今河北定興縣也。 ^④謂其從容之甚，伏車軾而騰口說也。 ^⑤歷下今山

東歷城縣。 ^⑥臨菑齊都，今山東臨淄縣。 ^⑦亭同烹。 ^⑧高密今山東高密縣。 ^⑨且讀如苴。 ^⑩

以其近室家，懷願望也。 ^⑪濰水出今山東莒縣西北，陳與陣同，列兵為陣也。 ^⑫廣與龍且同時見

殺，此言亡去，誤也。 ^⑬城陽地名，在今山東。

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

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

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

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

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

信為齊王。 ^⑭徵其兵擊楚。

○四年二月事。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幸爲信謝項王！

①盱眙見項羽紀註。

②須臾猶從容。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

③執戟侍衛之職。

④下

衣字去聲，以衣與人也。

⑤下食字讀如寺，以食與人也。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①燦至②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③阻山河之險，一日

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⑤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⑥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⑦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⑧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⑨懷諸侯「之」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

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遂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

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決者，「決」知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①背違背之意，說令叛漢也。

②逯音沓（去）言猶魚鱗之多而雜亂也。

③標音標（夕一）

火飛也。

④鞏地名，今為河南鞏縣。雒今河南洛陽縣地。

⑤折敗也。北奔也。

⑥智謂漢。勇謂楚。

⑦容容即顛顛瞻望之意。

⑧齊在東故云西鄉。

⑨膠今山東膠縣等地。泗今安徽泗縣等地。

⑩

常山王項羽所以封張耳也。張耳陳餘微時，互相友善，訂刎頸之交。①秦軍圍趙鉅鹿，急，項羽救未

至，陳餘將兵在外，張耳及趙王歇在圍中，責餘赴救，餘以兵少，不敢前，耳使張屬、陳澤讓餘，餘以五千

兵使二人先行，皆沒，後圍解，耳疑餘殺之，因相惡。②項羽既封張耳為常山王，而以南皮三縣封餘

為侯，餘怒，襲耳，敗之，耳因歸漢。③儋罍也。石斗也。④螫音釋（尸）蛇蟲用毒牙尾針刺人也。

⑤踟躕行不進貌。⑥孟賁古勇士也。⑦瘖音陰（一）啞也。⑧已與以通。詳狂偽為狂疾也。

漢王之困固陵，①用張良計召齊王信，②遂將兵會垓下。③

①固陵見項羽紀注。②張良計見項羽紀。③垓下見項羽紀註。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①

①下邳見項羽紀註。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

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

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

廬，^①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味，聞其在楚，詔楚捕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②發使告諸侯會陳，^③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味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味計事。味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味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④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⑤赦信罪，以爲淮陰侯。

^①伊廬，本鄉名，漢置縣，名中廬，故城在今湖北襄陽縣西南。

^②雲夢，古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原

爲二澤，江北曰雲，江南曰夢，後悉爲邑居聚落。

^③陳，見項羽紀註。

^④狡，狡猾也。

^⑤雒陽，卽洛陽，地

在今河南洛陽縣。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鞅鞅不樂貌。

○絳灌人名，漢將；但多釋爲絳侯周勃及灌嬰者等列同列也。

○樊噲見項羽紀。

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詳論諸將孰能孰不能也，不同否。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

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④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⑤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⑥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⑦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⑧

①陳豨夙從高祖，頗見信任，時使爲趙相，將兵守代。鉅鹿見項羽紀註。②擊吃噎切（く一せ）提

携也。③辟同避。④陳豨反於十年九月，此誤。⑤弟與弟通。⑥得死獲得被誅也。⑦長樂鍾

室，長樂宮懸鍾之室也。⑧信與陳豨私語，誰聞之，其舉事之謀，亦覺孟浪，非信之精密者所出，而部

署已定，曠日待報，處事亦疏，再按陳豨之反，以招致賓客見疑懼禍之故，未素蓄反意，故多謂信罪係

后與蕭何文致而成者。

高祖已從稀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網絕維弛，政教失亡也。

○鹿喻帝位也。

○跖，古大盜名也。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

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如往也。

○周周公旦也。召召公奭也。太公姜尚也。二人皆周之賢臣。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①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②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③梁孝王者，孝景弟也，^④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⑤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⑥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⑦不得入朝，請^⑧。

^①魏其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蘭山縣南。
^②觀津戰國趙地，故城在今河北武邑縣東南。父以上世為

觀津人，故曰父世觀津人。
^③詹事官名，掌皇后太子家。
^④梁孝王名武，文帝第二子，先為代王，徙

淮陽王，後徙梁。
^⑤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
^⑥引酒進之，蓋罰爵也。
^⑦漢宮門各有禁，

門上懸名，謂之通籍，必侍衛通籍之臣，乃得入，除門籍，除其宮門通籍之名，不許入也。
^⑧朝天子春

孝景三年，吳、楚反。①上察宗室諸寶，②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轅布。③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④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⑤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⑥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①景帝立，宗室諸王不服，吳王濞、楚王戊、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等王舉兵反，時稱七國之亂。

②宗室帝同姓親諸寶，謂帝外家也。③王孫嬰字。④袁盎楚人，字絲，七國反，以誼錯曾建議削弱

諸侯，請斬錯以謝，七國破，為楚相，後病免，梁孝王遣人刺殺之。轅布梁人，事彭越，越誅，布祠而哭之，幾

為高帝所殺，吳、楚平，以功封侯。⑤財取為用，裁度取用也。⑥滎陽見項羽紀註。七國之役，嬰屯兵

滎陽，監擊齊之轅布兵，及擊趙之酈寄兵，周亞夫別擊吳、楚。⑦條侯即周亞夫也。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①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②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③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④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⑤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①栗太子名榮，栗姬所生，以後廢故，書母姓。②栗姬妒，人讒之，景帝遂廢太子，以為臨江王，姬憂患

死，而武帝得立為太子。③屏，隱也。藍田，今陝西藍田縣。④閒處，私處也。⑤兩宮，太后、景帝也。螫，

音釋（尸）怒也，毒蟲刺人曰螫。

桃侯免相。①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②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③

○桃侯劉舍也。桃先爲漢國，後爲縣，故城在今河北冀縣西北。○愛惜也，惜相位而不與也。○沾沾言自整頓。猶言翩翩自得。多易言其出處輕率。○建陵漢國，地在今江蘇沐陽縣西北。音鬱。

(X 巧) 上聲。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武安戰國趙邑，漢置縣，在今河南蚡音墳 (ㄉㄣˋ)。

○孝景后即武帝母王太后。后母先嫁王仲生男信及后姊妹二人，而仲卒，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蚡弟勝，故蚡雖與王皇后同母而異姓。○長

陵漢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晚節即晚年。○太中大夫官名，掌議論。○槃孟，黃帝使

孔甲所作銘，書槃孟中，以為法戒。諸書雜家諸書也。④漢書作『王皇后』為是。⑤後三年後元

三年，即武帝初嗣位之年，蓋自漢武帝始有年號，文景猶以元若干年中元若干年後元若干年分析之。⑥周陽漢國，地在今山西聞喜縣東。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

建元元年，①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②魏其不聽。

①建元，武帝始建之年號。②今猶即也。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③迎魯申公，欲

設明堂。①令列侯就國；除關。②以禮爲服制。③以興太平；舉適。④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⑤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⑥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⑦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⑧許昌爲丞相，武彊侯⑨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①推轂推舉人才，自卑下之，如推車轂前進也。趙綰代人，王臧蘭陵人，皆受詩於申公。②申公魯人，

名培，爲詩傳號魯詩。武帝徵入都，議明堂事。明堂明政教之堂，古時大祭祀，朝諸侯養老尊賢等，凡關

於大典禮者，皆於此行之。③除關除關禁也。④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不得踰度；一說，謂喪服之

制。⑤適同謫，譴責也。⑥黃帝、老子之言，道家言也。⑦滋益也。說同悅。⑧東宮長樂宮，在東，太

后所居也。禮，婦人不預政，而竇太后又好黃老，因欲奪其政，故請無奏事。⑨柏至未詳。⑩武彊邑

名，在今河北武強縣東北。

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橫恣也。

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誣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

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①而獨厚遇灌將軍。

①侵短小也。②生貴甚言其生而為太后弟，自幼即尊貴。③多長多年長也。④上方年幼，齒歷

正久，故云富於春秋。⑤肺腑猶心腹，喻其親近也。⑥痛甚也。⑦同屈。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

而下己。⑧除去故官就新官也。⑨考工少府屬官，主作器械。⑩武庫藏兵器及各物，今則專

稱藏兵器之庫。武帝責其請官地益私宅，故怒作此語。⑪言蚡後乃稍斂退。⑫蓋讀如蛤，漢國地

在今山東沂水縣西北。蓋侯蚡兄王信也。東尊於南，故蚡東向。⑬繞曲也。⑭甲為上。言為諸第之

長也。⑮屬逮及也。意謂不絕於道。⑯曲旃旃旗曲柄，大夫所建。⑰默默不得意也。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①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②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

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
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數十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
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
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
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
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
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
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①潁陰，今河南許昌縣。

②太尉，周亞夫也。

③若猶或也。

④所善，素與己善者。

⑤至吳大將旗

下。

⑥淮陽，今河南淮陽縣。交四方交湊，勁兵處，勁強兵所處。

⑦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⑧搏，以

手擊之。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①不好面腴；②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③稠人廣眾，薦寵下輩；④士亦以此多之。⑤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⑥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⑦

①使酒因酒使氣也。

②腴與諛通，或傳寫之訛。

③右為尊，左為卑。鈞等也。

④下輩輩行之下於

己者，年少及在己左者皆是。

⑤多重也。

⑥已猶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⑦深怨嫉之，故為

此歌。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①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②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卿相侍中素爲夫客者，漸衰退不往。○引繩以正其邪，批根以循其本，皆所以暴生平慕嬰夫而後慢棄者之過失。○兩相援引借重也。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服期功之服也。

○仲孺，夫字。

○況，同貺，賜也。

○解，辭之也。

○帳具，治具酒食帳同張。

○

且日明且也蚤早之借字。④益多也。⑤擇悅也。⑥言夫以不辭服為請，丞相不應忘，宜來也。

⑦以其當來，故往迎之，不然，可不往迎矣。⑧鄂同愕，驚也。⑨屬付也。舞訖勸酒也。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⑩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
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⑪曰：『魏
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
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
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⑩望怨也。⑪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

元光〔四〕三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
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⑫賓客居間，遂止俱
解。⑬夏，丞相取燕王⑭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
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⑮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

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⑤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⑥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⑦曰：『將軍貴人也！屬之！』^⑧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⑨臨汝侯方與程不識^⑩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⑪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⑫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⑬坐乃起更衣，^⑭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⑮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⑯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⑰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⑱召長史^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⑳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㉑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㉒爲資，使賓客請，^㉓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

①淮南王事見下。 ②兩家賓客居中和解之。 ③燕王，燕康王也，名嘉，高祖從祖昆弟澤子。 ④得
 過，猶得罪也。 ⑤此為壽為大行酒。 ⑥膝席，以膝跪席上也。不避席而膝席，不加敬也。 ⑦嘻笑，強
 笑也。 ⑧夫以婦辭滿觴，因譏為貴人，屬之強盡其酒也。漢書作『畢之』，畢亦盡也。夫謂婦所以不
 能滿觴，由其為貴人，然常盡酒。 ⑨臨汝，地在今河南。臨汝侯灌嬰孫賢也，李將軍傳有灌嬰孫強，為
 穎陰侯，強以罪免，賢繼封，改臨汝。 ⑩程，不識與李廣同為漢邊郡名將。 ⑪咕囁，附耳小語聲。罵其
 作女兒態也。 ⑫李，李廣也。東宮，長樂宮，太后居之。西宮，未央宮，在長樂西，天子居之。程為長樂衛尉，
 即東宮衛尉，李為未央衛尉，即西宮衛尉也。 ⑬程、李同尊，程被毀，李亦難以自安，且李為夫所素敬，
 故婦攀引之。 ⑭言死亡且不避，一切不能顧，何知程、李。 ⑮坐，坐上之人。更衣以久坐，寒暖或變也。
 ⑯招麾之令去。 ⑰言素不與較，遂令益驕，此吾之過。 ⑱使其拜也。 ⑲傳舍，所以休止行人之
 屋舍。 ⑳漢時，丞相將軍等皆有長史官。 ㉑婦假有詔之名，始能陷夫以罵坐不敬之罪。 ㉒居室，
 署名，屬少府，後改名保宮。 ㉓以夫為己所強去，致罹此禍，故以為媿。 ㉔資謀也。為夫謀，使賓客請
 於婦也。

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穎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

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④是魏其。內史鄭當時^⑤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⑥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⑦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涕，^⑧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⑨此特帝在，即錄錄，^⑩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⑪爲上分別言兩人事。

①言不過失爵。

②匿避也。不令家人知，恐其又止諫也。

③東朝，太后朝也。言會公卿大夫於東朝。

共辯論理直之。

④言紛之驕橫也。

⑤辟倪同睥睨，邪視也。此數語隱加恫脅，欲陷嬰於悖逆之罪。

⑥轅音歷（力一）凌轅，謂蹂踐之。

⑦披分析也。

⑧主爵都尉，漢官名，後改太扶風。汲黯字長

孺，濮陽人，有直名。

⑨內史官名，掌治京師，有左右，武帝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鄭

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好賓客，時爲右內史。

⑩趣與促通。局趣拘束之貌。

⑪帝於太后前循

孝道有上食之禮。⑤藉踐蹈也。 ⑥石人謂常存不死。 ⑦錄錄循衆也。隱指韓安國及鄭當時等

依違兩可者。⑧石建石奮子，奮以恭謹名，建尤甚。

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①召韓御史大夫載。 ②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

何爲首鼠兩端？」③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④夫魏其毀君，君當

免冠解印綬歸。⑤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 如此，上必

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⑥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⑦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

①止車門，門名，蓋公卿大臣停車之所。 ②載，共乘車也。 ③長孺，安國字，老秃翁指嬰，共共治也。首

鼠兩端，一前一却，無所可否之意。或謂句意爲爾我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之。安國行金於

盼而得進，故盼責其不專助己。 ④不自喜，猶不自愛。 ⑤歸印綬於天子。 ⑥杜塞也。辭音隕（出

亡）留也。

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①孝景時，魏

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四年十月，悉論灌夫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①武帝以太后怒故，責罪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讐答對也。言簿責嬰，嬰於灌夫、潁川事不對，故以爲欺謾而劾繫之。都司空宗正屬官，嬰外家，故繫於此。②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③幸冀也。

④大行天子崩也。尚書官名，在秦、漢之間，在殿中主發書。言案查尚書，無此景帝大行遺詔也。⑤遺

詔爲嬰家家丞印所封也。或謂大行遺詔必有正副二份，無獨藏一份於私家之理，此乃主者畏蚡而助成嬰罪也。⑥聞聞有矯詔之劾也。⑦恚音委（×），怨怒也。⑧瘵音肥（ㄟ），風病。

①蜚語無根而至之語；或謂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②漢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嬰得釋，故以

十二月晦殺之。渭城，今陝西故咸陽也。③春元光四年春也。④蚡死於三月。

元朔三年，①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②不敬。③

①武帝元光年號，凡稱六年，元光後即改元朔。②此武安侯蚡子恬也，襜褕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

③以不敬國除。

淮南王安謀反，覺，①治王前朝，②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③謂王曰：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④即宮車晏駕，⑤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

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

「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①淮南王反事，以元朔六年覺。②王於武帝建元二年入朝。③霸上，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

縣界，即白鹿原也。④安為高祖子淮南王長子。⑤宮車遲出，言天子崩也。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①一以功顯，一以依附貴，言下即揚嬰而抑勃。

②謂蚡死後猶以與淮南王言被逆名也。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①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②廣家世世受射。③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④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⑤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⑥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⑦

①隴西郡名，見始皇紀註。成紀，今甘肅天水縣。

②戰國燕末年，其太子丹使荆軻刺秦始皇，不中，秦

大發兵伐燕，得丹，遂滅燕。

③一說，應作從狄道徙成紀。

④言廣世受射法。

⑤蕭關，在今甘肅固

原縣東南。

⑥謂廣自以才力從軍。

⑦皆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⑧廣一生數奇，有功不顯，記文

帝語，即為數奇立案。

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①廣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①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②。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③。徙爲上谷太守^④。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⑤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⑥。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⑦。

^①見魏其武安侯傳註。

^②亞夫，漢功臣周勃子。

^③昌邑，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

^④梁王，名武，文

帝子，七國兵起，先擊梁。廣爲漢將，不應私受諸侯印，故雖有功而無賞。^⑤上谷郡名，見始皇紀註。

^⑥典屬國，漢官名，掌蠻夷之降者。昆音魂（ㄎㄨㄣˋ）。

^⑦上郡，郡名，見始皇紀註。

^⑧隴西等郡，皆

見始皇紀註。廣之徙上郡，在爲此等郡太守之後，故曰嘗所謂邊郡，即指隴西等五郡也。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①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②射傷中貴人，殺其騎日盡。中貴人走，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⑤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⑥出護其兵，李廣上馬，^⑦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日，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①中貴人，在中而貴幸者，非有德望者也。 ②縱，縱騎馳驟也。 ③還轉也。 ④雕，鴛鳥，善射者始能

射中。 ⑤爲大軍引誘匈奴。 ⑥騎白馬之胡將。 ⑦廣前未解鞍。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①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②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①莫府省約文書籍事。②然亦遠斥候。③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①衛尉官名，此謂未央宮之禁衛尉。

②程不識見寶嬰田蚡傳長樂宮名。

③刁斗古時行軍用具，

以銅爲之，夜擊持行以警衆。

④莫同幕，軍將所在處。

⑤斥候探兵也。言其探偵之處甚遠。

⑥卒

讀如猝。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①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②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①馬邑今山西馬邑縣。武帝元光元年，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使人誘單于入馬邑而縱擊之，單

于將十餘萬騎來，未至馬邑百餘里，覺去，漢兵皆無功而罷。○時護軍將軍爲御史大夫韓安國，各將皆屬焉。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鴈門郡名，見始皇紀註。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

④敗韓將軍，⑤韓將軍後徙右北平，⑥死，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①潁陰侯孫灌嬰之孫名強也，屏藍田皆見李將軍傳註。

②霸陵在今陝西長安縣。

③尉主盜賊，

賊發，則推索尋案之。

④遼西郡名，見始皇紀註。

⑤韓將軍即韓安國。

⑥右北平漢置郡，今河北

北部地。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①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②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③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④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戲。⑤專以射爲戲，竟死。⑥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

① 鏃音簇（ㄘㄨㄛˋ）箭頭也。② 此事他書或謂春秋時楚養由基，或謂楚雄渠子，今則謂廣事，恐皆

非事實。③ 漢時，內自九卿、郎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其位不顯。④ 獼猿本字。⑤ 以射為戲，

比賽遠近，持飲酒不勝者。⑥ 竟死以射為戲，至死不改也。⑦ 以其距敵過近，故屢瀕於危也。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

① 石建見魏其武安傳註，於武帝初年為郎中令，奮卒，建時已老，哭泣哀思，歲餘，亦卒。② 郎中令九

卿之一，掌宮殿門戶，統屬諸郎官。③ 元朔武帝年號。④ 將軍本領兵者之通稱，漢始加左、右、前、後、

車騎、驃騎等號，然不常置。⑤ 大將軍衛青也。定襄漢郡，地在今山西、綏遠、蒙古。⑥ 中猶合也。率讀

如律，標準也。言諸將多能及斬虜首若干始得封侯之標準。

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圓與圓同。

○持滿毋發，以矢加弓引滿而不發也。

○大黃，弩名，色黃而體大也。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

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①樂安漢縣，今山東博興縣地。

②公孫弘字季，薛人，元朔中爲相，爲人意忌，外寬內深。

③望氣，能

覘天象者。燕語，閒談也。

④言不在人後。

⑤羌，古西方種族名。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

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

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①驃騎將軍，霍去病也。 ②時右將軍為趙食其。 ③回遠路迂轉而遠也。 ④屯行屯兵而行軍也。

⑤數奇作事數不偶，猶運蹇之意。 ⑥按公孫敖是歲但以校尉從軍，且此次出兵無中將軍，蓋是

文誤也。 ⑦長史官名，見魏其武安侯傳註。 ⑧令廣如文牒急引兵出東道。 ⑨因無導而失道。

⑩維度也，幕同漠，言南歸度沙漠。 ⑪糲乾飯，醪濁酒。 ⑫言欲上書天子，報失軍之委曲情狀。 ⑬

對簿受審問也。 ⑭大將軍莫府也。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①其李將軍之

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②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

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

論大也。 ③

①語見論語，為孔子之言。 ②悛音遂（ㄉㄨㄣˋ）。悛悛亦作恂恂，忠實之貌。 ③桃李但以華實感

物，人皆不期往就，其下自成蹊徑，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而忠實感人，人自懷之。



史記 李將軍列傳

三百七

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①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②其西靡莫之屬，③以什數，滇最大；④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⑤此皆雖結，⑥耕田有邑聚。⑦其外西自同師以東，⑧北至牂榆，⑨名爲嶺，昆明，⑩皆編髮，⑪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嶺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⑫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駝最大；⑬其俗或土著，⑭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⑮皆氐類也。⑯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⑰

①西南夷，當今川南、滇黔以迄安南、緬甸諸地之國。

②夜郎，今貴州西境。

③靡莫，居今雲南境。

④滇，居今雲南昆明縣、曲靖縣境。

⑤邛，音登（く口レ）。

⑥邛都，居今四川西昌縣東南。

⑦雖，結同。

⑧椎髻，髻形如椎也。

⑨邑聚，郡邑聚居之處也。

⑩同師，亦作桐師，在今雲南霑益縣北。

⑪牂，音葉。

⑫（一廿）牂榆，在今雲南大理縣東北。

⑬（一廿）嶺，音隨（ズメ、）。

⑭（一廿）國名，地在今四川西昌縣。昆明，在今

四川鹽源縣。①編髮結髮爲辮也。②徒音斯（ㄊㄨˊ）居今四川天全縣東。笮音昨（ㄗㄛˊ）亦作

笮。笮都居今四川漢源縣東南。③冉駹二族名，居今四川茂縣地。④著直藥切（ㄓㄨˋ）土著，即

土人，定居其處，與土地相附著，不遷動也。⑤白馬，居今甘肅南境。⑥氏，種族名。⑦以上總序。

始楚威王時，①使將軍莊蹻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

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③，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④，諸此國頗置吏焉。⑤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

開蜀故徼⑥，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僂僮⑦、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⑧

①楚威王名熊商，在位時，曾敗田齊。②蹻音矯（ㄑㄧㄠˊ）

百里。③頰音案（ㄢㄢˋ）五尺道，山上之棧道，廣五尺。④於以上諸國置吏治之。⑤徼音叫（ㄐㄧㄠˋ）

一也，邊塞作界之柵欄。⑥僂步劾切（ㄌㄩˋ）種族名，其人多爲人僮僕。⑦以上序滇。

建元六年，①大行王恢擊東越，②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

蒙風指曉南越。①南越食蒙蜀枸醬。②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③」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④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⑤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⑥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⑦將千人，食重萬餘人，⑧從巴、蜀、笮關⑨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⑩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⑪發巴、蜀卒治道，自僂道指牂柯江。⑫

①建元漢武帝年號。

②大行掌聘問之官。東越國名，在今福建閩侯縣。

③番禺（文正）番禺。

今江西鄱陽縣。南越國名，在今兩廣地。言以意指諷曉南越，使歸順也。

④枸音矩（ㄐㄩˇ）。枸醬以

枸葉所作之醬也。⑤道猶從也。群音葬（口九）平聲。群柯即今北盤江，由貴州、雲南、廣西入廣東。

為西江。⑥番禺今廣東番禺縣。⑦黃屋古天子所乘車，以黃繒為裏。羸音道（力么）亦讀毒。左

羸以釐牛尾所作之大旗，置於車衡之左，亦古天子乘車制也。⑧長沙漢因秦郡置國，今湖南省也。

豫章今江西南昌縣。⑨郎中將一作中郎將。⑩食重猶輜重。⑪符關符都地，今四川漢源縣。

⑫以為終不能主有其地。⑬健音虔（廿一巧）⑭以上序夜郎。

蜀人司馬相如①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②

①司馬相如成都人，字長卿，工文詞。②以上序邛、笮。

當是時，巴、蜀四郡③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饜，④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⑤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⑥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⑦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

④

①四郡巴、蜀、漢中、廣漢也。

②饑，試漾切（日尤），以食食人也。言輪流遣戍，餽食接濟也。

③罷同

疲。離同羅，遭受也。

④公孫弘見李將軍傳註。

⑤朔方郡名，今內蒙古鄂爾多斯。

⑥令犍爲郡自

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此段略總頓住。

及元狩元年，①博望侯張騫使大夏，②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

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③可數千里，得蜀買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

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

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問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

滇王嘗羌乃留，④爲求道西十餘輩，⑤歲餘，皆閉昆明，⑥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

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⑦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

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⑧

①元狩，武帝年號。

②張騫，漢中人，以擊匈奴功，封博望侯，後爲漢通西域諸國。大夏，西域古國，居今

阿富汗地。①身毒讀如捐篤，即印度。②留不令去也。③為遣使西行求道十餘輩。④言皆為

昆明所閉阻，不得前通也。⑤夜郎侯亦有此問。⑥此段言服滇之由。

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①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②恐遠行旁國，慮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入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下，③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柯郡。④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⑤

①馳義侯，越人名。②且蘭，小國名，居今貴州平越縣。③不下，破越兵攻且蘭，不能下

也。④破越兵既平頭蘭，乃還平南夷也。⑤此段序夜郎及誅南夷反者畢。

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駝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①

①此段序笮、冉、駝、白馬畢。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滇有數萬衆，勞漫、靡莫又以與滇同姓而相扶助，故未肯聽命。

○元封，武帝年號。

○始首善始

會歸服也。○此段序滇事畢。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百數總前數什數。

○此段總結，並應篇首。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叩竹。○西夷後掄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①言南夷破滅之端，乃在此二事。 ②擗音翦（ㄆㄧˋ）被分割也。剽音要切（ㄆㄧㄠˋ）亦分也。
 謂西夷後被擗割，遂分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也。 ③七郡即犍爲、牂柯、越嶲、益州、武都、沈黎、汶山也。



游俠列傳

韓子①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②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③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④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⑤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⑥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⑦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⑧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⑨伊尹負於鼎俎；⑩傅說匿於傅險；⑪呂尚困於棘津；⑫夷吾桎梏；⑬百里飯牛；⑭仲尼畏匡，菜色陳、蔡。⑮』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⑯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⑱故伯夷醜周，餓

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① 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② 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③ 非虛言也！④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⑤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⑥ 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⑦

① 韓子，韓非子也。② 語見韓非子五蠹。文亂法，謂以煩文亂法。③ 言韓子對於儒、俠，皆以爲非，本法家一偏之言，不足爲定論，而學士乃據以稱說於世。④ 春秋國史也。言儒之以術巧取顯位，輔世

主立名者，此實不足稱儒，固無可言，其見譏也宜。⑤ 季次，原憲，孔子弟子，季次名公皙哀，原憲，字子

思，皆安貧樂道。言二儒非以文亂法者，徒以不合於世而見笑。⑥ 厭飽也，同饜。言季次、原憲雖困苦

終身，爲世俗所笑，終得名垂後世。⑦ 已，拒人。諾，許人。⑧ 此段入俠，謂亦不可盡非。⑨ 舜父母使

舜完廩，乃去梯而焚廩；又使浚井，從而以土掩之，見孟子。⑩ 伊尹以割烹事湯，然後湯用爲佐，亦見

史記 游俠列傳

孟子。①說讀悅險同巖。傳說殷高宗賢相，嘗版築於傅巖之下。②棘津亦名石濟津，在今河南延

津縣東北故胙城之北，已湮。呂尚年七十，賣食於棘津。③桎梏刑具，桎在足，梏在手。管仲夷吾嘗為

齊桓公所囚。④百里奚先事虞公，知虞將亡，去為人養牛，後相秦穆公。⑤仲尼貌似陽虎，虎曾暴

匡，仲尼過匡，匡人以為虎而圍之，仲尼有戒心焉。菜色飢色。仲尼周遊列國，曾在陳、蔡絕糧。⑥菑同

災。⑦此段言行仁抱義之儒，有時尚須借重於俠，言外見游俠之不可無，兼慨己因李陵事遭刑。一

見太史公自序。⑧已同以。嚮同享。言享受其利者，即以為有德，不必知仁義也。⑨伯夷自有傳。

⑩跖盜跖。躡莊躡。言受其利者，即以為義。⑪語出莊子胠篋。言小竊反以為盜而受誅，大竊反侯，

所謂仁義，惟大竊有之耳。⑫此段述詭託仁義者，以見游俠之益世。⑬言與其拘學守義，孤立無

助，不若隨俗以取榮名也。⑭此段言俠之可取。⑮此段言俠亦自成其義，安可以其不能與儒比

而少之。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⑯近世延陵、⑰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

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

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①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②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③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①歸到游俠本題。

②延陵或謂吳季札，或謂衍文。

③砥音紙（出）砥名立名之意。

④扞同捍。

抵禦也罔同網文罔法律禁令也。

⑤比周親附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①諸所嘗施，唯恐見之。②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③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④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⑤莫不延頸願交。

焉。

①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 ②所嘗施惠者，惟恐見其人。 ③鞫牛，小牛也。 ④季布為項羽將，數

窘高祖，羽亡，懸千金購布，朱家髡鉗布為奴，使人說高祖而脫之。 ⑤關，函谷關也。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

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

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

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

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①傳車，驛置之車。 ②河南，黃河南也。

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①符離，見陳涉世家注。

是時濟南矰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

白。①梁韓無辟。②陽翟薛况。③陝韓孺。④紛紛復出焉。

① 閻音閑（丁一弓）閻氏爲酷吏郅都所誅。

② 陳國名。周庸人姓名。

③ 代郡諸白姓。

④ 辟讀

如避。梁國人，韓姓，名無辟。

⑤ 陽翟見呂不韋傳注。

⑥ 陝卽今河南陝縣。韓孺人姓名。

郭解，軹人也。①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②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③藏命作姦剽攻。④「不」休「及」乃鑄錢掘冢。⑤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⑥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⑦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⑧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⑨

① 軹今河南濟源縣。

② 許負曾相周亞夫，當封侯而餓死，果信。

③ 以身借與友人爲報仇也。

④

藏命，藏匿亡命之人。剽劫也。攻奪而取之也。

⑤ 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

⑥ 若及也。

⑦ 振舉救

也。④卒讀如猝，義亦同。睚眦，張目忤視，謂小怨也。⑤此段總序，前應篇首，後伏下列各事。

解姊子負解之勢，①與人飲，使之嚼，②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解使人微知賊處，③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④遂去其賊，⑤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⑥

①負恃也。②嚼盡也。③微伺問之也。④不直理曲也。⑤遣之去也。⑥多重也。此節謂以德

報怨。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①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②曰：「是人，吾所急也。」③至踐更時，脫之！④「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⑤

①箕倨，倨坐不敬也。②更徭之事掌於尉。③言此人為吾所關切者。④踐更，力役之一種，役一

月，休十一月。脫免也。⑤此節謂折節。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①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②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③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④⑤

①居間爲私解，終不見聽也。

②曲聽解，屈曲聽解言也。

③間，居間說情也。

④仍讓雒陽豪來說

而聽之，似聽豪言而非聽解。

⑤此節謂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①不可者，各厭其意。②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③

①事可爲免出者出之。

②各使滿意。

③舍，止也。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人多在解

處，常迎取其客養之。此節議論。

及徙豪富茂陵也。①解家貧，不中訾。②吏恐，不敢不徙。③衛將軍④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⑤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⑥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⑦身至臨晉。⑧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⑨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⑩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

①漢武帝陵為茂陵，因造陵而置邑，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

②訾，同貲。不中訾，財產不合徙也，蓋不滿三百萬以上即不合。

③以其有豪名也。

④衛將軍，衛青也。

⑤自解入關至此，插叙。

⑥此謂卒發於睡毗。

⑦夏陽，見後太史公自序。

⑧臨晉，今陝西大荔縣。

⑨冒，冒昧也。

⑩告先所主之家也。

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

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此亦爲窮治中之一案而在赦後者。

○此謂以文亂法。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貌作動詞用。旣盡也。言人以容貌爲貌，則有時衰落，如以榮名爲貌，則稱譽無極。○於戲與嗚呼同。○惜其僅以俠名也。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①禮以節人，^②樂以發和，^③書以道事，^④詩以達意，^⑤易以神化，^⑥春秋以道義。』^⑦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⑧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⑨

①言六藝之交雖異，而改治則同。

②節人，節制人之行為。

③發和，感發人之和氣。

④道事，記載

古之事實。

⑤達意，通達人之情意。

⑥神化，神明理之變化。

⑦道義，標明人之正義。

⑧恢恢，廣

大貌。言天道甚廣，不必拘於六藝一隅，言外即指滑稽亦有裨於治而可取。

⑨指滑稽者流不言大

道，而亦微微中及之。解紛即治也。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①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③

④男子娶妻，附居女子家如子者為贅婿，贅質也，家貧無聘財，故以身為質，在秦、漢時，頗輕視之。⑤

滑稽之義有三說。一謂滑，亂也。稽，同也。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一謂滑讀如骨，滑稽爲流酒器，轉注吐酒無已時，喻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一說，滑讀如字，滑稽，猶俳諧也。○此節總序。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齊威王名因齊。

○隱，隱語也，所以恃其明智，而游說亦易。

○沈湎，沈溺於酒也。

○蜚，同飛。

○賞卽墨大夫，以其有政績也。誅阿大夫，以其廢職也。

○田完世家，本編未選。如賞一人誅一人，國

強而莫取加兵，皆詳田完篇。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

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①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②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③五穀蕃熟，穰穰滿家。』④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⑤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①或謂威王八年無此事，乃係誤記。

②纓，冠帶索盡也。

③穰，音讓（日尤）。穰田為田求豐穰也。

④窶，音樓（力又）。甌，窶高地狹小之車，籜也。汙邪，低下之田。此殆皆齊土語，祇取其音於字之

形義無甚關會，意則求高下之地皆豐收耳。

⑤穰穰，豐盛貌。

⑥革車，兵車也。

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①髡希鞶鞠臆，②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

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③六博投壺，相引爲曹，^④握手無罰，目眙不禁，^⑤前有墮珥，後有遺簪，^⑥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⑦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⑧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⑨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⑩『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⑪以諷諫焉。^⑫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⑬宗室置酒，髡嘗在側。^⑭

①嚴客猶尊客。

②希音卷（口口）

收袖也。講音溝（《又》）

臂衣也。鞠曲也。臆與臆同，小跪也。

皆拘謹局促之狀。

③行酒巡環斟酒也。稽留流連也。

④六博古遊戲，約如今象棋。投壺亦古遊戲，

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以酒飲不勝者，相引爲曹，各引伴侶入局也。曹與留爲韻。

⑤眙，恥異切（才）直視也。一說，疑作瞪。

⑥珥耳飾。此言縱樂無禁，故飾物零落。

⑦參同三言十有

二三醉也。參與簪與禁皆韻。

⑧舄亦履也。因男女同席，故彼此履舄交錯觸着也。錯與坐韻。

⑨薜，

通香。鄉澤香氣。因羅襦襟解而微聞女子之香氣也。⊕石與藉滅客澤皆韻。⊕衰與悲為韻。⊕

自故曰至此，為史公插論。⊕主客主招待諸侯賓客。⊕側與客韻。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優伶孟字也。下優旃同解。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王時，春秋前而戰國後，故此後字或謂當作先，但不自然。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此節亦總序。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

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①榿楓豫章爲題湊，^②發甲卒爲穿墻，^③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④廟食太牢，^⑤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⑥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⑦齋以薑棗，^⑧薦以木蘭，^⑨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⑩無令天下久聞也。

①露床編草爲床也。

②嗒，惰濫切（ㄉㄛˊ，ㄩˋ）飼也。

③梓佳材。文梓有文理之梓木也。帝王用梓木

爲棺，稱爲梓宮。

④榿，豫章皆大木。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湊集，是爲題湊。

⑤甲卒披甲之兵卒。

⑥言各國來致祭送葬也。此時未有趙、韓、魏，故一說謂此二句爲後人增飾，史遷誤採。

⑦廟爲之

立廟。太牢，牛、羊、豕皆具也。

⑧以葬六畜之道葬之。

⑨歷釜也。

⑩齋，持以與之也。古人食肉，多佐

以薑棗。

⑪薦，祭也。木蘭，木名。意以木蘭爲薪而烹之也。

⑫太官，掌國君飲食。

楚相係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

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⑤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④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⑤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⑥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⑦此知可以言時矣。

○孫叔敖相楚莊王三年，施教導民，吏無奸邪，盜賊不起。○言汝勿遠去他所也。○抵掌猶鼓掌。

言摹擬孫叔敖之神態也。○為廉行廉潔也。○賦同賊。○寢丘在今河南沈丘縣東南。○楚

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孫叔敖之寢丘不奪。○言優孟知可以進言之時。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在秦始皇及二世時，自楚莊王元年至秦滅，相距四百餘年，言二百餘年者誤。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

○倡樂人也。侏儒短小人也。○總序。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陸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

乎？」陸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

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陸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雨中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陸楯者得半相代。○

也。○陛階也。楯盾也。陛楯者，執楯立陛側之人。沾寒爲雨所濕而寒冷也。
○半常值，半休息，互相更替也。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雍，秦都，漢爲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陳倉，秦縣，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
○意謂人民見上耽逸樂，皆離叛而不用命也。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漆物必作室蔭之，乃得乾，此室名蔭室，言漆之甚易，但蔭室難爲。

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①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②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③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④雖戶說以眇論，⑤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⑥其次利道之；⑦其次教誨之；⑧其次整齊之；⑨最下者與之爭。⑩

①貨財利也。殖生也。

②用以也。言至治之世必以達到上述之境界爲務也。

③輓與晚通。言晚近

之世，祇知塗飾人民耳目，則至治不能行，而入於貨殖矣。

④芻草食之獸類，如牛、羊、豕、穀食之獸類，

如豕、犬。

⑤漸染也。言耳目口之所適，安逸之圖，虛榮之慕，此類習俗之薰染人民已久。

⑥眇同妙。

⑦最善莫如因社會自然之趨勢，使其自行競爭，自求進步。

⑧其次觀察天然，引導人民爲有利

之事業。④其次教誨人民經營之。⑤其次不能助長人民生利，但爲之整理，使其出入能相抵而已。⑥與民爭利，阻礙社會經濟之發展，斯爲最下。

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①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②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珠、璣、齒、革；③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④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⑤此其大較也。⑥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⑦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⑧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⑨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⑩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⑪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⑫

①山太行山也；下山東同。饒多也。穀卽楮，可以造紙之木。繡山中之苧，可爲夏布者。旄羣牛尾，此處似當作獸毛解。②聲色聲色之娛也。③枏楠木，梓花淡紫色，俗稱紫荆花，其材甚佳。連未鍊之鉛也。犀犀牛，其角極堅，可爲器。瑋增龜類，甲可爲飾。璣珠之不圓者。齒獸齒，如象牙。革獸皮去毛者也。④

龍門山名，在今山西河津縣與陝西韓城縣之間。碣石亦山名，在今河北盧龍縣。龍門碣石北，今蒙古一帶地，旃與氐通，皮衣也。⑤山出，凡山多產銅鐵也。碁置言如碁之布置甚密也。⑥大較猶大略。

文先分全國爲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北四部，舉其大概，以爲下文各地詳舉之引導，並見各地物產，歷久不變，自有其天然分布之界域。⑦既言物產，又言人民之喜好謠俗，以見商貨之銷行，與風俗習慣極有關係。

⑧虞古時掌山澤之官，括森林鑛產等。⑨發徵期會猶言召集約會。⑩此言

農、虞、工商之事，皆出自然，非有政令教訓之督促，而爲人民自己所需。⑪徵兆也。言物賤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貴則人取之而徵賤，下白圭即能明此術者也。⑫此段即善者因之之意。

周書⑬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⑭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⑮地瀉鹵，⑯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⑰通魚鹽，⑱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⑲故齊冠帶衣履天下，⑳海岱之間，㉑斂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①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②而管氏亦有三歸，^③位在陪臣，^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⑤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⑥禮生於有而廢於無，^⑦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⑧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⑨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⑩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⑪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⑫

①周書書逸文，即孔子刪書時被刪者也。

②乏器用也。

③三寶珠、玉、金也。

④辟同闢。

⑤予同

與。言貧富皆自致，無人能奪之與之也。

⑥太公望，即姜尚也，見淮陰侯傳贊註。營丘地在今山東昌

樂縣東南。太公佐周武王滅商有天下，武王封之營丘，國號齊。⑦瀉音昔（乙一）瀉鹵鹹地，不能

耕種也。⑧從事工業。⑨齊地濱海，不便農事，太公乃因地制宜，教民捕魚煮鹽。⑩纒所以縛小

兒於背，纒至纒負其子而至也。輻車輪中直木，內湊於轂，斜入於牙者，湊聚也。言四方人物來集，如輻

之聚於輪心。①冠帶衣履皆作動詞用。謂以四物供給天下之用。②海指東海。岱泰山也。③齊

既富饒，天下皆趨利而往。④輕重錢也。九府周時掌財幣之九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

內、職金、職幣也。⑤匡正也。⑥三歸臺名，管仲所築。⑦陪臣諸侯之上卿也。⑧管子修太公之

政，富國之效，逮及戰國齊威王宣王之時。太公管仲所謂教誨之，整齊之，王道之始變也。⑨二語出

管子牧民。⑩有富有也。無貧乏也。⑪君子小人以地位言。適力不至甚勞也。⑫言在夷狄之邦，

此得勢失勢之情，尤較中國為甚。⑬言千金之子，雖有罪亦可設法，不至竟伏法而死市中也。⑭

四語蓋古歌謠，各自為韻。來古韻音釐壤與穰通。熙熙壤壤往來紛錯也。⑮編戶之民戶口編於版

籍者，謂平民也。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①乃用范蠡計然。②計然曰：「知鬪則修備，

時用則知物。」③二者形，④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

旱。⑤「旱」水則資舟，「水」旱則資車，物之理也。⑥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

④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⑤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⑥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⑦務完物，⑧無息幣⑨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⑩無敢居貴⑪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⑫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⑬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⑭

①越王勾踐爲吳王夫差所敗，國幾亡，困守會稽。

②計然范蠡之師，或謂姓辛氏，字文子。

③物貨

品也。知物之要，在知其時，知其用。

④二者時與用也。形顯著也。

⑤穰豐收也。毀荒歉也。此以五行

之說論年歲，歲在金則豐收，在水則荒歉，在木則饑，在火則旱也。

⑥此證凡事宜有預備也。

⑦天

道循環，無久旱久豐之事；或謂太陽光力，在十二年中，歲有不同，故有此象。

⑧末商賈也。穀過貴過

賤，皆有所病，故須劑之使平，俾農商皆利。

⑨關市之稅收不短也。

⑩著與貯通。

⑪務貯完好之

物，以其可久藏而易售也。

⑫貨物無久停，否則無利。

⑬食與蝕同。

⑭言無敢屯積操縱也。

⑮

此即供求相乘除之理，貴則供以趨利者多，多乃賤，賤則供以趨利者少，少反貴矣。④物貴時盡量售出，視如糞土，賤時盡量進之，視如珠玉。⑤越先為吳困，後反滅吳，爭雄中國。五霸無勾踐之說，此言其得與五霸等列也。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①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②之陶，③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④而不責於人。⑤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⑥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⑦子孫修業而息之，⑧遂至巨萬。⑨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①扁音篇（文一弓）扁舟小舟也。②鴟夷盛酒之皮袋，用之則多容，不用則可卷而懷之。范蠡以

鴟夷子皮為名，自有用意。③陶今山東定陶縣地。④居積貨物明其用，逐適當之時以求利。⑤

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曰不責於人。⑥三致而再散，留其一以與子孫。⑦聽子孫任子孫為之也。

⑧息生產也。⑨巨萬萬萬也。

子贛既學於仲尼，①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②七十子之徒，③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④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⑤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⑥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①贛與貢同。子贛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②廢賣也。著讀如貯，即存積貨物也。鬻財猶言經商。曹魯

地均在今山東。③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此言七十舉大數也。④原憲亦孔子弟

子，厭絕也。糟糠貧者所食。言原憲窮苦，并糟糠亦不得飽也。⑤結駟連騎，車前四馬并轡而行，言顯

赫也。⑥與為賓主之禮。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①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夫歲孰，^①取穀，予之絲、漆、鹽；^②凶，取帛、絮，與之食。^③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④積著率歲倍。^⑤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⑥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⑦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⑧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⑨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⑩

①李克當作李悝。 ②孰同熟，年豐也。 ③鹽與鹵同。 ④食穀也。 ⑤循環而復至卯也。 ⑥其積

貯以歲加倍為率。 ⑦售下穀多利，故能長錢。植上種多穰，故能長石、斗。 ⑧白圭為人，第一能儉約，

第二能勤苦，第三能敏捷。 ⑨此史遷引白圭之言。商鞅句，按白圭生當魏文侯時，而鞅佐秦孝公，孝

公即位時，已距文侯之薨二十五年，史蓋誤也。 ⑩試，微驗也。太公、管仲、句踐、計然，皆能富國者也，而

計然以富家之術富國，較太公、管仲為差矣；如范蠡、子貢、白圭，皆能富家者也，即皆能試其所長者也；

狗頓而下，惟商賈之誠壹者耳。

猗頓用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猗頓本魯窮士，學術於陶朱公而致富，以興於猗氏，故曰猗頓。猗氏山西縣。鹽池也。言其以煮鹽

池之鹽致富。邯鄲今河北邯鄲縣。埒音劣（力口正）等也。

烏倮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烏倮氏姓倮音果（《×正》）人名。言及所養牲畜多，則斥去而賣之也。間獻私獻也。遺與

也。④償又作當，當者直也。言十倍其所獻之值。⑤蓄，牲畜也。⑥保既得戎王大量之畜，其多乃

不可數，至以壑谷量度之。⑦封君受封邑者，如列侯之屬。⑧巴蜀，今四川地。清巴，蜀寡婦之名也。

⑨丹穴，產丹砂之穴也。⑩家亦不訾其資財亦衆多而不可度量也。⑪女懷清臺，在今四川永

安縣。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②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③而公劉適邠，④大王、王季在岐，⑤文王作豐，⑥武王治鎬，⑦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⑧重爲邪。⑨及秦文、孝，繆居雍，隙，⑩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⑪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⑫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⑬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⑭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僂、僂，僂，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⑯然四塞，⑰棧道千里，無所不通。

唯襄、斜、縮、穀其口，^①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③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④

①因交通便利，人各得其所需以滿欲。

②渭水名，出今陝西汧山南麓，注於渭。雍水名，出今陝西雍

山，亦入於渭。河、黃、華、華山也。

③其地於禹貢爲雍州之域，畷田上上。

④公、劉周代之祖。邠，今陝

西、邠縣地。

⑤大讀如太。大王周文王之祖。王季文王父。岐山名，在今陝西 岐山縣西北。大王爲狄人

所逼，去邠，居岐山之下，以至王季。

⑥豐地，在今陝西 長安縣西北。文王自岐徙都豐。

⑦鎬，音浩。

（尸、支）地在今陝西 長安縣西，武王所徙都也。

⑧地重以耕稼爲重也。

⑨重爲邪，重視邪惡而不輕爲之也。

不輕爲之也。

⑩周平王東遷洛陽，關中地爲秦所得，文、公、孝、公、繆、公居雍。此孝、公當爲別一人；或史

誤。地在隴、蜀間要路，故曰隙；一說，隙字應連下，但難解。

⑪櫟邑，在今陝西 臨潼縣東北，獻、公始治其

地。

⑫武王、昭王都咸陽，漢因都長安而有諸帝王陵墓。

⑬事末從事商賈而逐利也。以上爲關中

之第一段。

⑭卮，音支（卮）烟支也，紫赤色。

⑮滇，古國名，在今雲南 昆明、曲靖等縣境。楚，步勅切。

(々々)種族名，居今雲南境。僮僮僕。謂可取僇人爲僮也。④邛邛都，在今四川西昌縣東南。笮都，在四川漢源縣西南。謂可取笮之馬及旄牛也。旄與犛通。旄牛，牛之一種。⑤四塞，四境皆有天然之險阻也。⑥陝西終南山谷口，南曰褒，在褒城縣北，北曰斜，在郿縣西南。爲秦、蜀交通要道。縮穀其口，縮其直口，若車轂之湊集也。以上爲關中第二段。⑦天水，漢置郡，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隴西北地上郡，皆秦置郡，見始皇紀三十六郡注。⑧京師，長安也。要其道，要東當路也。言四郡之風俗與關中同，尤可得西北畜牧之利，不如關中之僅賴農工，而其交通，又不可不經關中之長安。此爲關中之第三段。⑨從關中及隴、蜀、隴、蜀之貿易權，實操於關中，故關中之富甲天下，故關中面積僅佔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僅占十分之三，而富力則占十分之六也。

昔唐人都河東，⑩殷人都河內，⑪周人都河南，⑫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⑬楊、平陽。〔陳〕⑭西賈秦、翟，北賈種、代。⑮種、代，石北也。⑯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伎，⑰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

有奇羨。④其民羯羶不均，⑤自全晉之時，⑥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⑦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⑧溫、軹、西、賈、上、黨，⑨北、賈、趙、中山，⑩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⑪民俗懷急，⑫仰機利而食。⑬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⑭休則掘冢，作巧姦冶，⑮多美物爲倡優；⑯女子則鼓鳴瑟，跕屣，⑰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⑱然邯鄲亦漳河之閒，⑲一都會也，北通燕、涿，⑳南有鄭、衛。㉑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野王。㉒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㉔地踔遠，㉕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㉖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㉗東縮穢貉、朝鮮、真番之利。㉘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㉙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㉚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㉛

而鄒、魯、濱、洙、泗，^⑤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⑥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夫自鴻溝以東，^⑦芒、碭以北，^⑧屬巨野，^⑨此梁、宋也。陶、睢陽，^⑩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⑪舜漁於雷澤，^⑫湯止于亳，^⑬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⑭

①河東今黃河以東山西境內地。唐堯都晉陽，即今太原縣。②河內今河南黃河以北地。殷都朝歌，

今河南淇縣。③河南今河南省黃河以南地。周平王東遷洛邑，即今洛陽縣。④纖儉嗇也。習事故

善經商。以上總序三河。⑤楊漢縣，地在今山西洪洞縣。平陽漢縣，地在今山西臨汾縣。陳乃今河南

淮陽縣地，此處皆序河東，為今山西，係涉下文陳椽二字而誤。⑥種今河北蔚縣地。代今山西代縣

地。⑦石邑，當時縣名，屬常山。言種代皆在石邑之北。⑧慎音冀（廿一）慎伎很也。⑨奇讀

如鷓。奇羨贏利也。⑩羯音揭（く一廿）羯音夷（一）皆羊之去勢者。羯強很之義。不均氣不

平順也。⑪全晉之時，晉未分為趙、韓、魏時也。⑫趙武靈王始變國俗為胡服騎射。⑬陳椽經營

馳逐也。種代人民粗悍，不知經濟，以織畜習事之楊、平陽人經營其間，自得所欲矣。以上為三河第一段。

④溫今河南溫縣。枳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濟源縣南。二者皆屬漢河內郡。上黨秦郡，見始皇紀三十六郡注。

⑤中山漢國，地在今河北。

⑥沙丘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商紂大聚樂戲於沙丘之臺，中山人民猶留其淫樂之風。

⑦儂音絹（ㄐㄩㄥˊ）亦急也。

⑧仰機利乘機逐利也。

⑨椎剽椎殺人而剽劫之也。

⑩姦邪淫也。冶飾美也。

⑪美一作弄，或形似而訛，義亦較長。

⑫跣音帖（ㄊㄧㄢˇ）一廿，曳屣也。

⑬河內之貿易區域，第一為中山，中山受紂之影響，風俗敗壞，河內商賈，因得於中牟利。

⑭漳河上游分為二，一清漳，一濁漳，皆出山西境，二水至河南始合為一。

⑮涿今河北涿鹿縣地。

⑯鄭衛地皆在今河南。

⑰濮上今河南滑縣地。野王今河南沁陽縣。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野王。

⑱勃勃海碣碣石山也。

⑲上谷遼東皆秦置郡，見始皇紀三十六郡注。

⑳蹕音卓（ㄉㄨㄛˋ）已，高遠也。

㉑雕捍性捷捍如雕也。

㉒烏桓夫餘皆國名，烏桓地在今山西河北境，夫餘地跨今遼寧及蒙古。

㉓穢貉國名，地跨今遼寧及朝鮮。真番漢郡，武帝滅朝鮮後置，在今遼寧東境。以上為三河第二段。

㉔山南為陽山北為陰。

㉕臨菑見淮陰侯傳注。

㉖五民士農工商賈也；一說，五方

之民。①鄒今山東鄒縣地。洙水名，為泗水支流。泗水出山東陪尾山。 ②鯀音促（ㄉㄨㄥˋ）鯀鯀謹

厥貌。③鴻溝見項羽紀注。 ④芒陽二山名，在今江蘇錫山縣東南，與河南永城縣接界。 ⑤巨野

縣名，即今山東鉅野縣。屬巨野猶言至於巨野也。⑥睢陽漢縣，故宋地，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⑦作

起也。成陽在今山東濮縣東南。⑧雷澤澤名，亦在濮縣東南。 ⑨毫今河南商邱縣地。 ⑩畜同蓄。

以上為三河第三段。

越楚則有三俗。①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

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③西通巫、巴，④東有雲夢之饒。⑤陳在楚、夏之交，⑥

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⑦則清刻矜已諾。⑧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⑨

⑩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⑪浙江南則越。⑫夫吳自闔廬、春申、

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⑬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⑭三江五湖之利，

⑮亦江東一都會也。⑯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⑰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

之後徙壽春，⑱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⑲皮、革、鮑，⑳木輪會也；與閩中、于

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①越滅吳，有江、淮以北，楚又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此句為三楚總冒，以風俗為線索。②沛

漢郡，地在今江蘇安徽境。汝南漢郡，地之大部在河南。南郡秦郡，見始皇紀三十六郡注。③江陵漢

時南郡縣，故為楚之郢都。④巫巴巫郡、巴郡也，在江陵之西。⑤雲夢見淮陰侯傳注。⑥夏謂夏

禹所居陽城也，今為告成鎮，在河南登封縣東南。陳南則楚，西及北為夏，故曰楚夏之交也。⑦徐古

國名，故城在今安徽泗縣北。僮秦縣，故城在泗縣東北。取慮讀如秋閭，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淮寧縣西

南。以上為三楚之第二段，以江陵及陳二都會為代表。⑧東海漢郡，地在今山東江蘇境。吳秦會稽

郡首縣，即代江蘇吳縣。廣陵漢國，今江蘇江都。⑨朐繒皆漢縣，屬東海郡。二縣以北之俗同於齊。

⑩浙江水名，今浙江省即在其流域。浙江南之風俗則同於越。⑪閩閩名光，夫差父，弑王僚自立為

吳王。春申戰國楚黃歇也，封今上海，號春申君，上海之黃浦江又稱春申江也。干灑高祖兄子名灑，封

於吳，爲吳王。自三人招致喜游子弟，吳俗遂與之俱化。⑤章山，秦鄣郡之山，郡地在今蘇、皖、浙三省境。山多產銅，王濞因以鑄錢，國遂饒富。⑥三江，吳松江、婁江、東江也。五湖，太湖、長蕩湖、射湖、菱湖、滬湖也。⑦以上爲三楚之第二段，以吳爲都會。⑧衡山，漢國，地在今湖南。九江，秦郡，見始皇紀三十六郡注。江南，卽漢丹陽郡，治宛陵，爲今安徽宣城縣。豫章，漢郡，治南昌，卽今江西之南昌也。長沙，漢國，治今湖南長沙。南楚範圍，較其他二楚爲大。⑨壽春，爲九江郡首縣，卽今安徽壽縣。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仍號爲郢，故曰郢之後徙壽春也。⑩合肥，卽今安徽合肥縣。合肥在江、淮二水之間，南受江湖，北受淮潮。⑪鮑，鹹魚也。⑫閩中，今福建地。于讀如甌，于越，浙東一帶，如永嘉縣等處。⑬董，董少也。更，償也。言所出少，取之爲難，不足償費也。⑭九疑山，名在湖南。蒼梧，屬九疑也。儋耳，漢郡，地在今廣東海南島。⑮揚越，百越之一，越族居江、浙、閩、粵，如于越在浙江，閩越在福建，南越在廣東，駱越在安南等皆是，揚越則居江西。此言與揚越同俗爲多也。⑯番禺，今廣東省首縣。⑰果，荔枝、香蕉、龍眼等。布，葛布也。溲，聚也。以上爲三楚之第三段，以壽春、合肥、番禺爲都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①夏人政尙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②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鄢關，③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④好事業，多買，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⑤

①潁川、南陽，皆郡名，地在今河南。夏禹居陽城，始封陽翟，陽翟即今禹縣，屬潁川郡；禹又居南陽，故曰潁川、南陽，夏人所居。②潁川之敦愿，實爲夏人忠朴之遺風。③鄢關當作狗關，狗爲漢中，亦作郟，

與鄢相似。④宛爲南陽郡首縣，即今南陽縣。⑤秦遷不軌之民於南陽，故風俗因之雜亂。⑥宛

人因交通便利而多買，又喜與潁川交通，尙俠義，故至漢時猶稱爲夏人。此段亦序河南，蓋以南陽人之經商，在三河中實居重心，故特提之。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①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②領南沙北，③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⑤或火耕而水耨，⑥果隋蠃蛤，⑦不待買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⑧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⑨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

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①天下各地之物，有產少產多，以有餘濟不足，為商業之大原則，而人民謠俗如何，與物之滯銷暢銷，亦有莫大之關係。②鹽鹵鹽池也。③領南五嶺以南，亦食海鹽。沙北沙漠之北，有自成之鹽區。④鹽最為普遍之需要物，特舉以為例。⑤飯稻以稻作飯也。羹魚以魚作羹也。⑥耨去草也。火耕燒田間雜草以殺蟲也，常在冬令為之。水耨者，種稻後，草與稻俱出，高七八寸，悉芟去，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無損也。⑦果木實也。隋與墮通，果蠟亦作果墮，隋即蠟也。音螺（ㄉㄨㄛˊ）上聲，草實也。贏即螺。⑧皆音紫（ㄉㄞˊ）蠟音庚（ㄍㄥˊ）皆蠟苟且取給，不振作也。⑨沂水出山東。⑩言世所謂賢人、隱士，亦徒為富厚計耳。⑪廉者不求多於人，義然後取，而人不厭其取，故取雖少，吏則久久更富，買則終成富也。⑫寧音愆（ㄋㄩㄥˊ）拔取也。⑬驚馳也。⑭設形容修飾容貌也。⑮楔同憂，吉振切（ㄍㄧˋ）擊也。⑯揄音俞（ㄩˊ）引也。長袂長袖也。⑰躡音聶（ㄋㄨㄛˋ）蹈也。利屣舞履也。⑱精讀如背糧也。⑲沒心志汨沒也。⑳索窮也。言此輩惟窮盡其智能以求財，終不肯稍留餘力以讓去之也。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①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①——德者，人物之謂也。②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③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④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⑤〔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⑥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⑦牛蹄角千，⑧千足羊，⑨澤中千足彘，⑩水居千石魚陂，⑪山居千章之材，⑫安邑⑬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⑭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⑮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⑯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⑰畝鍾之田，⑱若千畝卮茜，⑲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⑳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㉑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㉒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㉓既饒，爭時；㉔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①百里之內必有樵，故不販薪。千里之內必有耕，故不販穀。此言貨殖須度地。 ②爲一年之計在種穀，爲十年之計在樹木，爲百年之計在以德。此言貨殖須擇時。 ③德者，得人得物之謂。意指貴有恆產也。 ④素空也。素封，不仕之人，自有田園收養之給，利啟封君者也。 ⑤朝覲聘享朝、覲、聘、享之費也。 ⑥率讀如律。資產一萬者，歲息亦二千。 ⑦更漢時賦役名也。 ⑧一馬四足，二百蹄馬五十四也。 ⑨牛之蹄角，共有千數，計百六十七牛得蹄角千零零二也。 ⑩一羊四足，千足計得羊二百五十頭也。 ⑪千足，疑疑二百五十也。 ⑫陂澤障也。養魚之陂，歲得魚千石也。 ⑬章大材也。言得大木千株也。 ⑭安邑，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夏縣北。 ⑮常山，漢郡，地在今河北。 ⑯萩同楸，木名。 ⑰渭川，水名，源出今甘肅鳥鼠山。 ⑱附郭之田千畝。 ⑲鍾六斛四斗也。言每畝出米一鍾之田也。 ⑳茜音千（去聲），草名，一名紅蓋花，可染緙，作赤黃色。 ㉑言歲可得息二十萬。 ㉒然是皆以富給之故，始能不窺市井爲工賈，不行異邑爲商人，坐而取給，身有處士之義，與封君等列也。 ㉓醴音遠（去聲），合錢聚食也。 ㉔資少，則門智巧與人爭。 ㉕有資，乃能逐時以爭利。

凡編戶之民，^①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②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依市門，^③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④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⑤醢醬千坻，^⑥醬千甌，^⑦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⑧薪、橐千車，^⑨船長千丈，^⑩木千章，竹竿萬个，^⑪其軺車百乘，^⑫牛車千兩，木器槩者千枚，^⑬銅器千鈞，^⑭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⑮馬蹄躉千，^⑯牛千足，^⑰羊、彘千雙，僮手指千，^⑱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⑲漆千斗，蘘麩、鹽豉千荅，^⑳鮐鯨千斤，^㉑鮓千石，^㉒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㉓狐、鼯裘千皮，^㉔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㉕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醜會，^㉖貪買三之，廉買五之，^㉗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㉘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㉙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㉚

①編戶之民，平民也。

②用以也，因也。

③此亦工不如商之意，或謂係當時諺語，言女子在家作工，

不如依門賣笑，可多得利云。

④前段言有恆產者可坐而取給，此段言無恆產之平民，不得不爭求

業而爲工商。⑤此言一都一邑一歲中所需之總數。一歲二字總貫下列各項。酤賣酒也。千釀千
 甕也。歲釀千甕酒以售也。⑥醱醋也。坻音杜（カメ）長頸土瓶也。⑦醬當作漿。甌音端（カメ
 子）大罌也。⑧糶音挑（カメ）去聲賣穀也。⑨薪柴也。稟稻柴也。⑩船之總積數相連可
 千丈也。⑪萬个卽萬竿，木曰枚，竹曰个。⑫輶音遙（カマ）輶車馬車也；一說，小車也。⑬髹音
 休（カマ）又以漆漆物也。⑭三十斤爲一鈞。⑮素木未漆之木器。百二十斤爲石。⑯斲音竅
 （カマ）尻骨；一曰口也。一馬四蹄一口蹄口共千二百匹也。⑰一牛四足千足二百五十四匹也。
 ⑱僮奴婢也。手指千一人十指百僮也。⑲榻布粗厚之布也。與皮革同重，故并列之。⑳藥音臬
 （カマ）菓麴皆所以釀酒者。豉音侍（カマ）豆豉也。荅與合通，器名。㉑飴音臺（カマ）河豚
 魚也。鯨音齊（カマ）刀魚也。㉒鯢當作魷，音輒（カマ）膊魚也。卽今不著鹽而乾者。㉓千石
 者三之卽三千石也。㉔鼯卽貂，毛多作紫黑色，輕暖。㉕佗卽他字。㉖駟音祖（カマ）會與僮
 通。駟會買賣之居間人，所以成買節，按節出物，不失其時也。㉗廉而得五，卽前廉賈歸富之道也。
 ㉘大率大概也。率讀如律。㉙他雜業不得十之二之利者，非吾所謂美財也。㉚下文所舉，皆關內

外一帶賢人。所謂賢人者，當時之實業家也。前文所列諸人，為漢以前人，下文皆漢時人。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①葭萌地名，在今四川昭化縣。

②汶山在今四川茂縣。

③蹲鴟芋也。

④臨邛秦縣，在汶山下，即今四川邛崃縣。

⑤卓氏始惟欲至汶山下食芋營商，及至臨邛，更得鐵山，放大喜也。

⑥傾，傾動也。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①椎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西南夷人之髻，二字常作懸結，賈動字也。

②埒音劣（力口世）相等。

也。①俱謂程、鄭二氏也。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①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②

①孔氏交游廣，資給餉遺不貲，然所獲過於所費，較織嗇致富者為愈。②以孔氏之寬綽為法，不取慳吝也。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富，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③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④

③貫貸，以財物貸人，而取其息也。④鄒魯本文學之邦，以曹邴氏故，多去文學而趨商賈之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⑤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

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刁間人姓名。此語難解，諸家之說皆未愜。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穀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十千萬。

織，儉嗇也。師史，人姓名。街，四通道也。貧人學富家，以久賈於外相誇，雖數過洛陽，不

入家門。師史設法任用此等貧人，故能致財萬萬，十千萬萬也。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宣曲地名，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

○督道倉所在地。

○窖穿地以藏也。

○買同價。謂爭取價

賤者買之。

⑤言獨取其貴而善者買之，不爭賤價也。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斥，開也。漢開邊塞，更合廣寬，橋姚因得肆意經營。

○橋姚人姓名。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齎，音躋（口一），持也。貸，借也。子錢，息金也。行者須齎糧而出，乞借於放款取息者也。

○子錢家

專以放款取利者也。

○言獨無鹽氏出千金借給人也。

○什之，息金較常例高十倍也。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田膏，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推移去就，與時

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①安陵漢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杜秦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之杜姓也。②章章明也。③槩準則之意。④術同述。

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①織嗇儉也。筋力勤也。②秦陽人姓名。蓋一州一州中第一富人也。③曲叔人姓名。④雍地名。

樂成人姓名；一說，雍姓，樂成名也。⑤膏之凝者爲脂。⑥漿一作醬。⑦洒削磨刀業也。⑧邛音
 窒（虫）鼎食列鼎而食，貴人之食也。⑨脯音甫（口×）乾肉也。此言養羊胃爲脯之業也。⑩
 擊鍾，以鍾佐食也，亦貴人食事之儀。⑪經業，恆業也。⑫此文可分前後兩部；自起至豈非以其富
 邪，爲前部，先發明經濟原理，繼以計然、范蠡等爲印證；漢興起至末爲後部，先叙各地之商况，中插議
 論，後叙當時著名之富商。又可分爲四大段：自起至匹夫編戶之民乎爲第一段；昔者越王句踐至豈
 非以富邪爲第二段；漢興至今後世得以觀擇焉爲第三段；下爲第四段。文之結構，與他傳截然不同，
 後人無敢仿照者。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①顓頊讀如專旭，古帝名，黃帝之孫，顓也，頊，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曰顓頊。②正，一官之長。重

古帝少昊之子。黎，顓頊後裔。③典，主其事也。④序，秩次也。⑤程，古國名，地在秦咸陽東，伯所封

爵。休甫，其人字也。休甫為司馬氏之先，而司馬氏實為黎後，此兼釋為重黎之後者，司馬遷言先代天

官，重司天，故兼引之也。⑥周惠王、襄王之時，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去而奔晉。⑦晉兵制分上中下

三軍，隨會曾為中軍將，故即以稱之。少梁，古國名，時屬晉，後為魏邑，秦取之，更名夏陽，地在今陝西韓

城縣南。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①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②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③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④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抗趙長平軍，⑤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⑥葬於華池。⑦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⑧而徇朝歌，⑨諸侯之相至王卬於殷，⑩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⑪卒，皆葬高門。⑫喜生談，談為太史公。⑬

①中山戰國時國，滅於魏，今河北定縣地。相中山者名喜。②蒯聵刺客也。③張儀與錯爭論於秦

惠王前，儀欲伐韓，錯謂不如伐蜀，惠王是錯，因使伐蜀，詳見本叢書戰國策。④使錯為蜀郡守。⑤

白起秦將，善用兵，以功封武安君。⑥長平趙邑，地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白起大敗趙兵於長平，坑

殺趙降卒四十萬。⑦杜郵秦地，在今陝西咸陽縣東。白起與秦相范雎不睦，因賜死，靳亦被害。⑧

華池地名，在今陝西韓城縣西南。⑨蒯聵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卬。武臣自號武信君，項梁亦號武

信君，然皆非始皇時。①朝歌地名，在今河南淇縣東北。②項羽封卬爲殷王，都朝歌。③五大夫

爵位名，以賞有功，在第九級。④高門原名，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⑤漢之太史，職卑，無公稱，然

古時主天官者皆上公，至漢，其朝會坐位，猶居公之上，所以尊天也，故其官屬仍以舊名尊稱之。以上

二段序先世。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①受易於楊何，②習道論於黃子。③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④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⑤乃論六家之要指，⑥曰：「易大傳：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⑦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

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⑧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⑨使人拘而多

所畏，⑩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⑪是以其

事不可徧循，⑫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⑬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⑤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①天官天文也。唐都漢方士，武帝改正朔，造太初曆，都亦與焉。

②楊何，菑川人，官至中大夫。③黃

子，亦稱黃生，好黃老之術。

④建元，武帝始立年號。元封，武帝第六次所改年號。

⑤悖惑也。各習師

書，惑於所見也。

⑥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

⑦此爲易繫辭文，大傳卽謂繫辭也。

⑧六家同

歸於正，然所從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者，或有不省者耳。

⑨祥善也，吉凶之先見者也。衆忌諱禁忌

衆也。

⑩拘束於日時，令人多畏忌也。

⑪墨翟之術尙儉。

⑫徧循，難盡用也。

⑬儉，檢字之誤，檢

法也，束也。

⑭健羨，貪欲之甚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①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

①其辭難知，②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③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④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⑤有度無度，因物與合，⑥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⑦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⑧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⑨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⑩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⑪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⑫

①八位八卦方位也。十二度星之十二躔次，黃帝所創，見爾雅二十四節，即立春、雨水等二十四節候也。
②上皆散見韓非子各書。屋蓋曰茨茅，茨茅覆屋也。采木名，即今櫟木，不刮以櫟爲椽，不刮削也。土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簋以盛飯，刑以盛羹，糲粗米，梁粟也。藜似蓬，藿豆葉也。
③禮，辨親，父爲首，尊，君爲首。
④分讀如名分之分。
⑤繳音近叫，繳繞猶纏繞，言其不通大體也。
⑥控引也。
⑦參

錯交互，明知事情。⑧無為清淨也。無不為生育萬物也。⑨各守其分，故易行。⑩幽深微妙，故難

知。⑪任其自然。⑫因物為制也。⑬因時之物成法為業。⑭因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⑮語

出鬼谷子。言聖人教迹之不朽，以順時變化也。⑯因萬民之心以為教者，君所執之綱也。⑰聲名

也。⑱空也。實不稱名為空，空有虛聲也。⑲混混，元氣神著之貌。⑳聲氣為神，支體為形也。㉑以

上二段，序父談所學。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①遷生龍門，②耕牧河山之陽。③年十

歲，則誦古文。④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⑤闕九疑，⑥浮於沅、湘，⑦北涉

汝、泗，⑧講業齊、魯之都，⑨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⑩尼困鄆、薛、彭城，⑪過梁、楚

而歸。⑫

①遷字子長。②龍門山名，在夏陽縣，遷夏陽人也。③河山之陽，黃河之北，龍門山之南也。④古

文指左傳國語等。⑤禹穴禹墓，在今浙江會稽山，然附會難信。⑥九疑山名，在今湖南寧遠縣南，

舜葬於此。以會稽九疑為古聖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⑦沅、湘二水名，在今湖南。⑧涉，渡也。故

泗二水名，在今山東。
④講業就學也。齊都今山東臨淄縣。魯都今山東曲阜縣。
⑤古州長於春秋

以禮會民於州而射曰鄉射都今山東鄒縣。嶧山名，在鄒縣。
⑥屢困艱苦也。都薛彭城三地名，昔皆

屬魯。⑦梁地名，在今河南。楚今湖北。

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

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略經略也。印、笮、昆明皆見西南夷傳注。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為五郡，遷出使即在此時，明年

即為元封元年，封禪，而遷歸報命。○天子即武帝封禪也。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為

封，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為禪。○周南，陝西以東之地。○封禪大典，談為太史，而不得與。

○河洛之間，今河南地。○周公名旦，武王弟，相成王為政。○周即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室同姓，姬

氏，二人夾相王室，稱為賢相。○太王名亶父，文王之祖。王季名季歷，文王之父。○公劉，周始祖，后

稷之後，能修后稷，遷居於豳，周自此以興。○后稷，本農官名，棄於堯，舜時為此官，因以名之。凡十五

傳至武王，遂滅商而有天下。○幽厲西周末年二無道主，厲王在前，幽王在後。○孔子作春秋，至

魯獲麟而絕筆，其時為魯哀公十四年，至漢元封元年，凡三百七十一年。○至此而出著書本意。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①諸神受紀。^②

^①紬音抽（糸又）綴集之也。史記記史事之書石室金匱皆漢時國家藏書處。^②遷爲太史後五

年，適當武帝改歷之太初元年，時遷年四十二。^③漢初依秦法，以十月爲歲首，是歲始用夏正，以正

月爲歲首，以至於清。^④言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一說，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爲

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

太史公^①曰：『先人^②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

今五百歲，^③有能紹明世，^④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讓焉。^⑤』上大^⑥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

曰：『余聞董生^⑦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⑧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⑤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⑥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⑦亡國五十二，^⑧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⑨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⑩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⑫被之空言而不敢辭。^⑬夫不

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此太史公為遷。

○先人遷謂父談也；一說先代賢人。

○五百歲之年數未確。

○紹明世繼孔子而明世教也。

子而明世教也。

○言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以其適值五百歲，自嫌鄙陋而讓人為之。

○董生董仲舒也，漢文帝時人。

仲舒也，漢文帝時人。

○是非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語見春秋緯。空言即褒貶是非，謂空立此文以懼亂臣賊子。孔子言徒立空言設褒貶，不如附見於當時有僭逆之人，臣筆削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戒。

之，以為將來戒。

○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經只三十四，並傳計之，則三十七。

○五十二之數，亦兼傳而言，然止四十一。

數，亦兼傳而言，然止四十一。

○弑君亡國及奔走，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語終辭。

○語見易緯。

○死罪之名即惡名也。

○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

○被人加以惡名而不敢辭，如晉趙盾不知討弑君之賊，遂已蒙弑君之名是。

辭，如晉趙盾不知討弑君之賊，遂已蒙弑君之名是。

○犯為臣下所干犯；一說，違犯禮義。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唯唯，恭應之辭。否，不然也。

○受命，受天命也。於音烏（x），歎辭。穆，美也。言受天命清和之氣。

○重譯，更譯其言，以所居遠，言語至不通，經重譯始明也。款，叩也。言叩塞門而來服也。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七年，天漢三年也，自太初元年至是年，適爲七年。李陵、李廣孫，征匈奴，兵敗，降，遷言其忠，武帝下遷腐刑。○縲，縲繫罪人之索。○深惟，深思也。○隱約，義隱而言約。遷思欲依詩書之隱約以成志意也。○演，演譯其義也。商紂怒文王，囚之羑里，文王乃卽獄中演易。○左丘，左丘明也，春秋魯太史，作左傳，又作國語，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一說，國語非左丘所作。○孫子，戰國齊孫臏也，與其友龐涓同學，涓嫉其能，以法刑斷其兩足，有兵法書。○不韋，卽呂不韋，自有傳。○說難、孤憤，皆韓非

子所著，非自有傳。上舉各人，有非必遭阨塞後始有著述者，遷特附會以多引證例也。⊕武帝元狩
之年，獲麟，遷作史記，止於是年，蓋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麟，遷竊以孔子自比也。⊕史記第一篇爲
五帝紀，首叙黃帝。自與壺遂問答至此，序受先人之教，續先世之遺而爲是書，所謂自序是也。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記 史

莊胡葉
懷紹
適琛鈞
選註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IONS FROM SHIH CHI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d

BY CHUANG SHIH, HU HUAI CH'EN &
YEH SHAO CHU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